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进修生派遣事业回顾 — 对华人才培养合作纪实 —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进修生派遣事业回顾

对华人才培养合作纪实

目录

第一章 数据与分析篇

1978年~2011年
中国赴日进修生的数据整理和分析

4

第二章 采访篇

对中国赴日进修生
以及进修监理员等的采访

60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第一章

数据与分析篇

1978年～2011年度
中国赴日进修生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序 言	5
1. 总人数	6
2. 赴日年龄	8
3. 性别	12
4. 所属地区	15
5. 所属单位	20
6. 进修领域	31
7. 进修领域(环境相关)	54

序 言

自中日两国于 1972 年恢复邦交，于 1978 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原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一直为促进中日两国民间的相互理解而不懈努力。

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实施“进修生派遣事业”，即从中国中央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中，选拔青年干部和骨干人员以及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医疗工作者等，邀请这些未来担任中国国家建设重任的人才来到日本，在各类专业领域中进行深度进修。与此同时，通过开展赴日进修生和日本普通民众的交流以及民宿等活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体制完善做出了贡献。

2012 年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时期，我们对 1978 年～ 2011 年这 34 年中，日本所接收的大约 2 万人次进修生信息进行了统计，并对统计结果进行了分析。在分析中，我们还对中国首都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和对赴日进修项目的实施给予大力支持的西安市科学技术局进行了采访，并把采访的内容纳入到分析结果中。

出处：1978年～2011年度、中国赴日进修生名单（总计约2万人次）

^{*}JICA在中国开展技术合作的归口单位为国家科学技术部，其中项目开展的具体业务由国家科学技术部设置在其下属的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的中日技术合作事务中心承担。

1 总人数

本节记录了对1978年~2011年度所有中国赴日进修生人数进行统计和分析的结果。

1-1. 整体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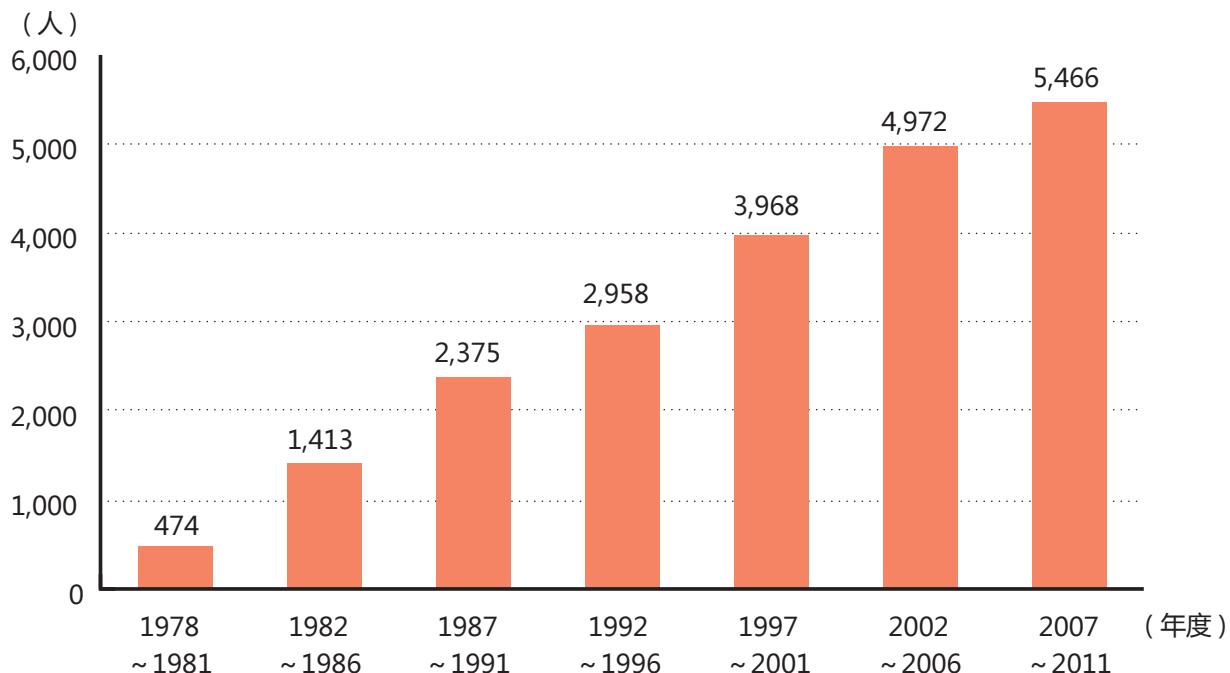
年度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人数(人)	11	72	165	226	252	238	261	285	377
474					1,413				

年度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人数(人)	489	470	349	500	567	559	574	601	581	643
2,375					2,958					

年度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人数(人)	673	707	798	861	929	966	910	973	1,007	1,116
3,968					4,972					

年度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合計
人数(人)	959	1,013	1,155	1,288	1,051	21,626
5,466						

1-2. 变化



进修人数逐年增加
34年来总数共计超过2万人次。

自 1978 年度 JICA 开始接收来自中国的进修生以来，赴日进修的人数不断增加，截至 2011 年总数超过了 2 万人次。这一趋势的背后，体现了中国政府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面向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国内改革及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下不断促进两国交流这一历史背景。

其中，始于 1987 年度的“青年邀请计划（现青年研修事业）”尤其反映了这一趋势。该计划的前身是“中日青年友谊计划”，它是 1986 年，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时，和当时中国的胡耀邦总书记共同决定实施的项目，旨在通过两国青年交流以加深相互理解、共筑信任和友谊。该项目自 1987 年度起的 5 年中，日本政府每年邀请了约 100 名中国青年代表赴日交流。之后，1989 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竹下登和中国总理李鹏经商议，又决定开展“中国基层工作者邀请计划”，并在 1990 年～2001 年度期间每年邀请约 100 名人员赴日交流。此外，在中国教育部和科学技术部的协助下分别实施了“中国初等中等青年教师邀请计划”、“青年海外协力队日语教师邀请计划”，并在各地方政府外事办公室的协助下实施了“中国地方青年邀请计划”等等。本项事业受到高度评价，得以持续开展。尽管近几年参加人数有所减少，但截至 2012 年度，赴日青年总人数仍达 4813 人。

同时，自 2000 年度起开始实施的面向中共中央党校的“中国青年领导干部赴日考察项目（中央党校访日交流事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央党校是培训中国共产党中高级领导干部、候补干部的最高学府，旨在提高其素质、政策能力和理论水平。该进修是 2000 年 8 月 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河野洋平和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曾庆红共同决定开展的交流项目。截至 2011 年度，日本共接收了 11 批来自中国的赴日团，人数达 928 人，同时，日本也向中国派出 10 批访华团，人数为 381 人。其中，中方赴日团主要成员的选拔对象为在中央党校参加青年干部培训班的中央、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司局级干部，日方访华团主要成员的选拔对象为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民间企业等担任部长、次长、课长级别的干部。

2

赴日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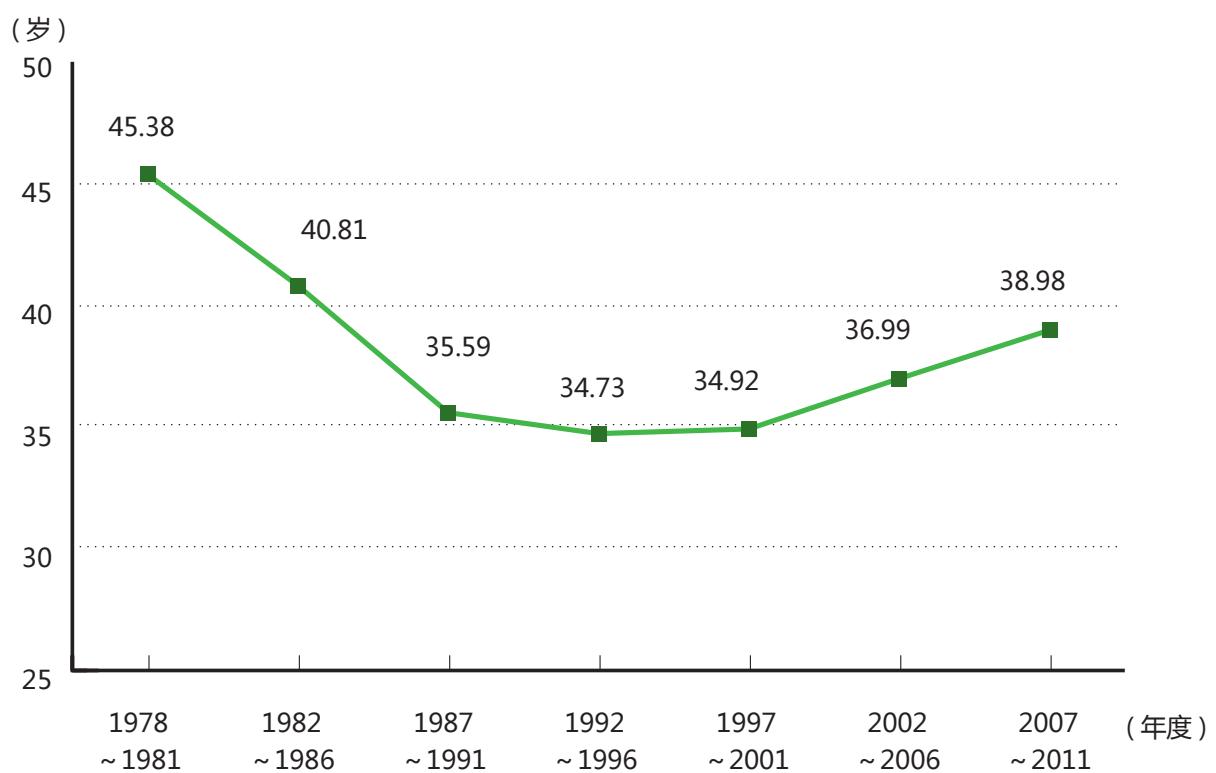
本节记录了对1978年~2011年度实施的赴日进修中，进修生赴日时的年龄进行统计和分析的结果。

2-1. 整体统计

赴日 年龄(岁)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計
20 ~ 24	1	44	82	78	76	92	75	448
25 ~ 29	21	129	551	594	685	758	807	3,545
30 ~ 34	12	141	682	1,092	1,221	1,261	1,202	5,611
35 ~ 39	49	145	428	502	822	1,133	870	3,949
40 ~ 44	96	206	178	160	308	837	832	2,617
45 ~ 49	70	228	198	114	226	461	990	2,287
50 ~ 54	64	132	152	129	91	293	451	1,312
55 ~ 59	33	57	69	88	57	81	210	595
60 ~ 64	20	13	14	28	12	8	24	119
65 以上	3	3	2	1	4	2	4	19
不祥	105	315	19	172	466	46	1	1,124
合计	474	1,413	2,375	2,958	3,968	4,972	5,466	21,6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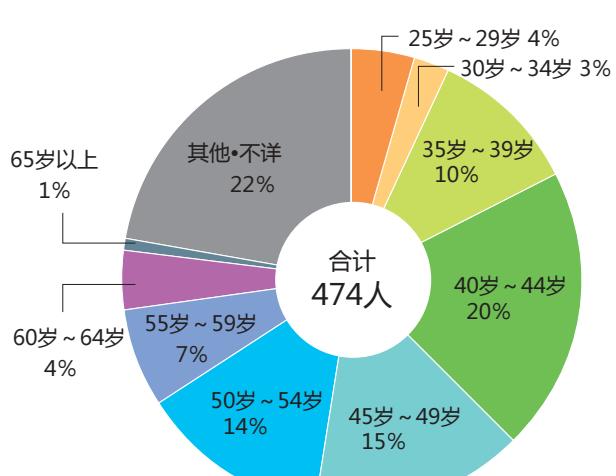
平均年龄(岁)	45.38	40.81	35.59	34.73	34.92	36.99	38.98
---------	-------	-------	-------	-------	-------	-------	-------

2-2. 平均年龄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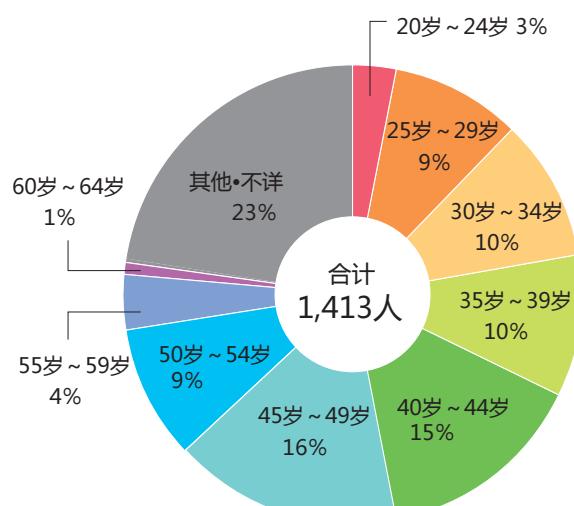


2-3. 各年龄段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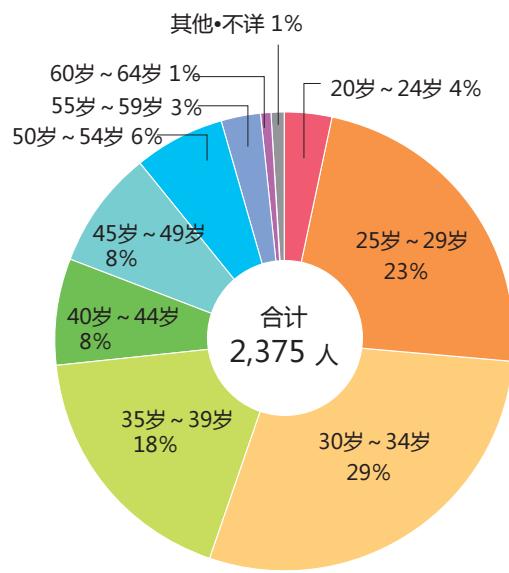
2-3-1. 1978年～1981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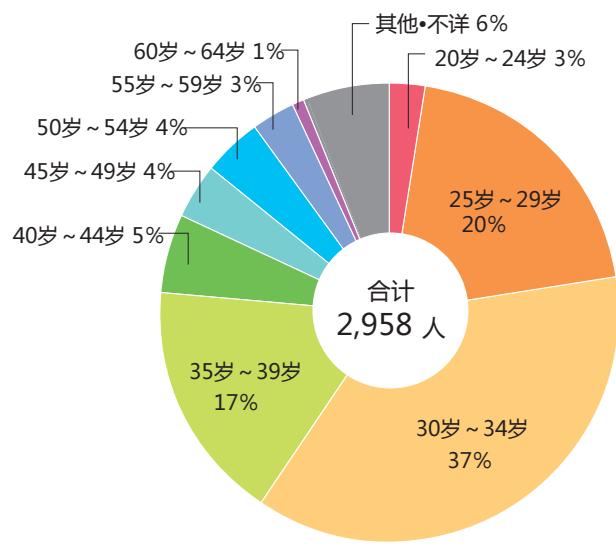
2-3-2. 1982年～1986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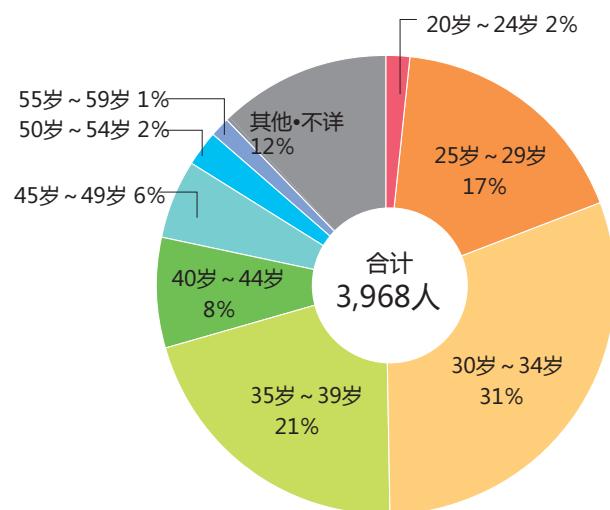
2-3-3. 1987年～1991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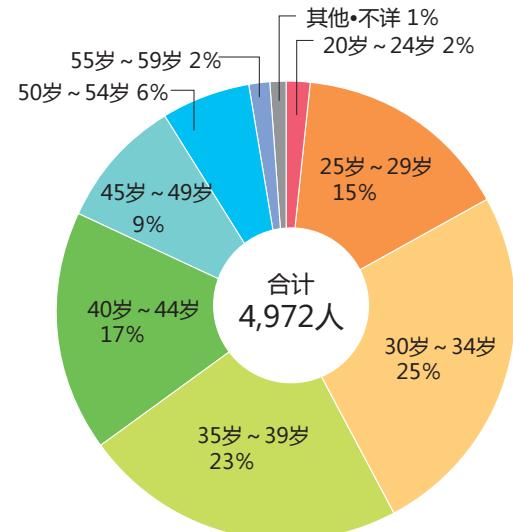
2-3-4. 1992年～1996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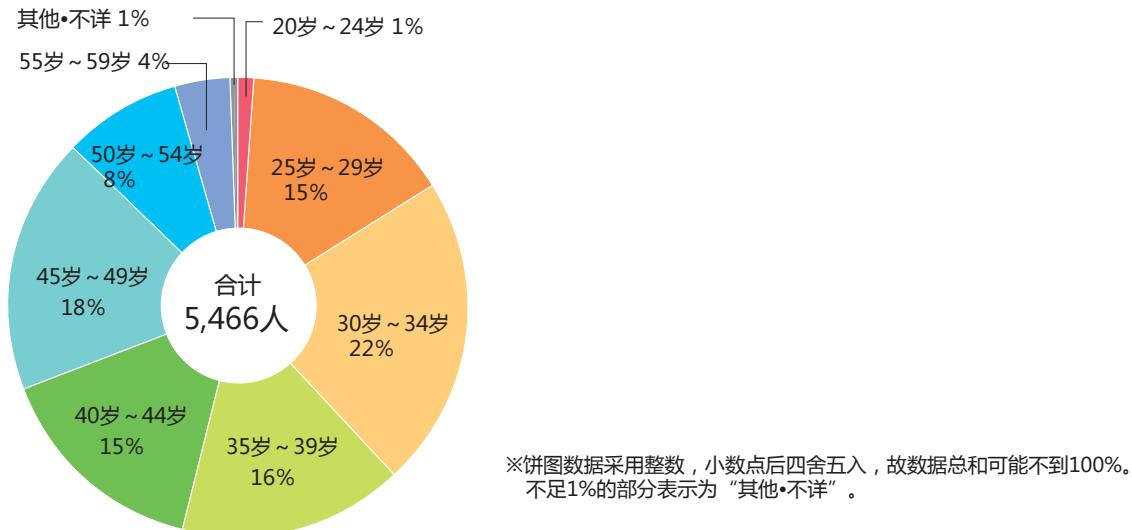
2-3-5. 1997年～2001年度



2-3-6. 2002年～2006年度



2-3-7. 2007年～2011年度



“青年研修项目（原青年邀请计划）”中，进修生一度呈年轻化趋势，近年来再次出现年龄升高趋势

从赴日进修生平均年龄的变化（2-2）中可以看出，1986年度之前是40岁～50岁，1987年度时降至35岁左右，之后又出现上升趋势。

而从各年龄段进修人数的变化（2-3）中可以看出，1978年～1981年度间是以35岁～54岁的较高年龄段为主，其后，25岁～34岁的比例开始增加，而到了1987年～1991年度间，25岁～34岁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一半以上，25岁～39岁的人数更是占到了总人数的70%左右。但是，1997年度以后，40岁～49岁的人数又再次增加，到2007年～2011年度间，25岁～49岁的进修生年龄分布已趋于平均。

对此，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分析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能够出国的人极为罕见，因公出国更是少之又少。大学毕业生本身就少，而在组织中身居要职的人也往往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年龄，因此年龄段分布偏高。”而进入90年代后年龄段分布偏低的这一趋势，则是由于“进入90年代后，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同时在工作岗位上积累几年经验后再出国深造的机会也变多了”。2002年后，年龄段分布再次走高，该中心推断认为：“这其中有很多因素。其中一点就是，在改革开放全面开展后，普通民众出国增长见识的机会也逐渐增多，在这种大家都很容易出国的情况下，对进修生的选拔也相应严格起来，在选拔中对专业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要求只有在一定时期内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才有资格被派遣出国的情况变多了。”

此外，1987年度起平均年龄的下降，正对应上面提到的“青年邀请计划（现为青年研修项目）”开始实施的时间。而近年来，该计划的参加人数有降低的趋势，这点也是整体平均年龄上升的原因之一。

3 性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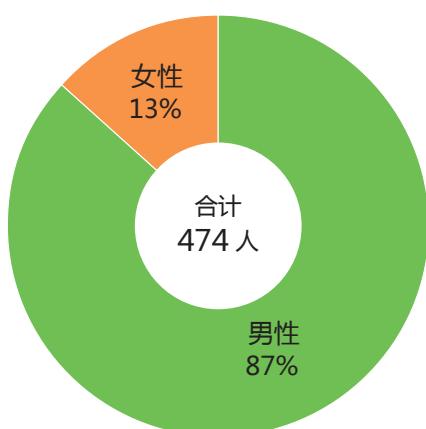
本节记录了对1978年～2011年度实施的赴日进修中进修生性别进行统计和分析的结果。

3-1. 整体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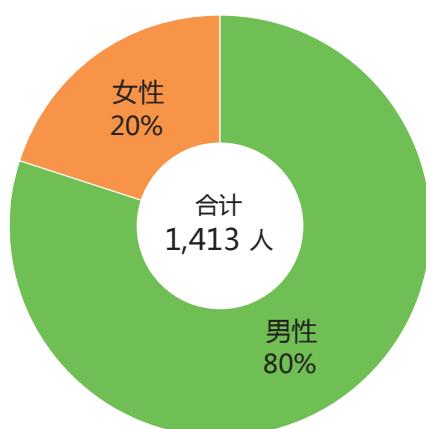
		人数(人)							
年度 性别		1978 ～1981	1982 ～1986	1987 ～1991	1992 ～1996	1997 ～2001	2002 ～2006	2007 ～2011	合计
男		412	1,131	1,921	2,237	2,669	3,463	3,656	15,489
女		62	282	454	715	1,254	1,505	1,810	6,082
不详		0	0	0	6	45	4	0	55
合计		474	1,413	2,375	2,958	3,968	4,972	5,466	21,626

3-2-1. 1978年～1981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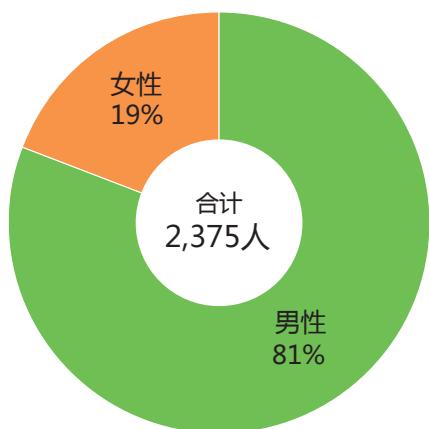
3-2-1. 1978～1981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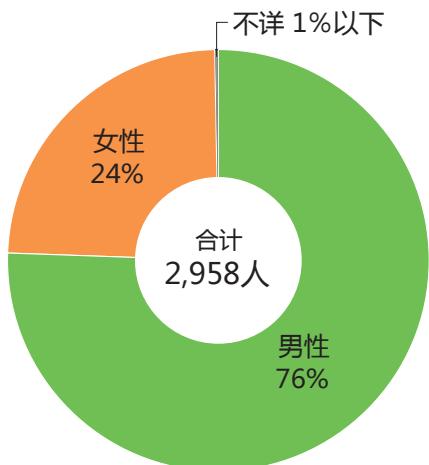
3-2-2. 1982年～1986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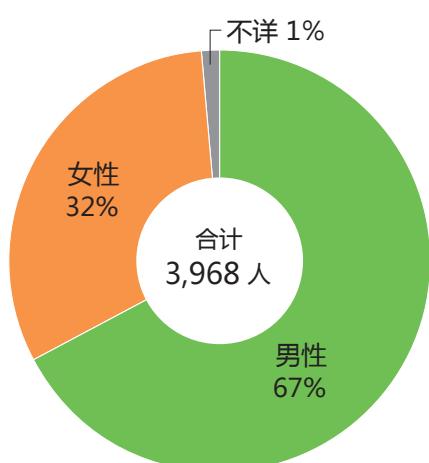
3-2-3. 1987年～1991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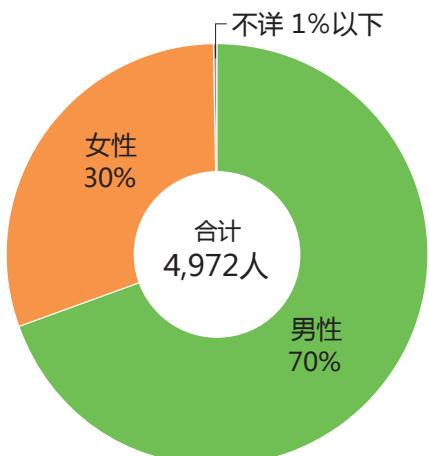
3-2-4. 1992年～1996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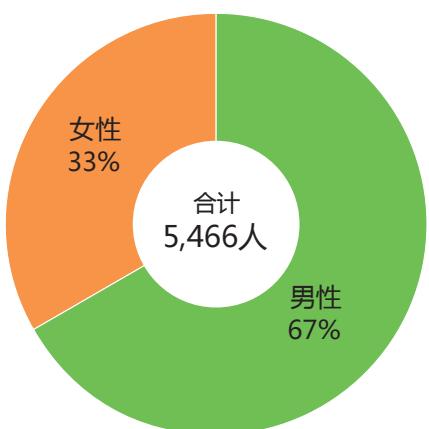
3-2-5. 1997年～2001年度



3-2-6. 2002年～2006年度



3-2-7. 2007年～2011年度



※饼图数据采用整数，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随着中国国内社会情况和政策的变化 女性进修生人数增至3成。

通过进修生的男女比例（3-2）可以看出，1978年～1981年度间，男性进修生占总人数的近9成，之后每年女性进修生比例都在不断增加，到了1997年～2011年度间，女性进修生比例已经超过3成。此后的2002年～2006年度间该比例一度减少，但到了2007年～2011年度又再次上升达到33%左右。

对于上述情况，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分析认为，“这一结果符合中国国情。在改革开放初期，身居要职的多为男性，因此进修生中男性人数也比较多。而随着时代的进步，更多的女性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所以女性进修生也随之增加了。”

关于女性的社会参与，1993年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和随后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是发生转变的一大契机。此外，随着共产党的规定（数值指标）中关于候补女干部必须占总数一半的制定和实施，女干部不断增加，被选为进修生的女性也多了起来。

4 所属地区

本节记录了对1978年~2011年度实施的赴日进修中，进修生所属地区进行统计和分析的结果。

4-1. 整体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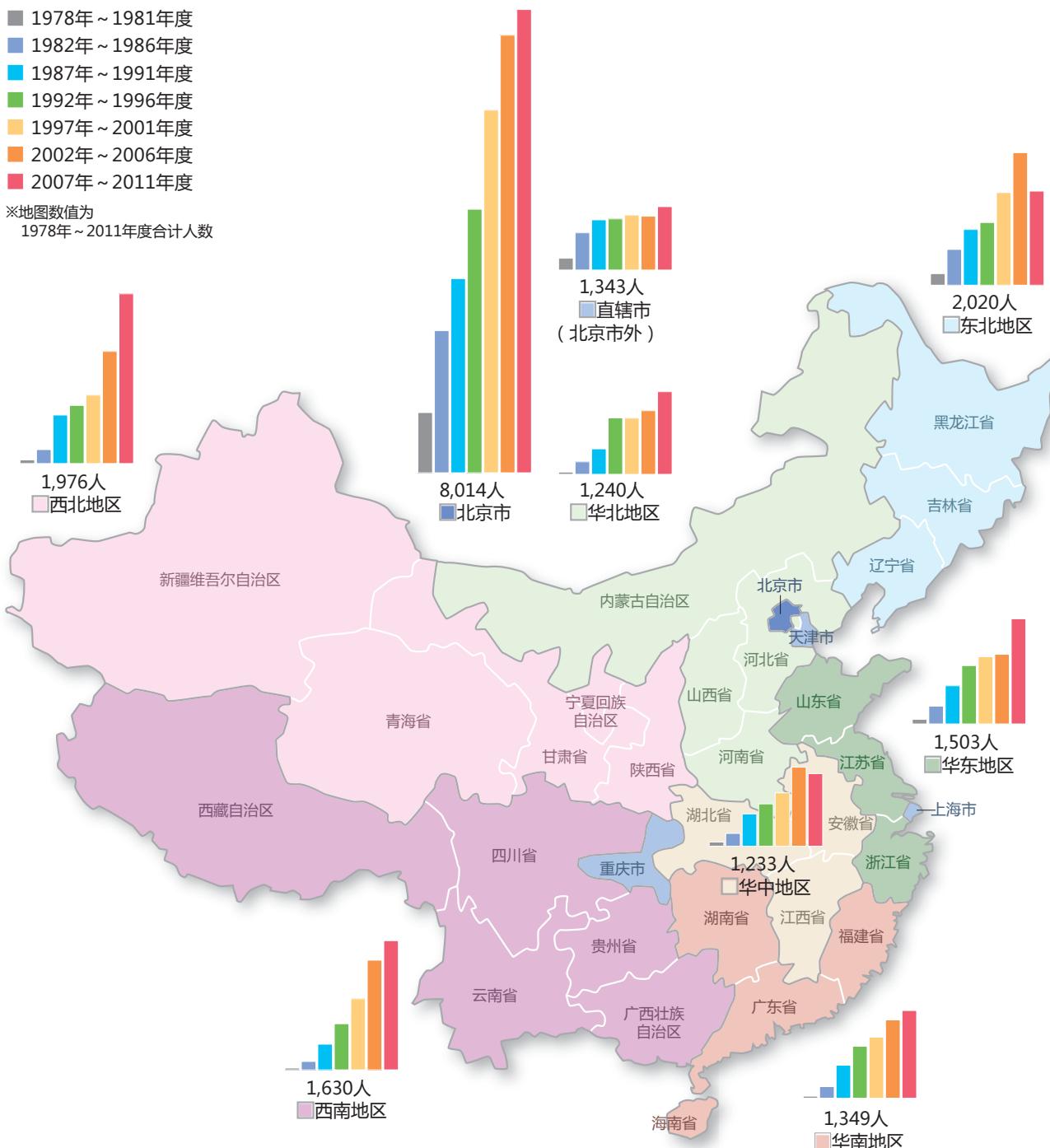
地区名称	所属地区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直辖市	北京市	251	592	809	1,098	1,511	1,823	1,930	8,014	
	天津市	13	46	67	116	93	72	100	507	
	上海市	36	107	115	89	81	74	75	577	
	重庆市	0	2	27	8	55	78	89	259	
东北地区	黑龙江省	13	70	101	60	106	191	140	681	
	吉林省	13	31	36	47	106	121	83	437	
	辽宁省	22	48	95	154	174	240	169	902	
华东地区	山东省	7	15	49	106	159	120	184	640	
	江苏省	11	34	65	67	54	96	101	428	
	浙江省	1	25	45	70	67	74	153	435	
华北地区	河北省	1	23	41	94	81	52	87	379	
	山西省	0	3	12	27	27	43	49	161	
	河南省	3	24	32	72	62	93	134	420	
	内蒙古自治区	0	2	21	42	64	77	74	280	
华中地区	安徽省	0	15	40	52	63	118	89	377	
	江西省	0	12	37	52	45	69	92	307	
	湖北省	17	26	57	72	114	142	121	549	
华南地区	福建省	0	12	28	77	79	66	79	341	
	广东省	3	21	47	75	65	115	153	479	
	海南省	0	0	16	21	40	51	37	165	
	湖南省	0	15	46	43	70	94	96	364	
西北地区	陕西省	6	35	71	100	102	192	273	779	
	宁夏回族自治区	0	4	27	37	51	60	94	273	
	甘肃省	9	14	51	50	59	67	171	421	
	青海省	0	4	21	28	27	47	55	18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	1	32	27	46	101	114	321	
西南地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0	5	26	46	53	94	62	286	
	四川省	4	16	32	64	84	163	226	589	
	贵州省	1	5	24	31	91	117	133	402	
	云南省	0	9	18	39	50	54	86	256	
	西藏自治区	0	0	7	12	18	29	31	97	
其他·不详		63	197	280	82	271	239	186	1,318	
合计		474	1,413	2,375	2,958	3,968	4,972	5,466	21,626	

※重庆市于1997年升为直辖市，1997年之前数据均按现行分类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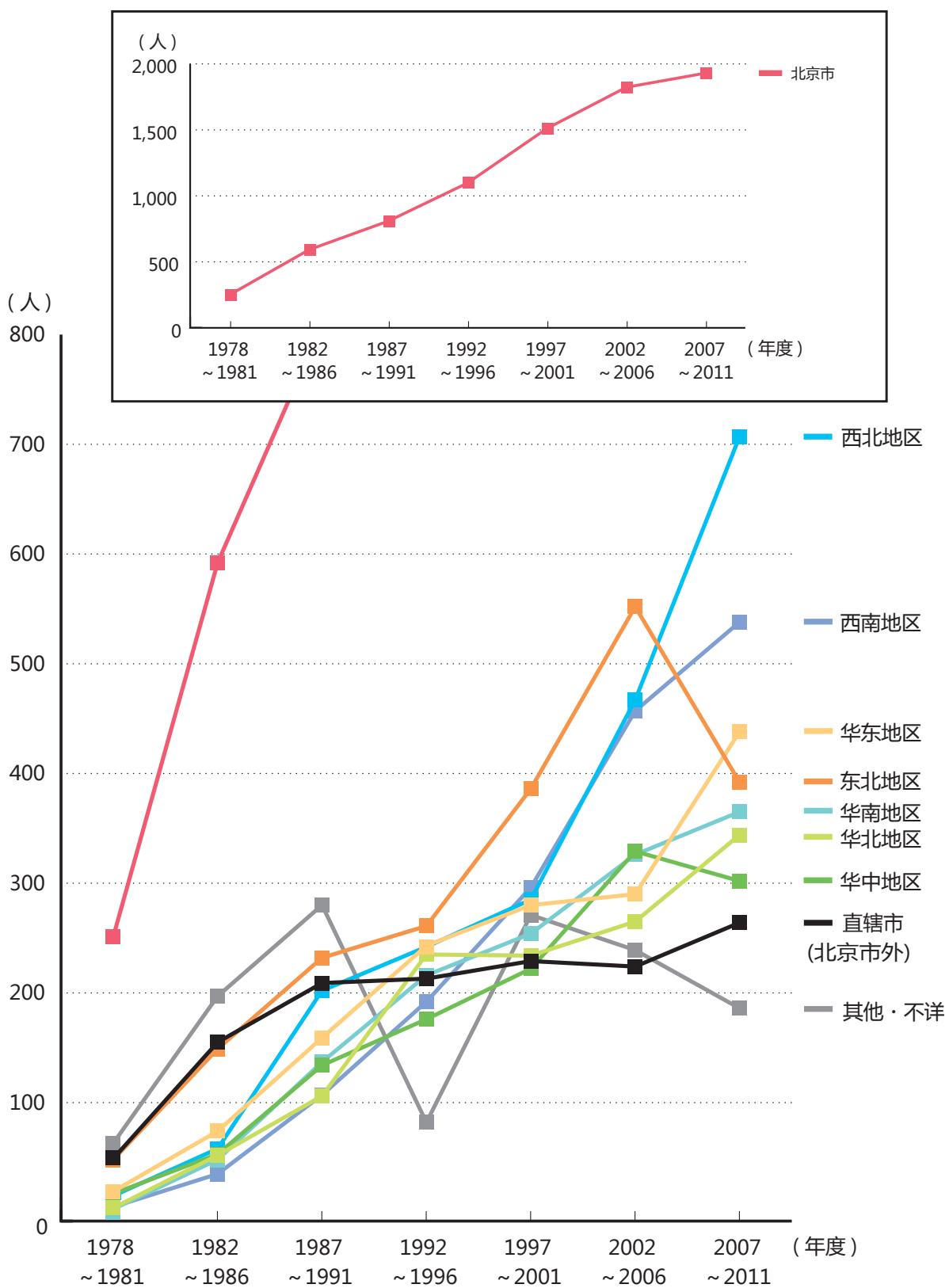
4-2. 按所属地区分类统计

地区名称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北京市	251	592	809	1,098	1,511	1,823	1,930	8,014
直辖市(北京市外)	49	155	209	213	229	224	264	1,343
东北地区	48	149	232	261	386	552	392	2,020
华东地区	19	74	159	243	280	290	438	1,503
华北地区	4	52	106	235	234	265	344	1,240
华中地区	17	53	134	176	222	329	302	1,233
华南地区	3	48	137	216	254	326	365	1,349
西北地区	15	58	202	242	285	467	707	1,976
西南地区	5	35	107	192	296	457	538	1,630
其他·不详	63	197	280	82	271	239	186	1,318
合计	474	1,413	2,375	2,958	3,968	4,972	5,466	21,626

4-3. 各地区人数



4-4. 各地区人数的变化



随着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来自西部地区的进修生人数呈增加态势

从进修生所属地区（4-1）来看，1978年～2011年度，北京市为8014人位居第一，其次是东北地区的辽宁省902人，以及西北地区的陕西省779人。从各地区人数的变化（4-4）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人数在2002年以后开始不断增加。

北京市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其进修生人数远远多于其他地区也在情理之中。而位于东北地区的辽宁省，进修生人数之所以较多，则是由于辽宁省有许多和日本地方政府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的县市，并借此在2000年开始的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中，开展包括建筑技术、农业开发、环境监测系统（管理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在内的多次赴日进修活动的结果。而西北地区的陕西省省会西安市，作为1999年起中国政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核心城市，在2002年度以后其赴日进修人数不断增加。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指出，“在组织集体进修时，会通过英语考试等方式选拔人才。而沿海地区的英语教育要优于内陆地区，因此，沿海地区通过考试的人数也相对较多。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开始采取优先派遣西北地区和内陆省份的政策。比如，在1个进修名额的选拔中，如有3人同时满足条件，则会优先考虑派遣西部地区人员。其结果就是促进了西部地区进修生人数的增加。另一方面，在外交部和共青团等中央部委所负责的项目中，则不存在照顾特殊地区的情况，而是从全国平均选拔进修生。”

西安市科学技术局也指出，“西安市有众多高校，可以说人才济济，陕西省也将人才培养作为省的政策之一加大推进力度。主管部门积极宣传进修生选拔考试的情况，还有很多人从曾经参加过进修的人那里得到消息前来参加考试，整体处于一个良性循环当中。同时，办理申请手续的高效化和单位负担进修费用等配套制度的跟进，也促进了进修生人数的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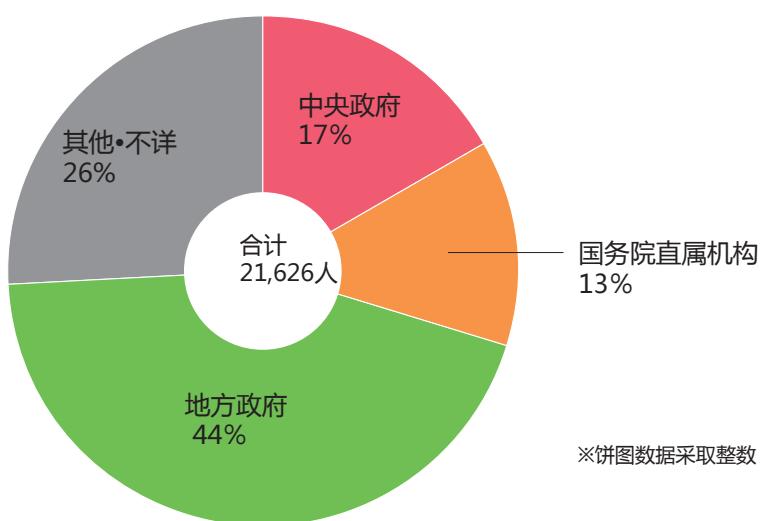
5 所属单位

本节记录了对1978年~2011年度实施的赴日进修中，进修生所属单位进行统计和分析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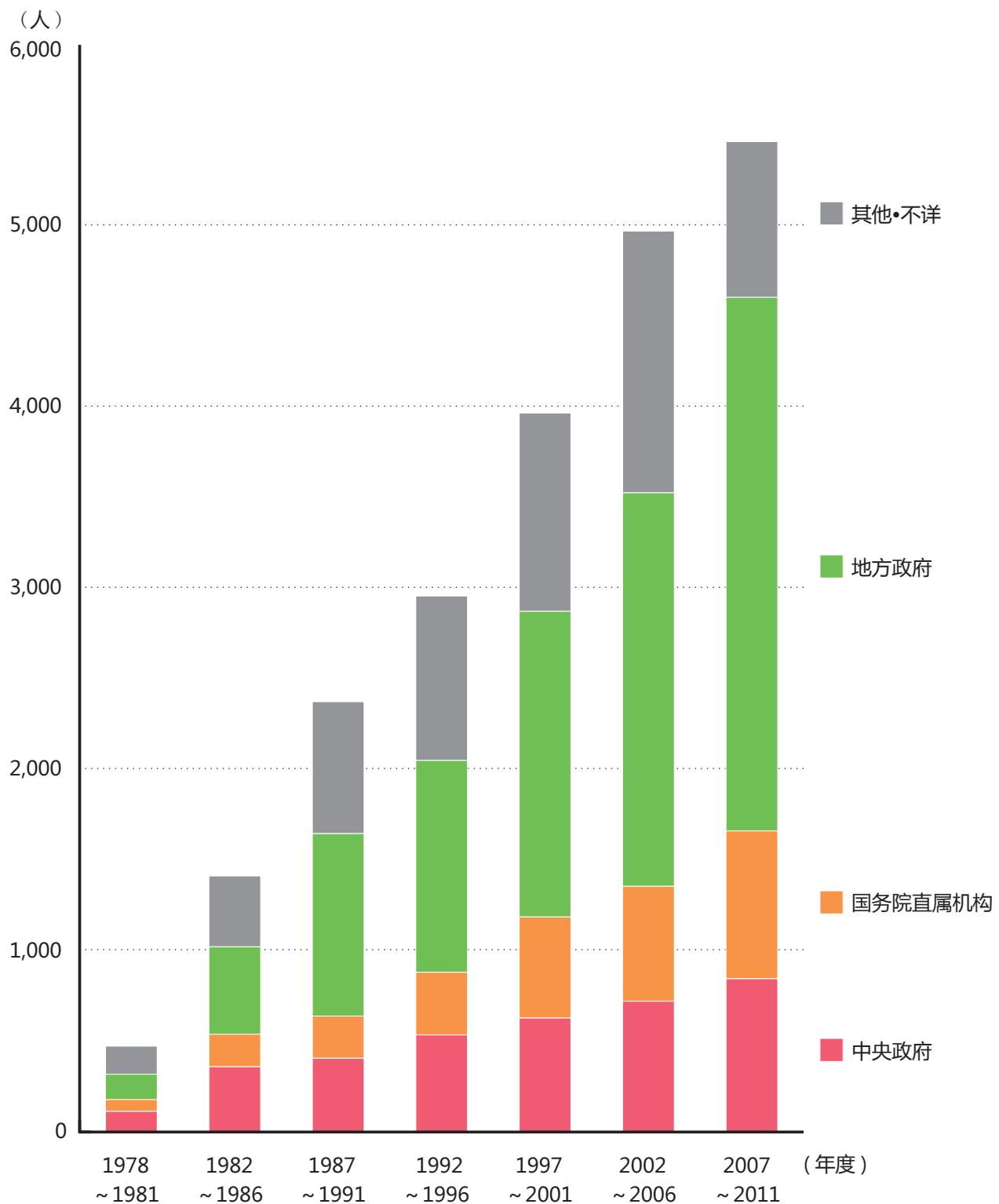
5-1. 整体统计

年度 单位名称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中央政府	114	360	407	536	629	722	846	3,614
国务院直属机构	65	180	233	346	558	634	816	2,832
地方政府	140	482	1,007	1,169	1,687	2,172	2,945	9,602
其他•不详	155	391	728	907	1,094	1,444	859	5,578
合计	474	1,413	2,375	2,958	3,968	4,972	5,466	21,626

5-2. 按照所属单位分类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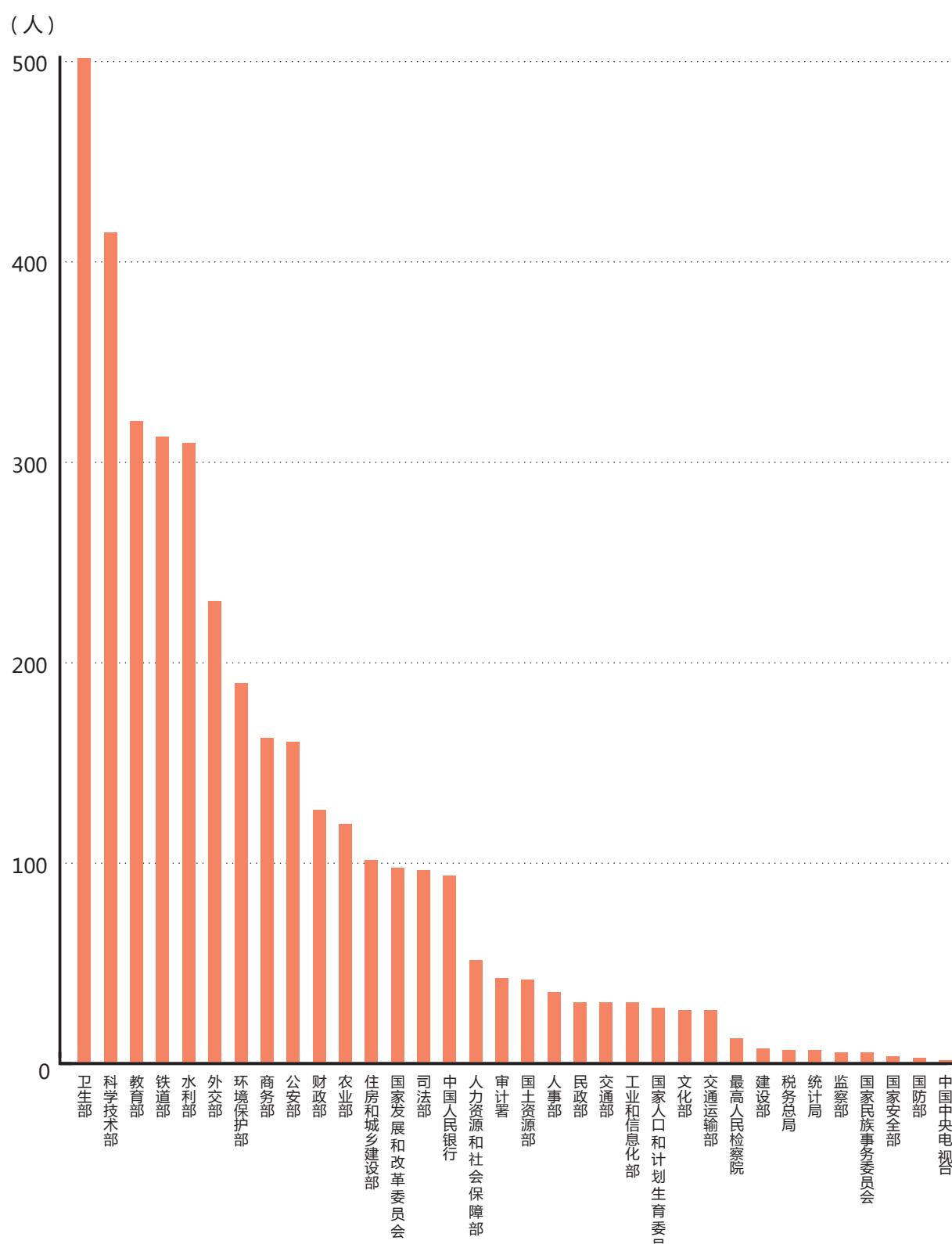
5-3. 各类单位的比例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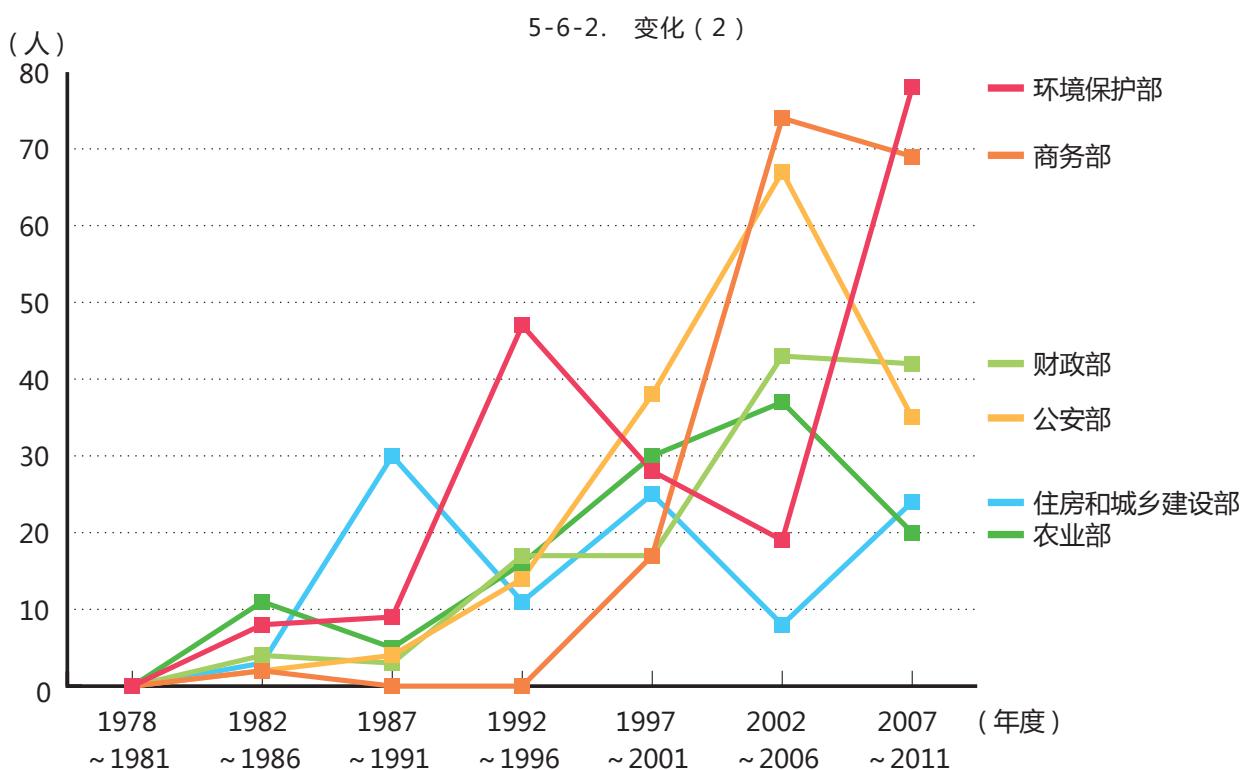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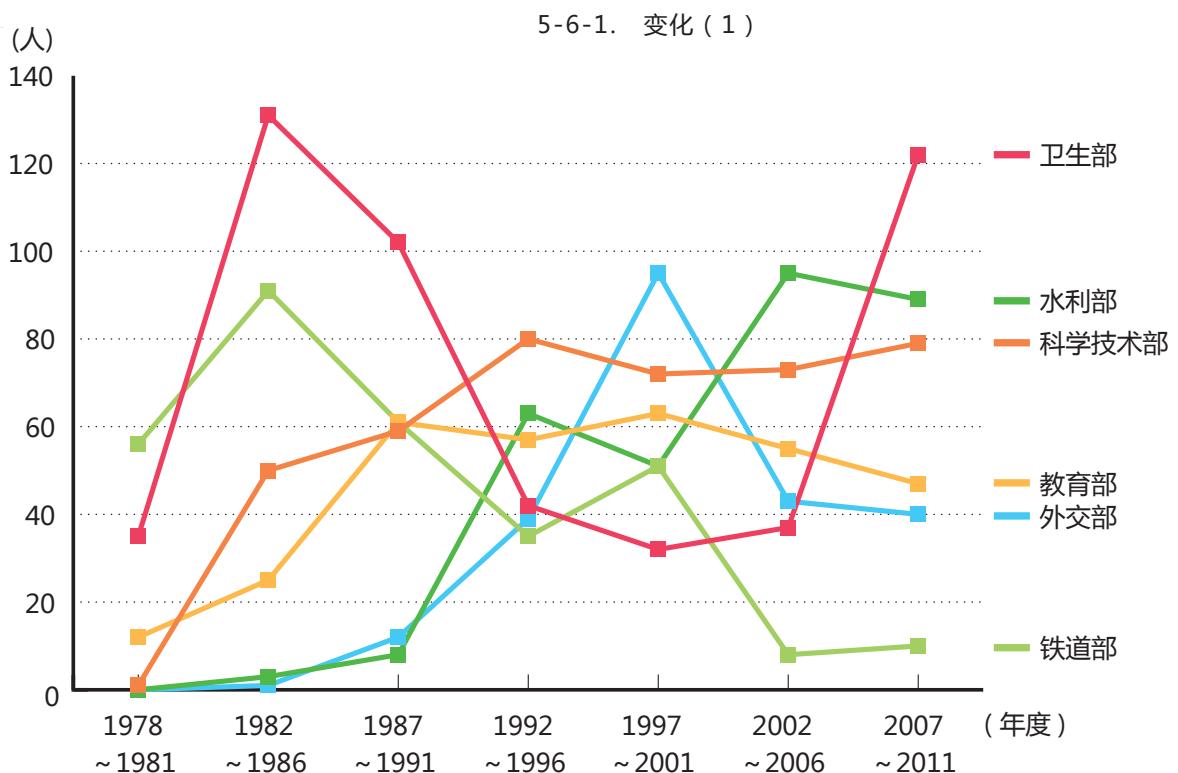
5-4. 按照中央政府部门分类统计结果

单位名称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卫生部	35	131	102	42	32	37	122	501
科学技术部	1	50	59	80	72	73	79	414
教育部	12	25	61	57	63	55	47	320
铁道部	56	91	61	35	51	8	10	312
水利部	0	3	8	63	51	95	89	309
外交部	0	1	12	39	95	43	40	230
环境保护部	0	8	9	47	28	19	78	189
商务部	0	2	0	0	17	74	69	162
公安部	0	2	4	14	38	67	35	160
财政部	0	4	3	17	17	43	42	126
农业部	0	11	5	16	30	37	20	11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0	3	30	11	25	8	24	10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0	0	7	31	2	22	35	97
司法部	0	4	3	6	17	19	47	96
中国人民银行	5	1	0	11	25	34	17	9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0	3	7	2	13	9	17	51
审计署	0	1	10	4	6	8	13	42
国土资源部	0	0	5	5	12	8	11	41
人事部	0	0	7	22	3	2	1	35
民政部	0	0	0	4	5	13	8	30
交通部	0	2	5	6	9	6	2	30
工业和信息化部	0	8	0	8	2	7	5	30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4	5	0	0	1	5	12	27
文化部	0	0	6	5	2	9	4	26
交通运输部	1	3	2	8	0	6	6	26
最高人民检察院	0	0	0	0	6	4	2	12
建设部	0	0	0	3	0	3	1	7
国家税务总局	0	0	0	0	6	0	0	6
统计局	0	1	1	0	0	2	2	6
监察部	0	0	0	0	0	1	4	5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0	1	0	0	0	3	1	5
国家安全部	0	0	0	0	1	2	0	3
国防部	0	0	0	0	0	0	2	2
中国中央电视台	0	0	0	0	0	0	1	1
合计	114	360	407	536	629	722	846	3,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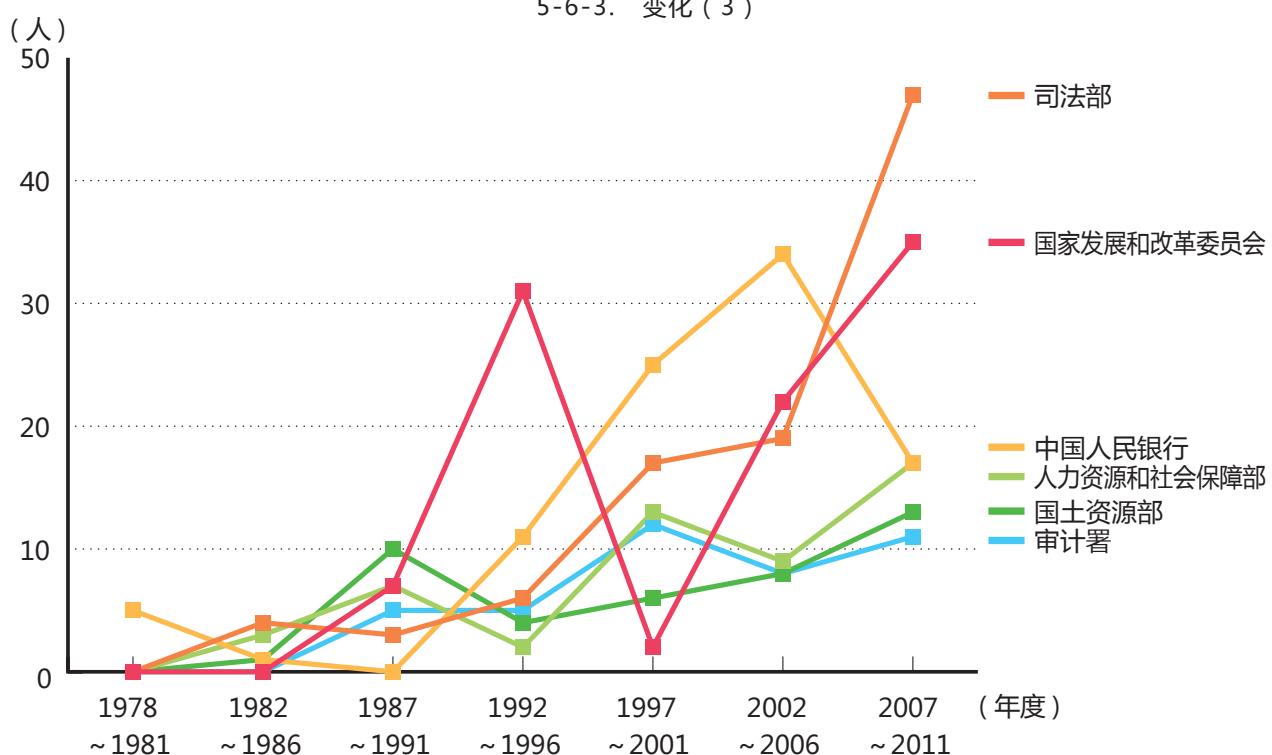
5-5. 中央政府各部门累计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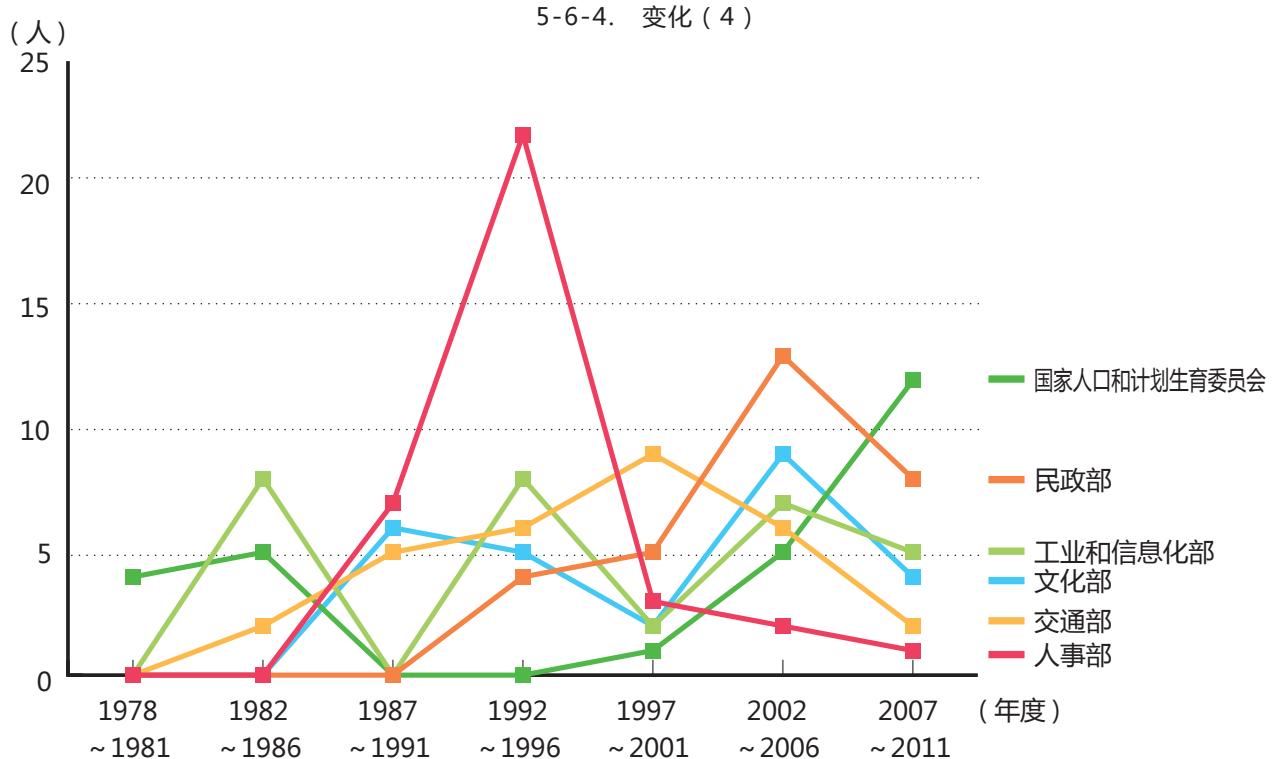
5-6. 中央政府各部门进修生人数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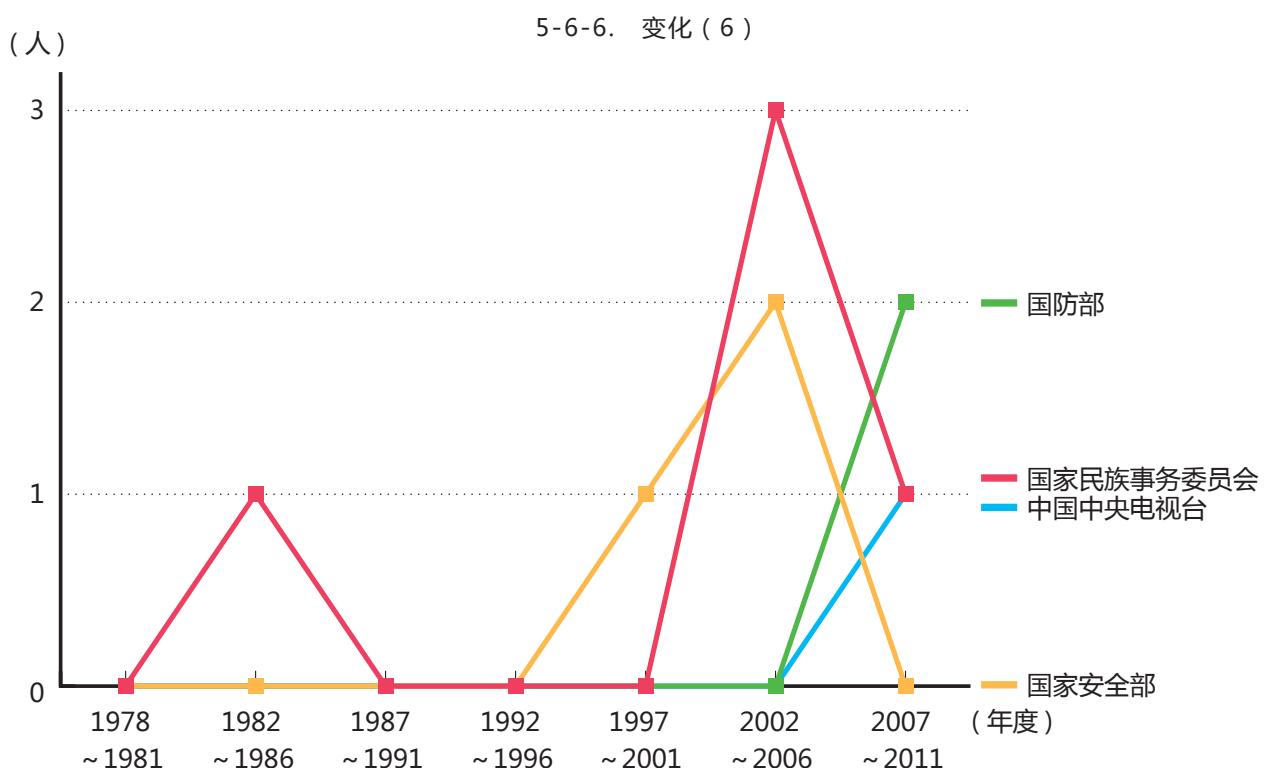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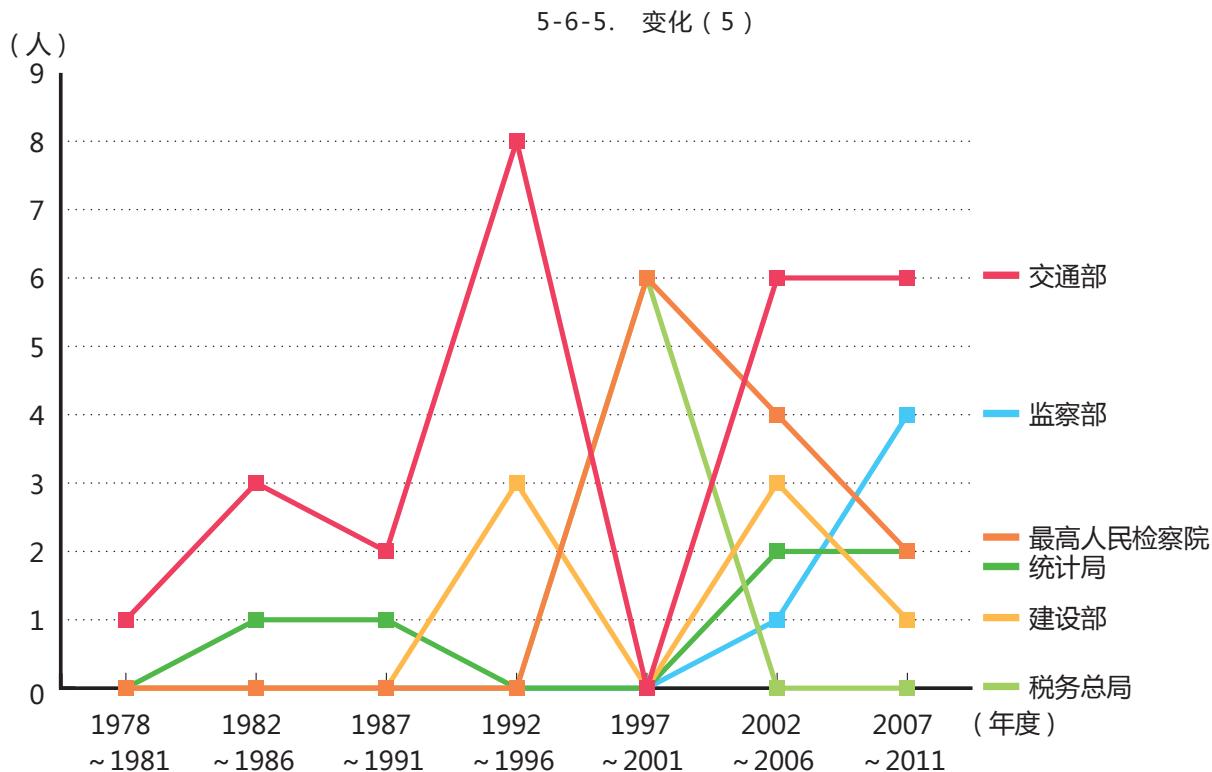


5-6-3. 变化 (3)



5-6-4. 变化 (4)





5-7. 按照地方政府分类统计

地区名称	所属地区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直辖市	北京市	43	66	111	97	176	134	203	830	
	天津市	5	29	44	50	44	39	67	278	
	上海市	17	53	62	57	54	38	40	321	
	重庆市	0	2	25	4	23	39	54	147	
东北地区	黑龙江省	12	58	84	42	83	152	132	563	
	吉林省	11	24	25	25	84	92	68	329	
	辽宁省	9	41	74	105	122	188	138	677	
华东地区	山东省	3	12	30	72	120	93	168	498	
	江苏省	9	23	40	23	28	61	79	263	
	浙江省	0	16	28	50	41	49	135	319	
华北地区	河北省	1	14	29	67	61	38	76	286	
	山西省	0	2	3	12	14	24	43	98	
	河南省	1	19	20	48	39	63	118	308	
	内蒙古自治区	0	2	16	23	45	54	59	199	
华中地区	安徽省	0	4	29	36	44	91	76	280	
	江西省	0	9	29	28	32	46	79	223	
	湖北省	16	12	42	40	78	89	85	362	
华南地区	福建省	0	11	21	61	60	50	65	268	
	广东省	3	11	25	45	43	86	123	336	
	海南省	0	0	11	15	34	40	33	133	
	湖南省	0	13	30	28	57	67	81	276	
西北地区	陕西省	1	25	47	65	73	137	224	572	
	宁夏回族自治区	0	4	22	23	37	41	74	201	
	甘肃省	6	7	44	30	42	50	154	333	
	青海省	0	3	16	13	18	30	40	1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	1	25	9	27	50	85	197	
西南地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0	5	18	25	37	67	39	191	
	四川省	2	7	20	30	52	109	189	409	
	贵州省	1	4	19	15	71	91	119	320	
	云南省	0	5	13	26	38	45	73	200	
	西藏自治区	0	0	5	5	10	19	22	61	
其他·不详		0	0	0	0	0	0	4	4	
合计		140	482	1,007	1,169	1,687	2,172	2,945	9,6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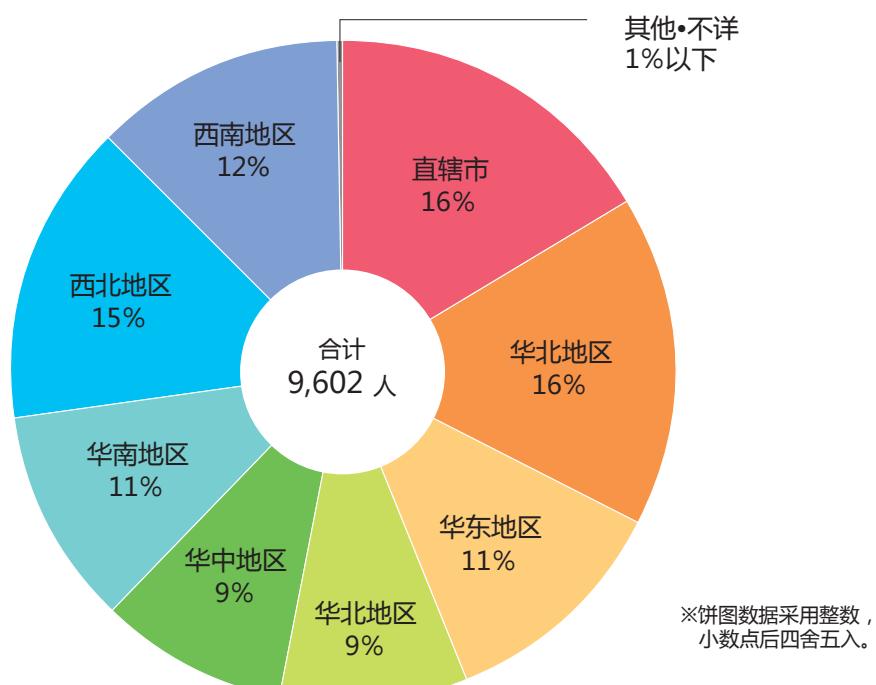
*重庆市于1997年升为直辖市，1997年之前数据均按现行分类统计。

5-8. 地方政府所在地区分类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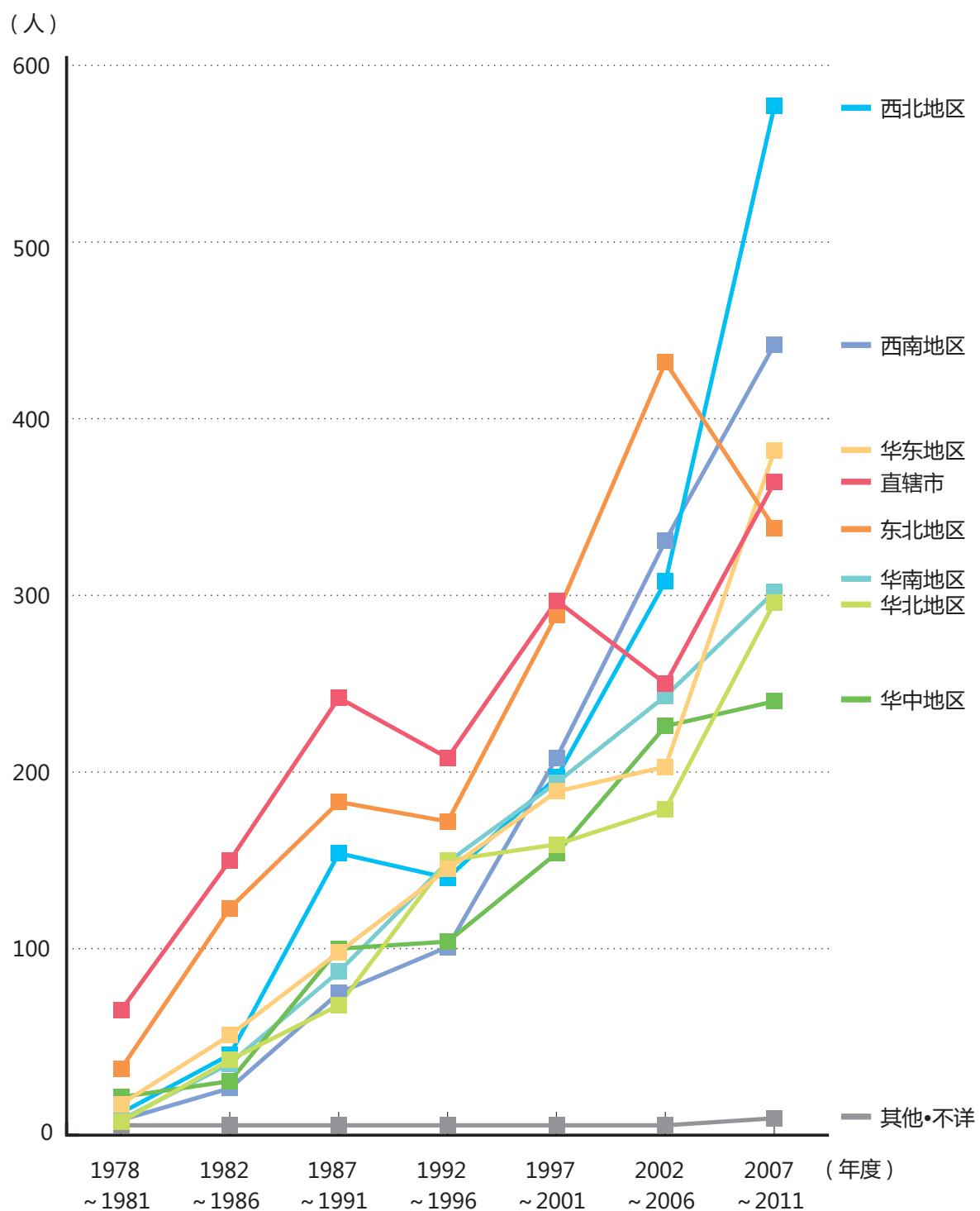
地区名称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直辖市	65	150	242	208	297	250	364	1,576
东北地区	32	123	183	172	289	432	338	1,569
华东地区	12	51	98	145	189	203	382	1,080
华北地区	2	37	68	150	159	179	296	891
华中地区	16	25	100	104	154	226	240	865
华南地区	3	35	87	149	194	243	302	1,013
西北地区	7	40	154	140	197	308	577	1,423
西南地区	3	21	75	101	208	331	442	1,181
其他·不详	0	0	0	0	0	0	4	4
合计	140	482	1,007	1,169	1,687	2,172	2,945	9,602

※重庆市于1997年升为直辖市，1997年前数据均按现行分类统计。

5-9. 各地方政府所属地区比例



5-10. 各地区地方政府进修生人数的变化



来自地方政府的进修生较多，
其中西部地区人数不断增加。

从进修生所属单位(5-2)来看 地方政府约占 44% 其次为中央政府和国务院直属机构。“其他”中包括大学、公立医院、医疗设施、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NGO 团体等。

从中央政府各部门的累计数据 (5-5) 来看 , 卫生部为 501 人 , 位居第一 , 其次为科学技术部、教育部、铁道部、水利部、外交部、环境保护部。其中 , 水利部是负责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兼顾和保障 , 负责河流管理以及防治水旱灾害等工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

从变化趋势 (5-6) 来看 , 科学技术积极参与对进修生派遣事业 , 其人数也不断增加。环境保护部在 2007 年 ~ 2011 年度间进修生人数快速增加 , 可以看出是受近年来中国环境恶化的影响。而卫生部在进修生人数的增减上 , 则和下面进修领域分析中将提到的 1984 年 “ 中日友好医院 ” 的成立和 2003 年 “ 非典型肺炎 (SARS) ” 的影响有关。

其次从各地方政府的进修生人数 (5-8) 来看 , 直辖市人数最多 , 其次是东北地区 , 二者人数均超过 1500 人。接下来是西北地区 , 西南地区次之。

从变化趋势 (5-10) 来看 , 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增幅较大 , 这和进修生所属地区相关统计的结果类似 , 都是受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特别是上面提到的积极派遣人员参加赴日进修的西安市所在的西北地区增幅尤为显著。

6 进修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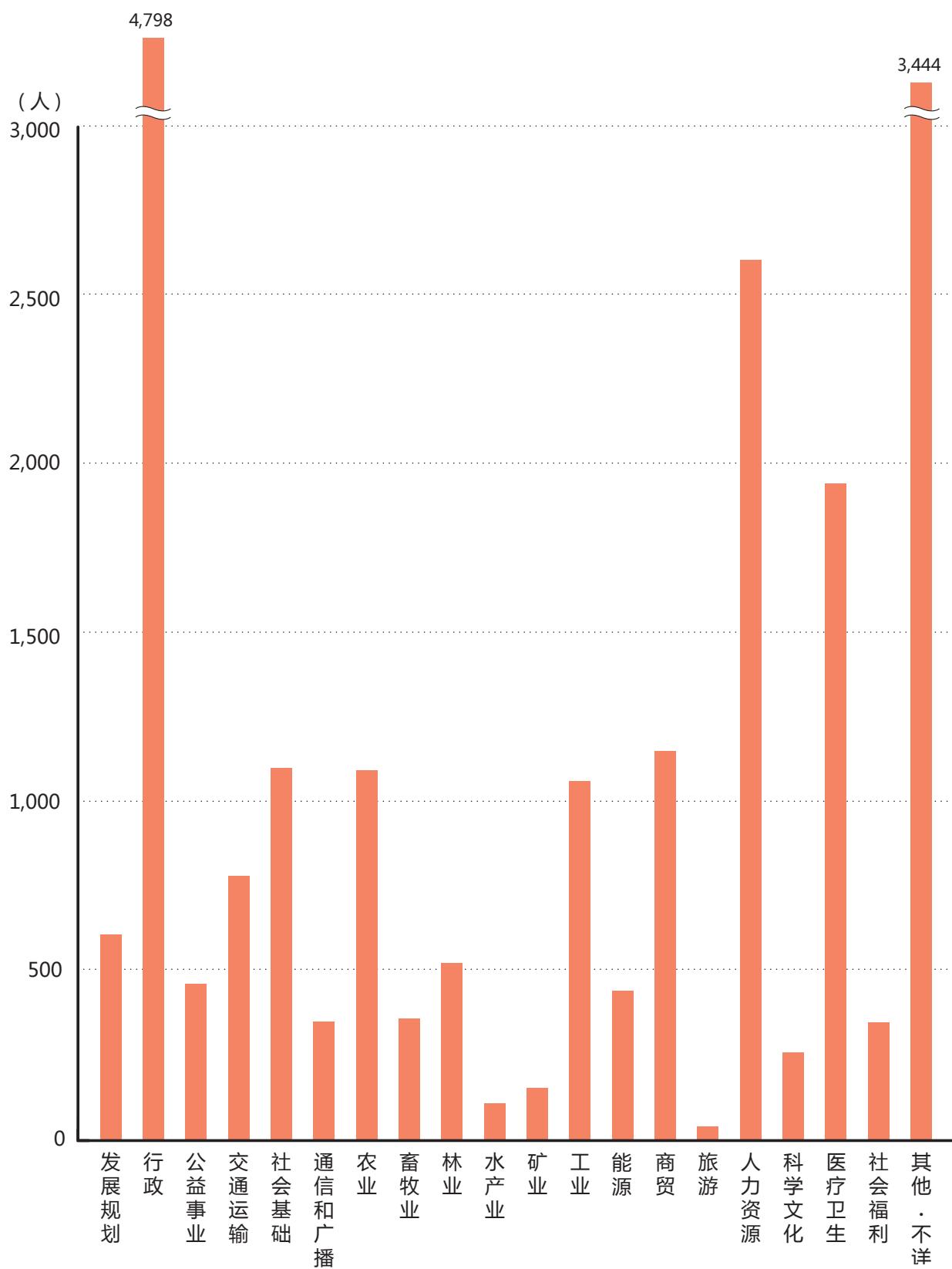
本节记录了对1978年～2011年度间实施的赴日进修中，进修生领域进行统计和分析的结果。

6-1. 整体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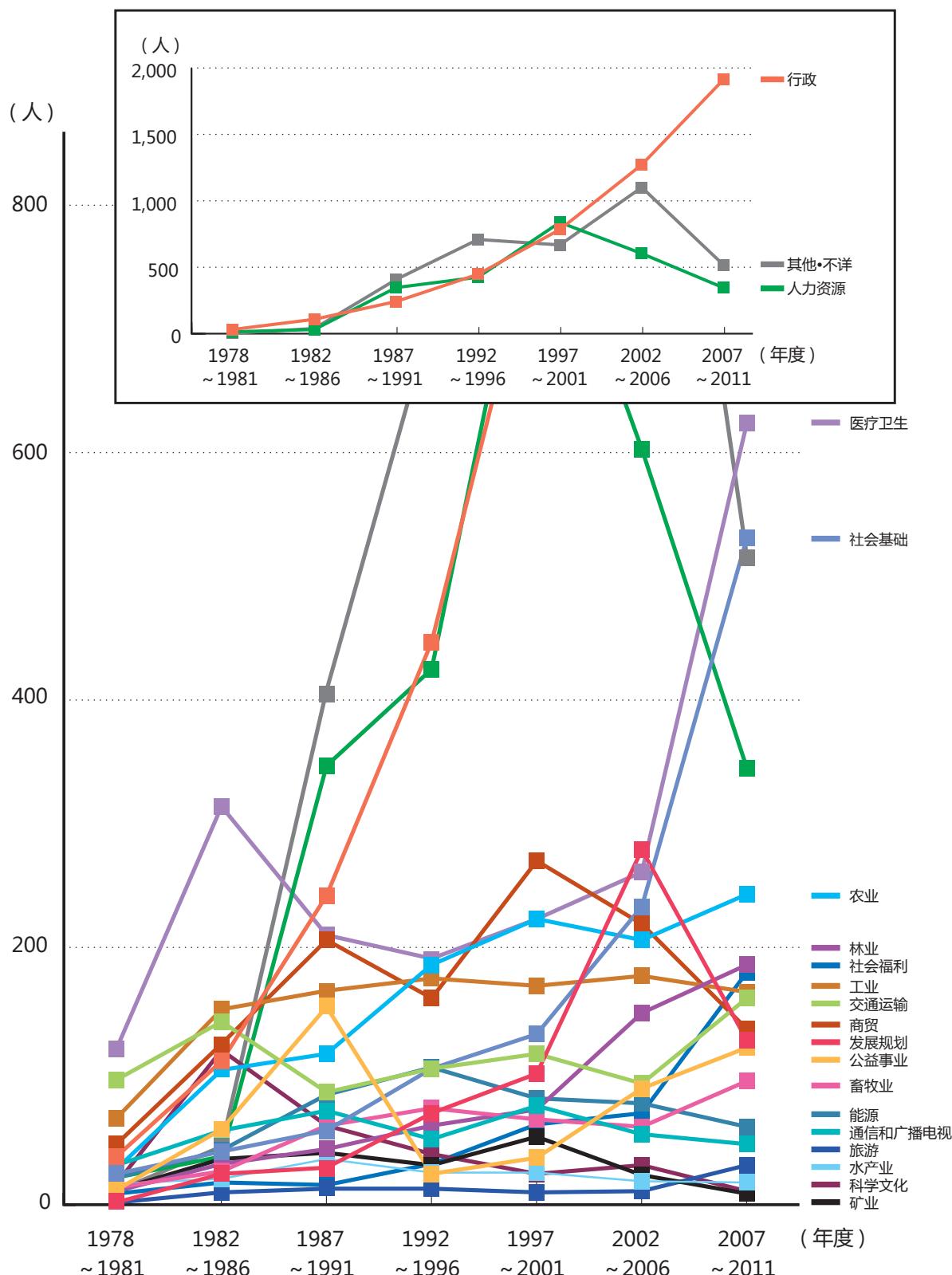
进修领域 年度	人数(人)							
	1978 ～1981	1982 ～1986	1987 ～1991	1992 ～1996	1997 ～2001	2002 ～2006	2007 ～2011	合计
发展规划	0	17	22	66	98	279	125	607
行政	31	108	242	447	784	1,272	1,914	4,798
公益事业	4	53	152	17	30	86	119	461
交通运输	93	140	83	102	114	90	159	781
社会基础设施	17	35	52	102	130	233	531	1,100
通信和广播电视	24	52	68	45	72	49	41	351
农业	21	101	114	186	223	206	243	1,094
畜牧业	6	19	56	70	61	55	92	359
林业	3	25	37	56	69	147	186	523
水产	9	13	29	18	18	11	10	108
矿业	4	29	34	24	47	16	1	155
工业	62	150	165	175	169	177	164	1,062
能源	14	36	81	103	78	74	55	441
商贸	41	122	206	159	270	219	134	1,151
旅游	0	2	5	5	2	3	24	41
人力资源	14	31	347	425	838	603	345	2,603
科学文化	9	117	56	33	17	24	3	259
医疗卫生	118	314	210	191	223	261	624	1,941
社会福利	1	10	8	25	57	66	180	347
其他•不详	3	39	408	709	668	1,101	516	3,444
合计	474	1,413	2,375	2,958	3,968	4,972	5,466	21,626

※其他•不详：进修领域超过两个，或者无法确定进修领域以及其他情况。

6-2. 累计



6-3. 变化



日本对华ODA政策 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同步变化

从进修领域的累计(6-2)来看，“行政”方面的人数最多 达 4798 人 其次是“人力资源”2603 人 和“医疗卫生”1941 人。“行政”大类中包括前面提到的“中日青年友谊计划”的后身“青年研修项目(原青年邀请计划)”以及中共中央党校的“中国青年领导干部赴日考察项目(中央党校访日进修交流)”，因此总体人数较多。“人力资源”方面，包含参加了 1999 年~2002 年度间实施的“中国初中等青年教师邀请计划”的进修生。而进修领域的变化(6-3)中所显示的“人力资源”领域人数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到 2000 年代前期一度上升后又转而减少，大概就是受了这个计划的影响。

在“医疗卫生”领域，在日本无偿资金援助下，于 1984 年成立了“中日友好医院”；而在此之前，从 1981 年起就通过技术合作开始人才培养的合作，截至 2012 年 共有 318 人参加了赴日进修。此外，2003 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爆发后，传染病防治和医疗卫生成为这一领域的重点，从而促进了 2000 年代后期该领域进修生人数急剧增加。

对此，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指出，“进修领域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经济发展进程和日本对华 ODA (政府开发援助) 政策的变化。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围绕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发展经济。结果导致，进入 90 年代后，科学管理的缺失、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相继出现，2000 年以后开始采取环境改善对策。而另一方面，疾病、健康、社会的公平公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必须要进行综合治理，因此，现在对行政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进修领域下的“行政”分类(6-4-2)人数逐年增加，也是受了上述情况的影响。同时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还指出，“环境问题”领域进修生人数的逐年增加，是受到了日本对华 ODA 政策变化的影响。自 1996 年起，以“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为代表的一系列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迅速发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了相关领域进修生人数的变化上。此外，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还预测，“今后，环境问题、防灾相关技术领域，以及老龄化问题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各领域小分类统计的变化请参见下面几页内容。

环境相关项目将在 54 页以后详细介绍。

6-4. 小分类

6-4-1. 发展规划

小分类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发展规划	0	17	10	55	91	169	57	399
地区综合发展规划	0	0	12	11	7	110	68	208
合计	0	17	22	66	98	279	125	6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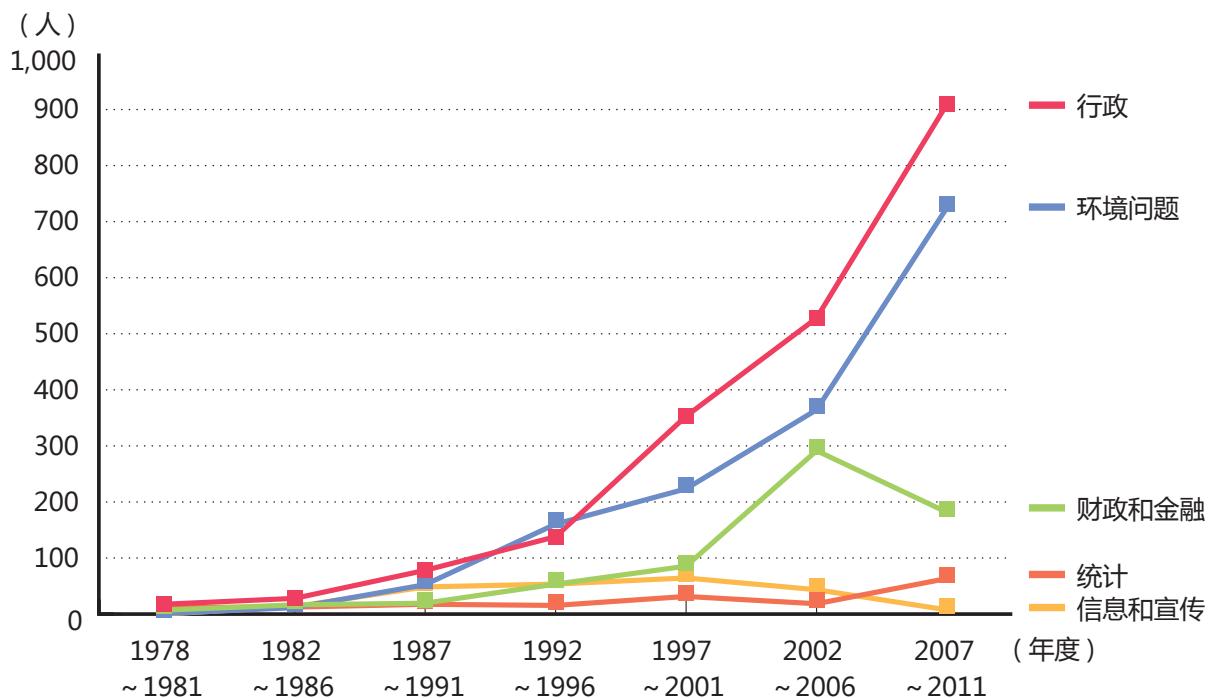


*发展规划：经济发展规划、社会发展规划、经济合作、技术合作、发展理论、开发行政、市场经济化援助

*地区综合发展规划：多国间或一国内某个特定地区整体发展规划（综合发展规划、地区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是哪个领域的情况按照该领域划分。如：农业综合发展规划—农业）

6-4-2. 行政

小分类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行政	11	28	78	138	353	528	910	2,046
财政和金融	7	23	26	60	92	298	188	694
环境问题	1	18	59	167	230	371	732	1,578
统计	12	19	24	22	38	25	70	210
信息和宣传	0	20	55	60	71	50	14	270
合计	31	108	242	447	784	1,272	1,914	4,798



*行政：国家与地方行政、消防、专利、国家与地方组织、参政问题、选举

*财政和金融：经济行政、财政行政、货币行政、税务行政、经济分析、国库制度、预算、国税、税收等各类税费、国债、公债、金融理论、经济变动、外汇、银行、保险（人寿保险、财产保险、火灾保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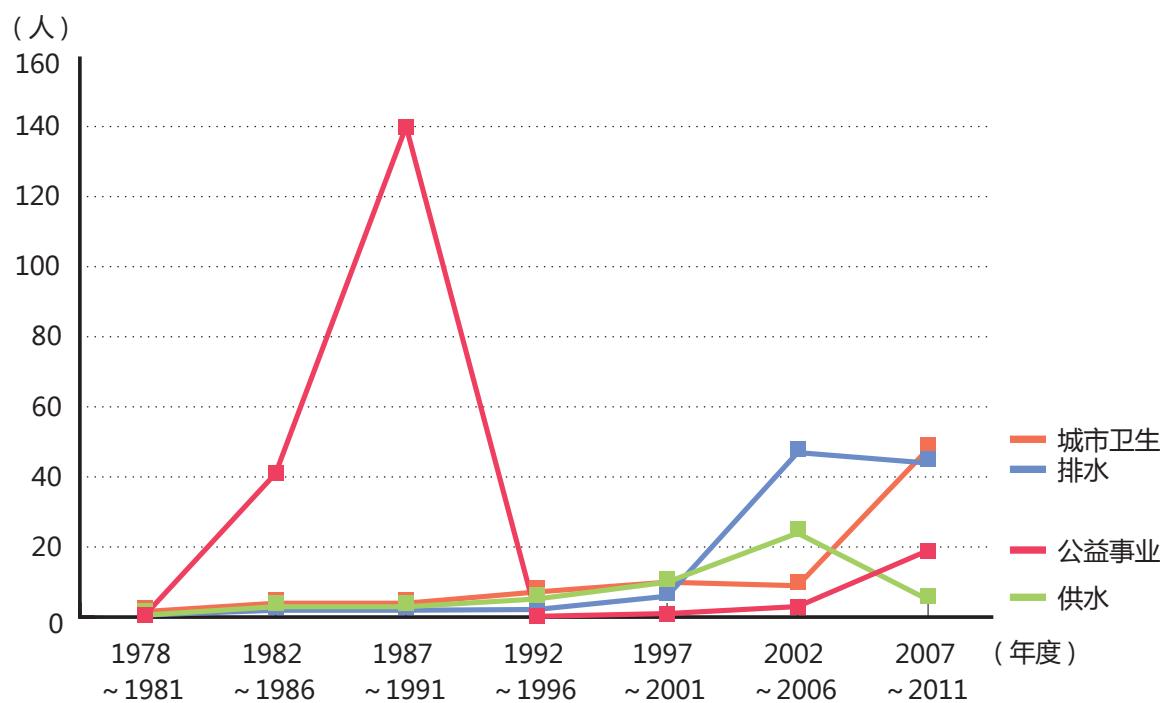
*环境问题：环境行政、公害防治、环境保护、产业公害、自然保护、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

*统计：统计行政、统计理论、人口统计、人口普查、统计法、统计技术

*信息和宣传：电子计算机理论、硬件、软件、数据库、报道、报纸、广告设计、宣传、图书管理、摄影、电影

6-4-3. 公益事业

小分类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公益事业	0	41	140	0	1	3	19	204
供水	1	4	4	6	11	25	6	57
排水	1	3	3	3	7	48	45	110
城市卫生	2	5	5	8	11	10	49	90
合计	4	53	152	17	30	86	119	461



*公益事业：公益事业行政、公益事业发展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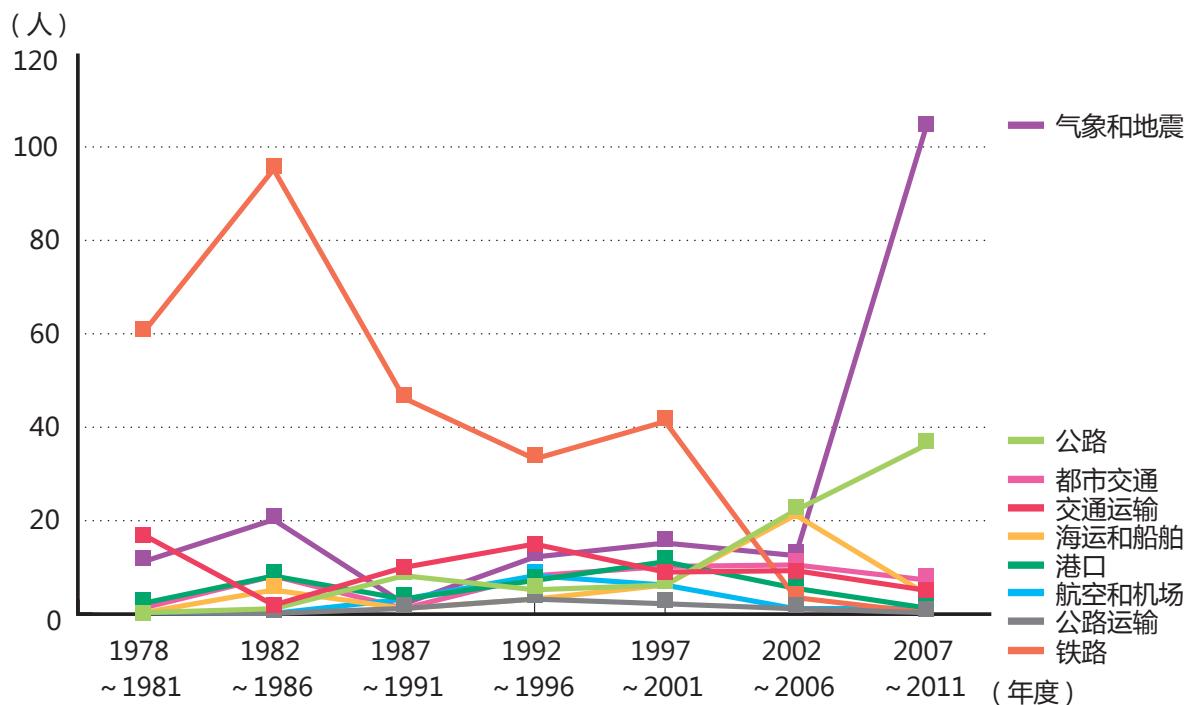
*供水：供水发展规划、供水设备、供水工程经营、供水技术、净水厂、泵场、供水相关的蓄水池、水库等计划、设计和建设、井、供水管道

*排水：排水发展规划、排水设备、排水管道、下水处理、污水处理、简易下水道

*城市卫生：生活和产业垃圾的清扫和处理、粪便处理

6-4-4. 交通运输

小分类 年度	人数(人)								合计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交通运输	17	1	10	15	9	9	4	65	
公路	0	1	9	6	7	23	37	83	
公路运输	0	0	2	4	3	1	0	10	
铁路	61	96	47	34	42	4	0	284	
海运和船舶	0	5	2	4	7	22	4	44	
港口	2	8	4	8	12	6	1	41	
航空和机场	0	0	4	9	7	1	1	22	
都市交通	1	8	2	9	11	11	7	49	
气象和地震	12	21	3	13	16	13	105	183	
合计	93	140	83	102	114	90	159	781	



*交通运输：运输和交通行政、运输和交通研究、运输和交通发展规划、运输和交通网建设、运输和交通设施建设、仓库、冷库

*公路：公路行政、公路规划、线路规划、公路设计和建设、公路建材、公路技术、公路照明、高速公路、桥梁设计和建设、公路隧道设计和建设

*公路运输：公路运输行政、公路运输计划、货车和公交车等的客货运、货车和客运车总站的设计和建设

*铁路：铁路行政、铁路电化、线路规划、铁路设计、铁路等客运货运、停车场、调车场、铁路信号、安全设备、高铁、桥梁和隧道设计和建设等

*海运和船舶：海运行政、海运规划、航海技术、船舶的客货运、安全航行、河流•运河•湖泊交通、灯塔、航路标志

*港口：港口行政、港口规划、防波堤、码头、港口设施、集装箱堆场、码头库房、护岸、疏浚、填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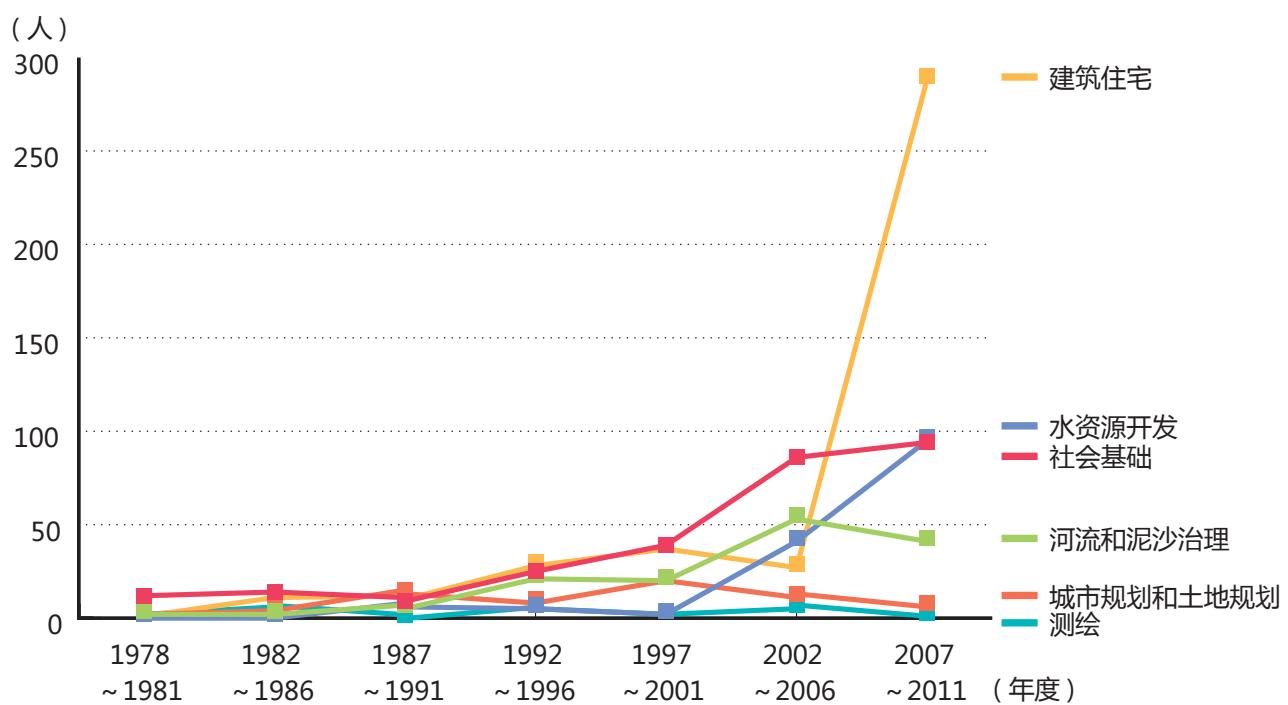
*航空和机场：飞机的客货运、安全航行、地勤、航空技术、航空设施、航空计划、航空行政、机场设施、机场空港相关设施、航空无线电

*城市交通：城市交通行政、城市交通规划、出租车、汽车租赁事业

*气象和地震：气象相关行政、气象学、天气预报、地震研究和对策、地盘调查、地耐力、地震工程、观测、火山学、温泉学

6-4-5. 社会基础

小分类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社会基础	10	12	9	25	39	86	94	275
河流和泥沙治理	2	2	7	23	22	55	43	154
水资源开发	0	0	8	7	4	43	97	159
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	2	4	15	10	22	13	6	72
建筑住宅	1	11	12	30	39	29	290	412
测绘	2	6	1	7	4	7	1	28
合计	17	35	52	102	130	233	531	1,100



*社会基础：建设行政、土木行政、结构力学、土质工学、桥梁力学、水理学等、建设器械·器具的使用

*河流和泥沙治理：河流行政、流域发展规划、治水、河流工程、水路设计和建设、防洪抗旱、护岸河口改造、枯水工程、闸门、运河

*水资源开发：水资源发展规划、地下水开发、水资源开发、水库、蓄水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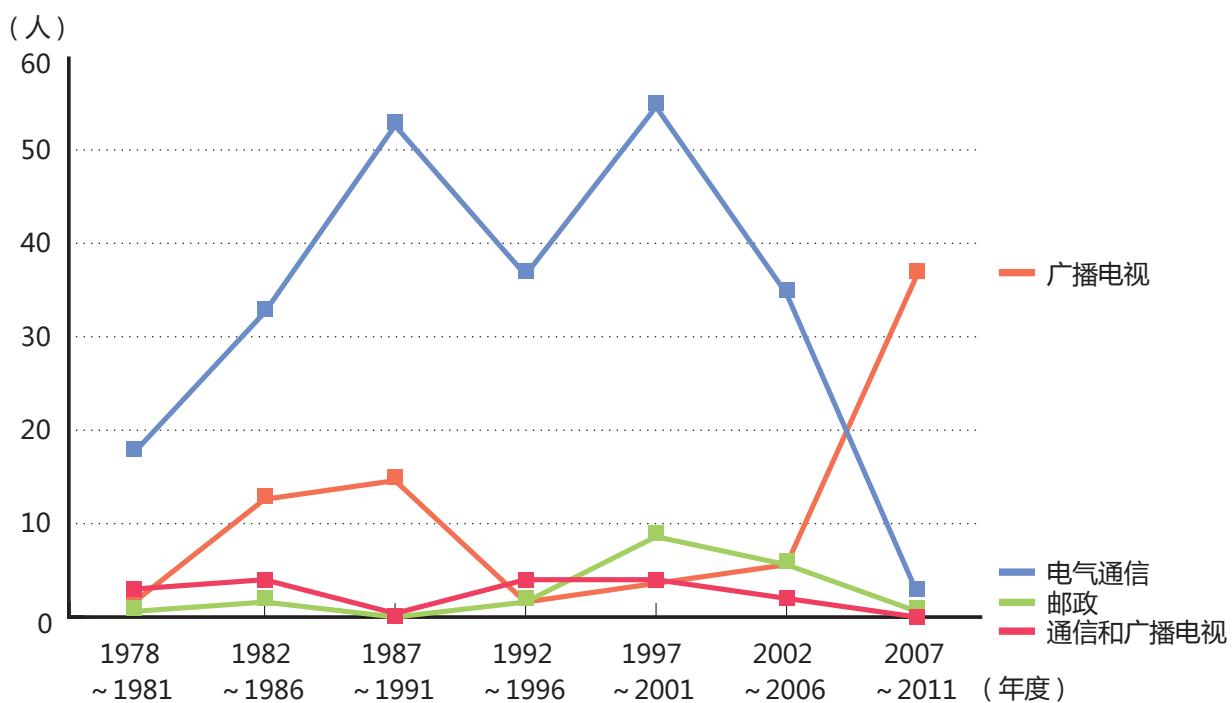
*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绿地、公园、区划整理、卫星城设计和建设、城市发展规划、城市再开发规划

*建筑住宅：建筑行政、建筑基础、木结构和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防灾和特殊结构、住宅建设、公共建筑建设（医院、学校、市民设施等）、建筑设备（卫生设备、制冷和取暖设备、空调设备、机械和运输设备等）、建筑装饰、创意、设计、住宅行政、住宅开发规划

*测绘：测量技术（距离、平板、指南针、水平、三角、拍摄、航拍等）、地图绘制、制图、曲线设定等

6-4-6. 通信和广播电视台

小分类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通信和广播电视台	3	4	0	4	4	2	0	17
邮政	1	2	0	2	9	6	1	21
电气通信	18	33	53	37	55	35	3	234
广播电视台	2	13	15	2	4	6	37	79
合计	24	52	68	45	72	49	41	351



*通信和广播电视台：通信行政、通信发展规划、信号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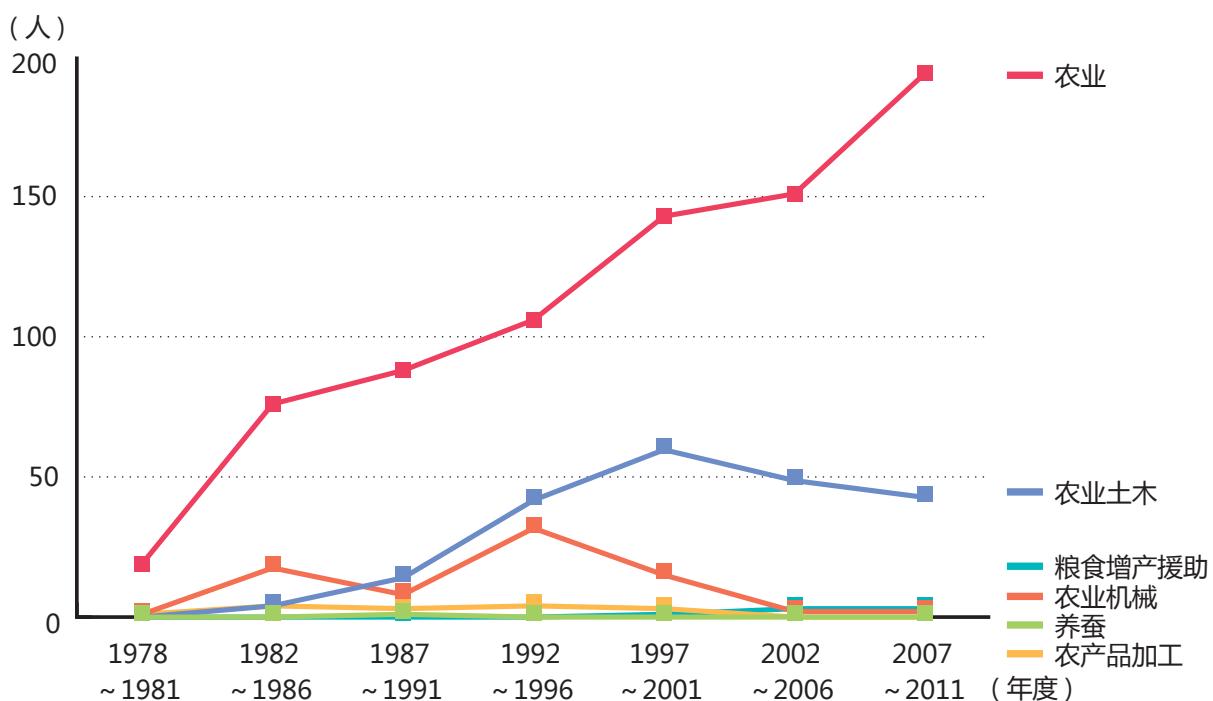
*邮政：邮政、邮政事业、邮票、航空邮政等

*电气通信：电气通信行政、电气通信事业、电气通信设施技术、通信网络、通信线路、卫星通信、电信、电视技术等、电信机械技术、电气工程、通信工程、电信工程、无线电工学、电子工程、电话、电话网络、电话交换、运输通信、电报、海底通信、国际电话事业

*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行政、广播电视台事业、节目制作、企划、教育节目等、国际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技术、广播电视台设施技术

6-4-7. 农业

小分类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农业	19	76	88	106	143	151	194	777
养蚕	0	0	1	0	0	0	0	1
农业土木	0	4	14	43	61	50	44	216
农业机械	1	17	8	33	15	2	2	78
农产品加工	1	4	3	4	3	0	0	15
粮食增产援助	0	0	0	0	1	3	3	7
合计	21	101	114	186	223	206	243	1,094



*农业：农业行政、农业发展规划、农业经营、农业统计、农用物资、农产品市场、农产品储存、育种、交配技术、病虫害、农业化学、肥料、土壤性分析等、农药、农业相关生物、农业家庭经济、农村调查、糖料作物、淀粉作物、嗜好作物、香料作物、药用植物、果园和菜园经营、园艺植物学

*养蚕：养蚕行政、养蚕发展规划、养蚕经营、养蚕、养蚕学、蚕丝学、桑、桑树栽培、蚕种、蚕种改良、蚕种储存、蚕病、害虫、蚕室、蚕具、制丝、生丝、蚕丝利用

*农业土木：土地开发、土地改良、农业水利、农业灌溉・排水・水文・水管理、土壤保护、农业设施(农村道路、水道、施肥池、虹吸管、水路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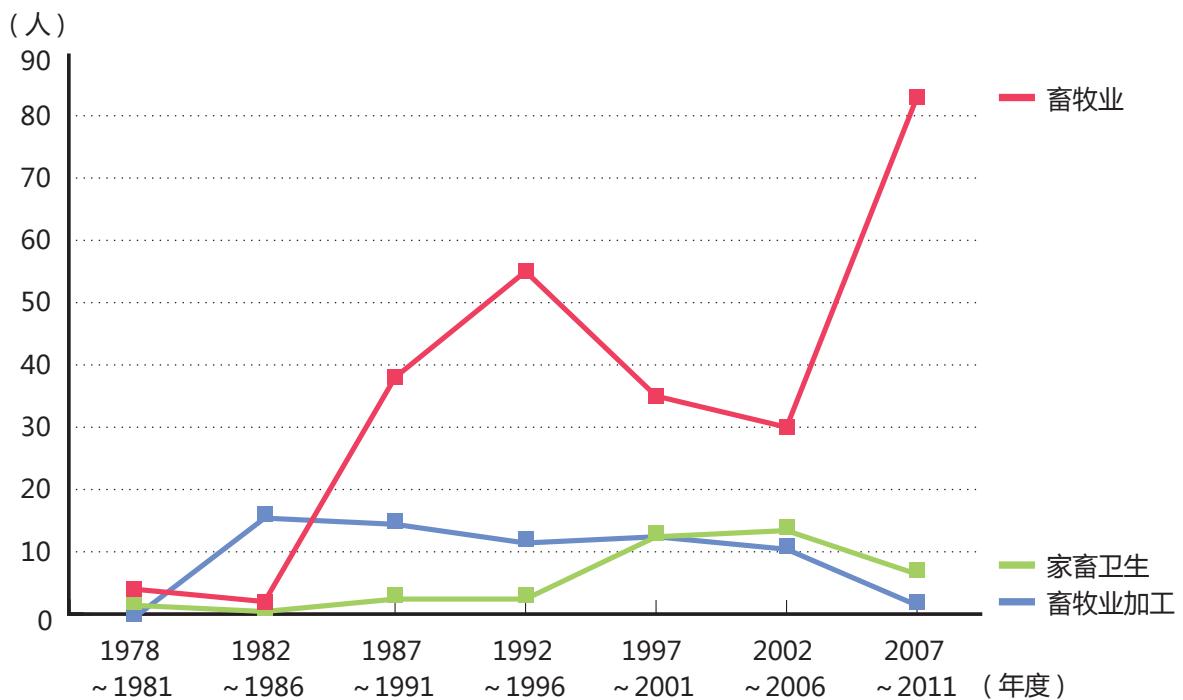
*农业机械：农业机械化、农机利用、农机技术、园艺用具等

农产品加工：发酵微生物、碾谷、碾米、面粉、棉纺线、豆制品、芋制品加工、干燥、制酱、果汁、罐头、灌瓶、精糖制造

*粮食增产援助：粮食增产援助

6-4-8. 畜牧业

小分类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畜牧业	4	2	38	55	35	30	83	247
家畜卫生	2	1	3	3	13	14	7	43
畜牧业加工	0	16	15	12	13	11	2	69
合计	6	19	56	70	61	55	92	3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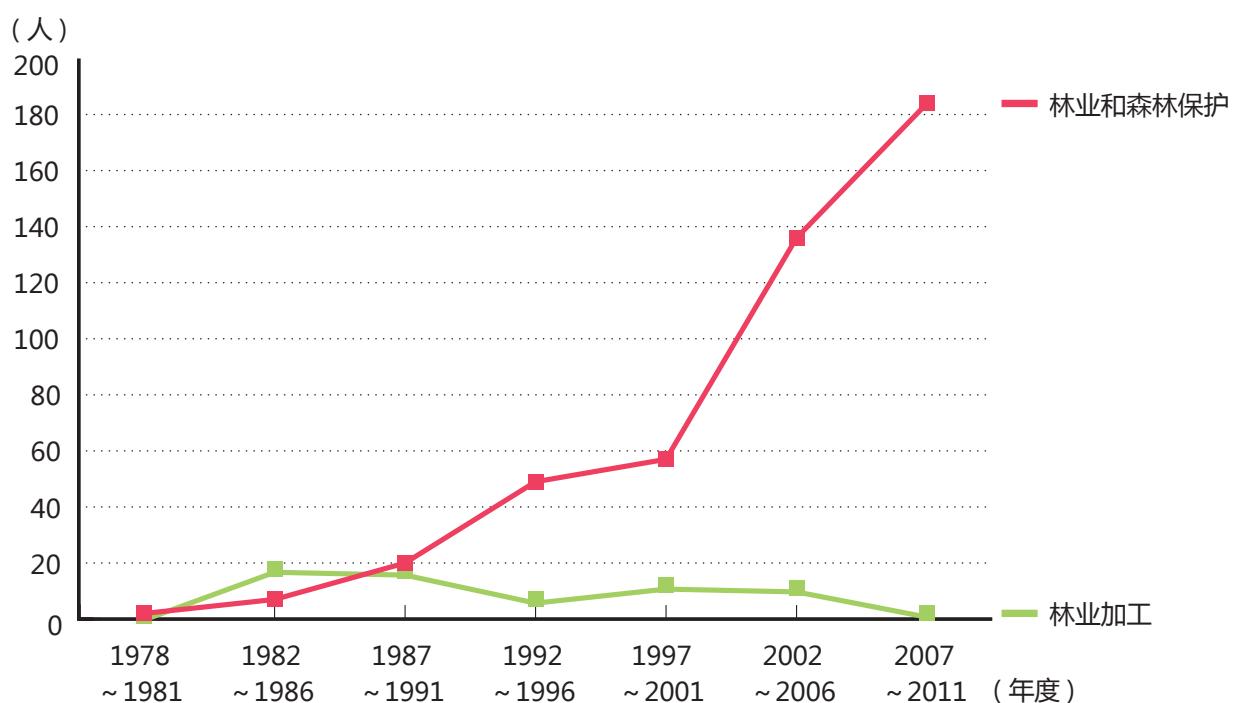
*畜牧：畜牧行政、畜牧发展规划•经济、畜牧业联合会、畜产普及、牧场经营、育种、家畜饲料、人工授精、家畜饲养、家畜管理、家畜房舍、用具等、家禽饲养、养鸡、产蛋、孵蛋、养蜂

*家畜卫生：兽医、家畜卫生

*畜产品加工：奶制品、肉制品、食用肉的利用和加工、蛋、蛋制品、脂肪的利用、毛皮等的利用、其他副产品利用、蜂蜜制品、罐头、灌瓶

6-4-9. 林业

小分类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林业和森林保护	2	7	20	49	57	136	184	455
林业加工	1	18	17	7	12	11	2	68
合计	3	25	37	56	69	147	186	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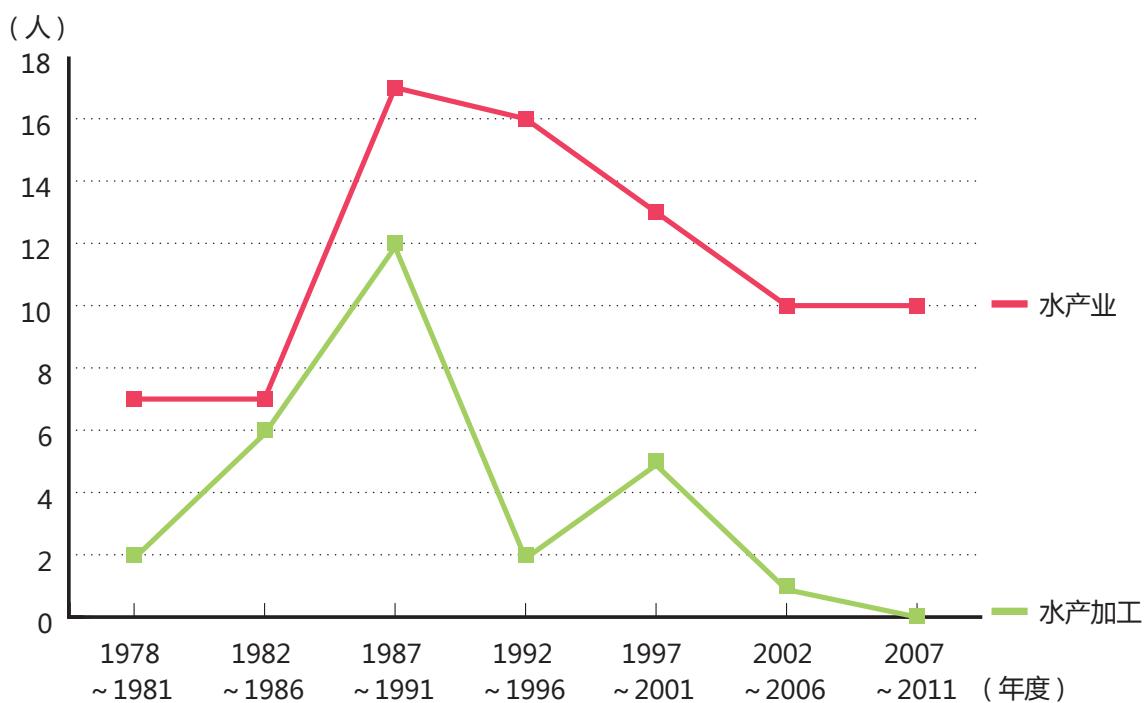


*林业和森林保护：森林行政、森林发展规划、森林经济、造林、森林资源调查、森林联合会、森林经营、森林灾害、树木栽培、地质和地形、森林土壤、肥料、气象和气候、森林植物学、种子、种苗、树木病、森林昆虫、木材的结构性质、鸟兽的保护•繁殖•利用、森林土木、森林治水、治水防护、森林机械

*林业加工：木材干燥、保存、防腐、防虫、伐木、木材采伐、制材、木材改良（胶合板、强化、耐火木材）、木材加工、森林副产品、竹材、木材炭化、木材纤维

6-4-10. 水产业

小分类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水产业	7	7	17	16	13	10	10	80
水产加工	2	6	12	2	5	1	0	28
合计	9	13	29	18	18	11	10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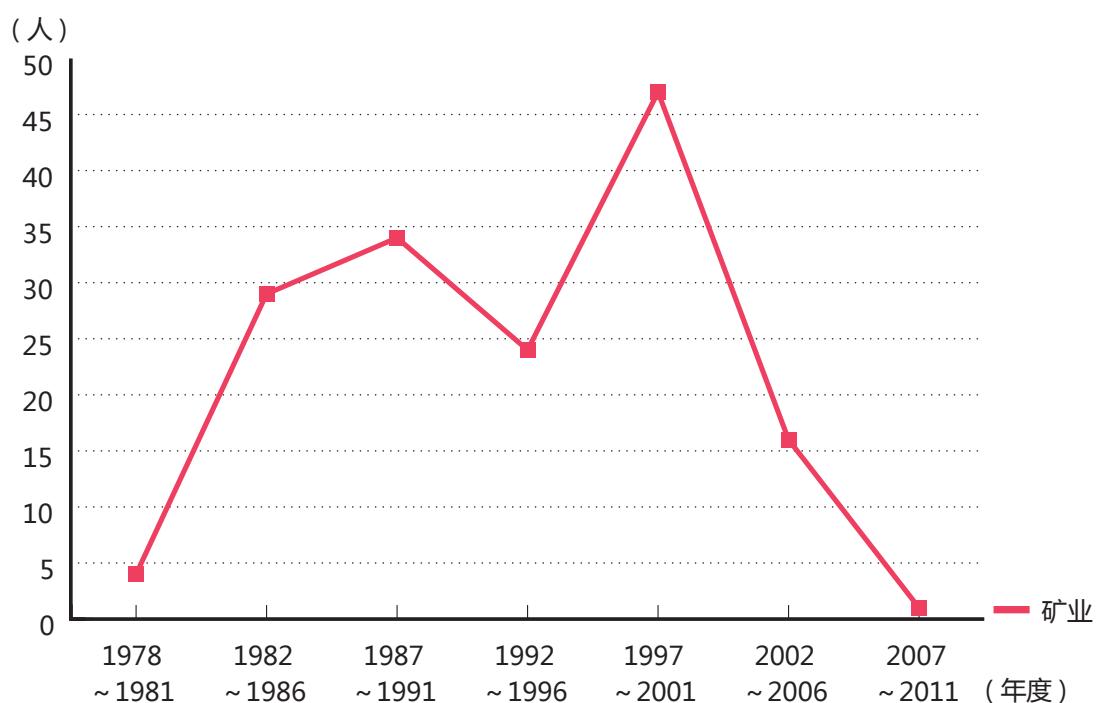


*水产业：水产行政、水产发展规划、水产经济、渔场开发•渔业限制、渔业联合会、水产品市场、水产品储藏、水产品检疫、渔病、渔业气象、水产物理学、水产化学、水产生物、水产资源、水产动植物、养殖、浅海养殖、贝类等、渔港建设技术、渔船设备和无线电、渔业劳保器具和机械等、渔具和捕捞方法、制盐

*水产加工：干燥品、熏制品、腌制品、调味料加工、水产发酵制品、海藻类加工制品、低温保存制品、罐头、肥料制作技术•制品、饲料、油脂、水产皮革、工艺品、珍珠、龟甲

6-4-11. 矿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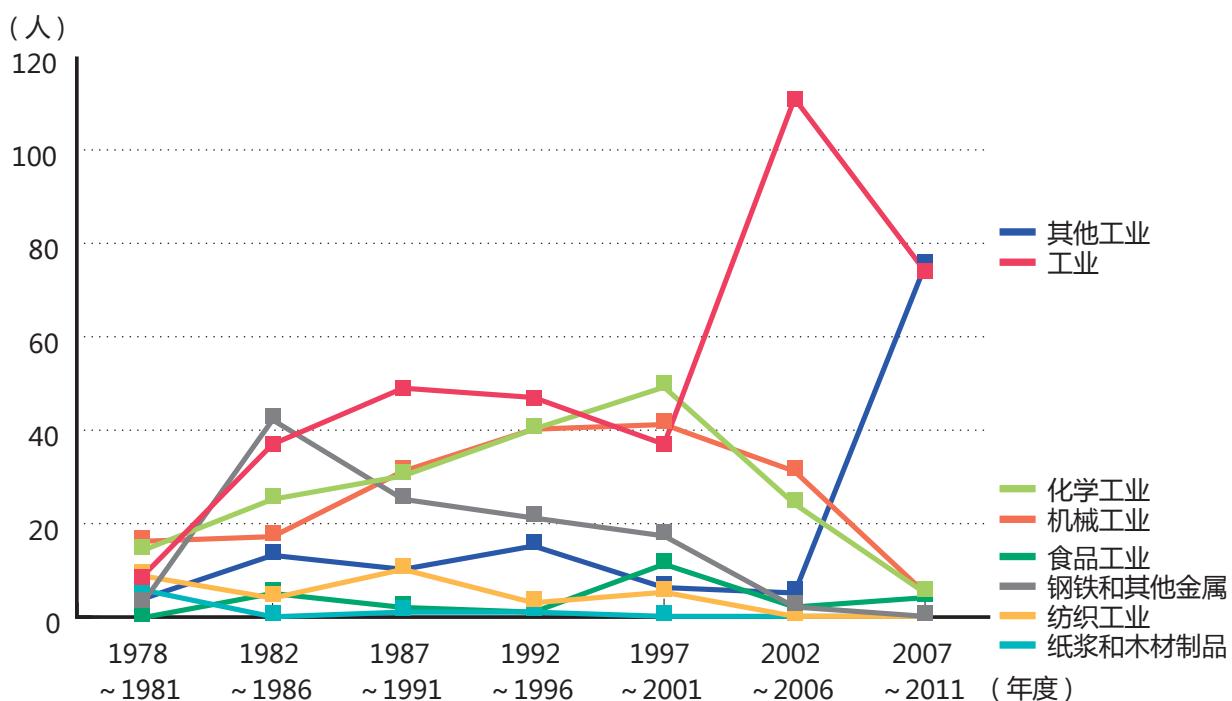
小分类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矿业	4	29	34	24	47	16	1	155



*矿业：矿业行政、矿业发展规划、矿产资源发展规划、地质调查、矿业经济、矿山灾害、矿山保护・卫生、地球物理与化学、地质图、矿物学、矿物图、结晶学、应用地质学、矿业机械・设施・设备机械等的制备、矿床、钻探、试钻、开坑、开采、矿井内通风、矿井内照明、矿井内排水、选矿、矿石处理、沙土石块等的采集

6-4-12. 工业

小分类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工业	8	37	49	47	37	111	74	363
化学工业	15	26	31	41	50	25	5	193
钢铁和其他金属	3	43	26	22	18	2	0	114
机械工业	17	18	32	41	42	32	5	187
纺织工业	9	5	11	4	5	0	0	34
纸浆和木材制品	6	1	2	2	0	0	0	11
食品工业	0	6	3	2	11	2	4	28
其他工业	4	14	11	16	6	5	76	132
合计	62	150	165	175	169	177	164	1,062



*工业：工业行政、工业发展规划、工业基础学、工业规格、商品规格、工业标准化、工业设计

*化学工业：化工行政、化工发展规划、电器化工开发、化学药品工业开发、石化工业开发、工业物理学、高压化学、电解、电热化学、放电化学、高频化学、催化剂化学、化产品规格、电器化工、电池工业、氧化钙工业、化学药品工业、药品制造、化学肥料、碱

*钢铁和其他金属：钢铁•钢铁设备、冶炼•制钢技术、熔矿炉、点炉、特殊钢铁、冶金、合金、制铜、其他金属等制造

*机械工业：作业机械制造、作业技术、加工技术（铸造、锻造、压床、钣金、焊接、表面处理•涂装、镀金等）、汽车制造、飞机制造、航空器材、船舶制造、造船计划建设、电器•机械•器具制造、发电机、发动机、精密光学以及医学仪器等的制造、锅炉、冷冻装置、取暖制冷设备

*纺织工业：纺织工业开发、缫丝、棉纱线、捻线、纺纱、纺织、染色、成品棉纺织品、麻织品、丝绸制品、羊毛制品、针织品等的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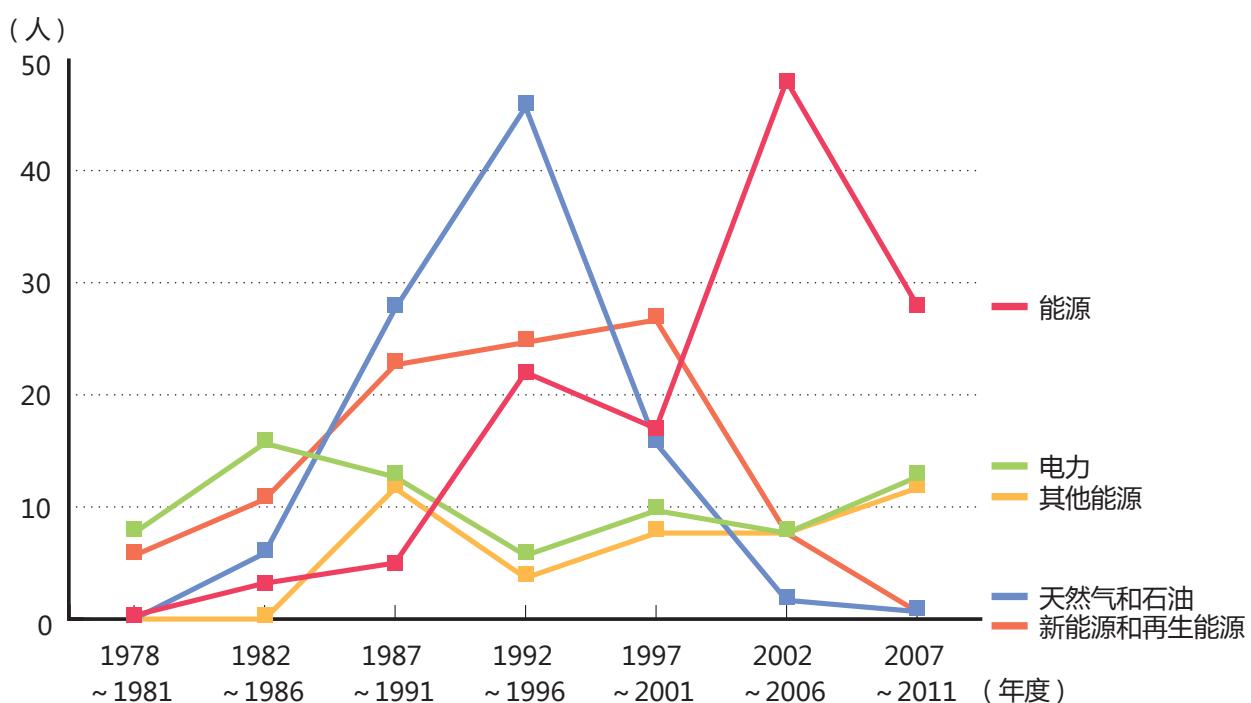
*纸浆和木材制品：纸浆和造纸工业开发、纸浆制品、纸制品、木制容器、家具、竹制品、竹手工制品、绳索等、造纸原料、木材纸浆等

*食品工业：食品行政、香辛料等、调味品、面包•面类制造、冷冻食品、制冰、食品流通制度、酿造

*其他工业：陶瓷器、印刷、皮革制品、鞣制、文具、运动器材、烟草、民用电器、自行车、其他

6-4-13. 能源

小分类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能源	0	3	5	22	17	48	28	123
电力	8	16	13	6	10	8	13	74
天然气和石油	0	6	28	46	16	2	1	99
新能源和再生能源	6	11	23	25	27	8	1	101
其他能源	0	0	12	4	8	8	12	44
合计	14	36	81	103	78	74	55	441



*能源：能源行政、能源发展规划、能源对策、能源利用、能源数据库

*电力：电力行政、电源发展规划、发电站和变电站、输电、配电设计等、电力事业、火电、水电、核电、地热发电、其他发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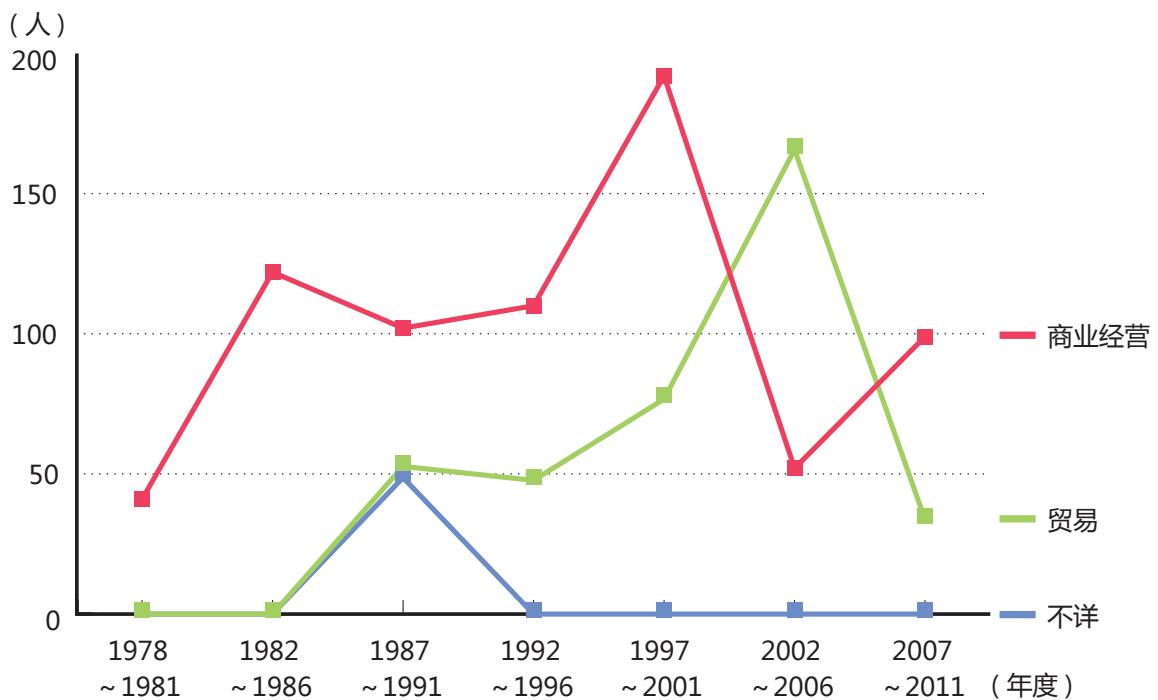
*天然气和石油：传统能源、天然气和石油、煤炭勘探・采掘和利用、木炭、焦炭、输配管道

*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生物能、沼气的利用、煤炭液化、油母页岩、油砂、太阳能利用、地热利用、核能利用（除放射性同位素外）及其相关设施

*其他能源：风力・潮汐力・海洋温度差浓度差的利用、氢气利用

6-4-14. 商贸

小分类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商业经营	41	122	102	110	192	52	99	718
贸易	0	0	54	49	78	167	35	383
不详	0	0	50	0	0	0	0	50
合计	41	122	206	159	270	219	134	1,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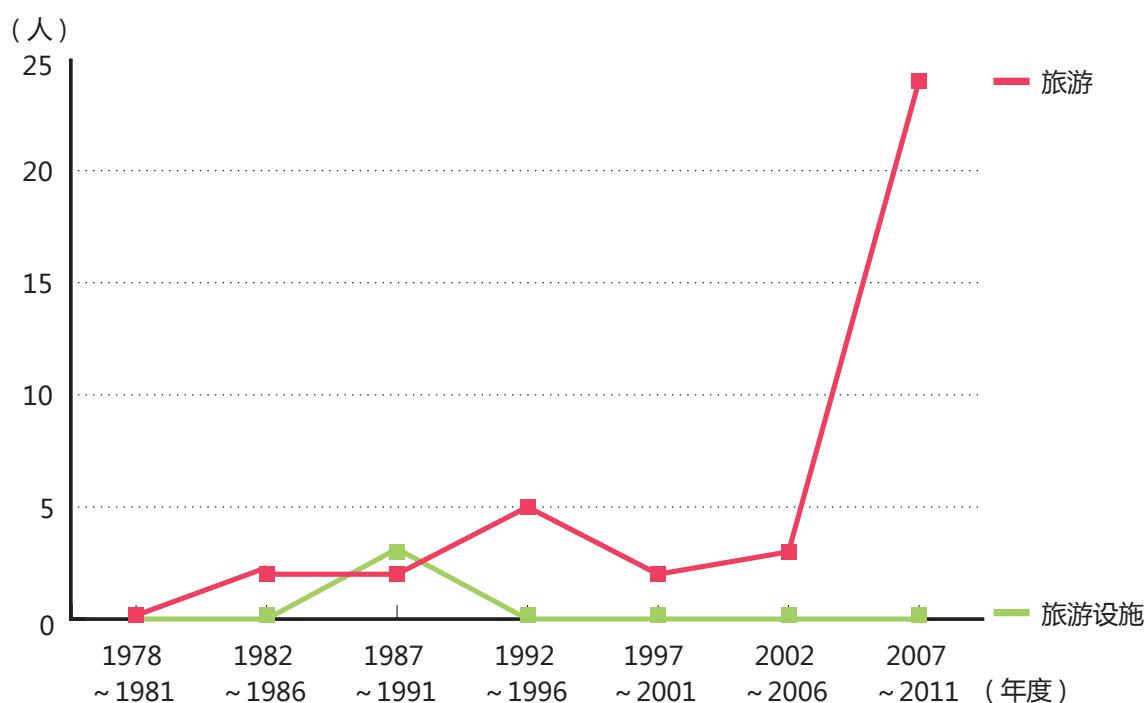


*商业经营：经营学、运筹学、组织管理、交易所、投资、企业经营、产业安全、生产管理、生产计划、标准化、工程管理、质量管理、器材管理、会计、商品流通机构、工商会议所

*贸易：贸易开发、贸易、出口保险、关税、税务、保税仓库

6-4-15. 旅游

小分类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旅游	0	2	2	5	2	3	24	38
旅游设施	0	0	3	0	0	0	0	3
合计	0	2	5	5	2	3	24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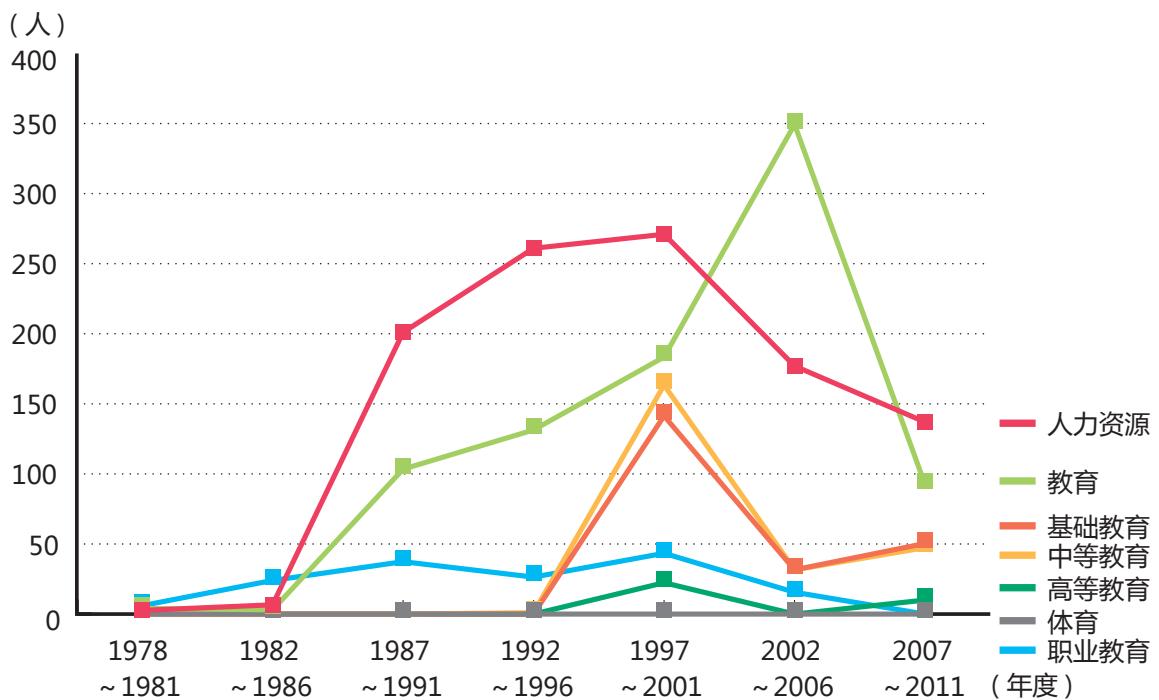


*旅游：旅游行政、旅游发展规划、旅游事业经营

*旅游设施：旅游对象、宾馆等住宿设施

6-4-16. 人力资源

小分类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人力资源	0	4	201	261	271	177	137	1,051
体育	0	0	0	0	0	0	0	0
教育	4	3	106	134	186	352	95	880
基础教育	0	0	0	0	144	30	53	227
中等教育	0	0	0	1	166	30	50	247
高等教育	4	0	0	0	25	0	10	39
职业教育	6	24	40	29	46	14	0	159
合计	14	31	347	425	838	603	345	2,603



※人力资源：教育理念研究、扫盲计划和行政、教育问题

※体育：体育和体育训练

※教育：教育行政、教育制度、学校经营、视听教育、日语教育

※基础教育：初等教育、识字教育・算数训练、基础生活技能教育、学前教育、幼儿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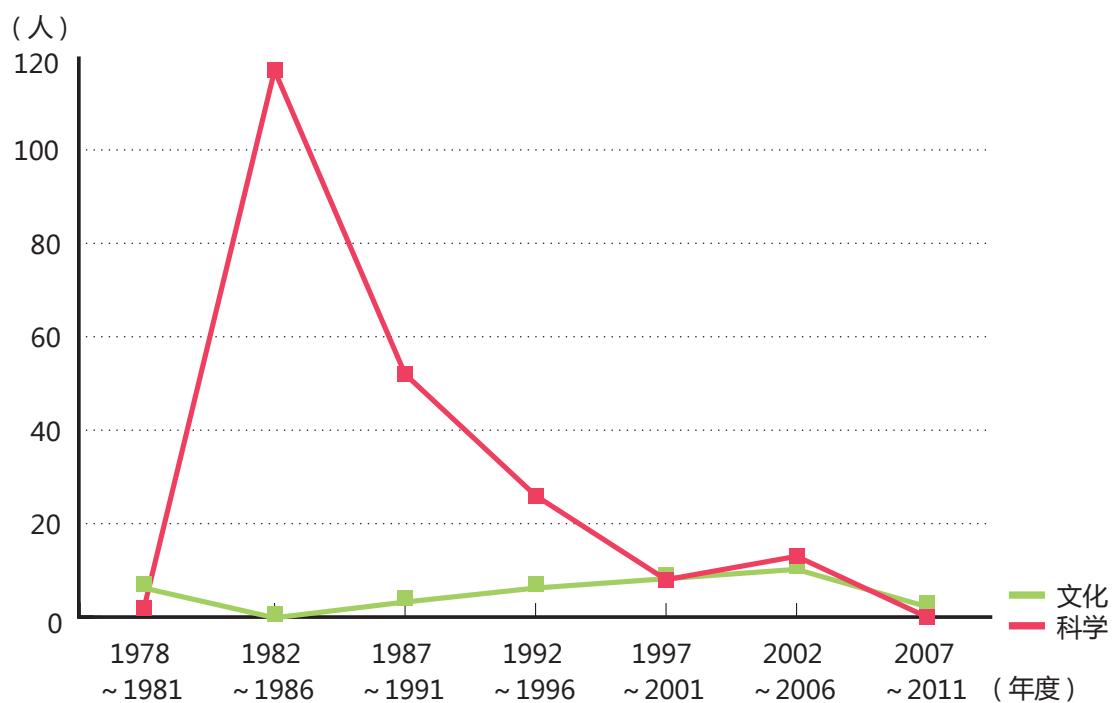
※中等教育：中等教育、第二阶段组织教育

※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大学和工科学校的学位程序、奖学金

※职业教育：职业指导、教练训练、职业训练

6-4-17. 科学文化

小分类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科学	2	117	52	26	8	13	0	218
文化	7	0	4	7	9	11	3	41
合计	9	117	56	33	17	24	3	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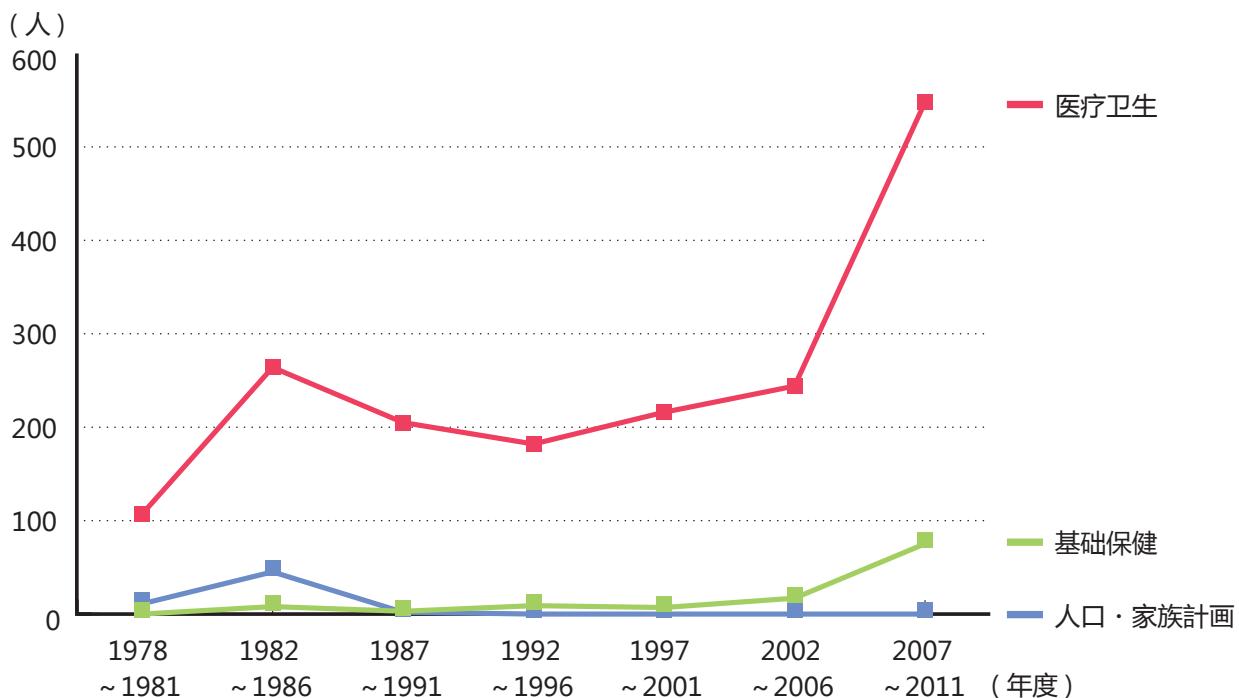


※科学：科学技术、学术研究

※文化：图书馆、博物馆、剧场、遗址和文化遗产保护、服装、音乐、美术

6-4-18. 医疗卫生

小分类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医疗卫生	107	264	205	182	216	244	548	1,766
基础保健	0	8	3	9	7	17	76	120
人口和家庭计划	11	42	2	0	0	0	0	55
合计	118	314	210	191	223	261	624	1,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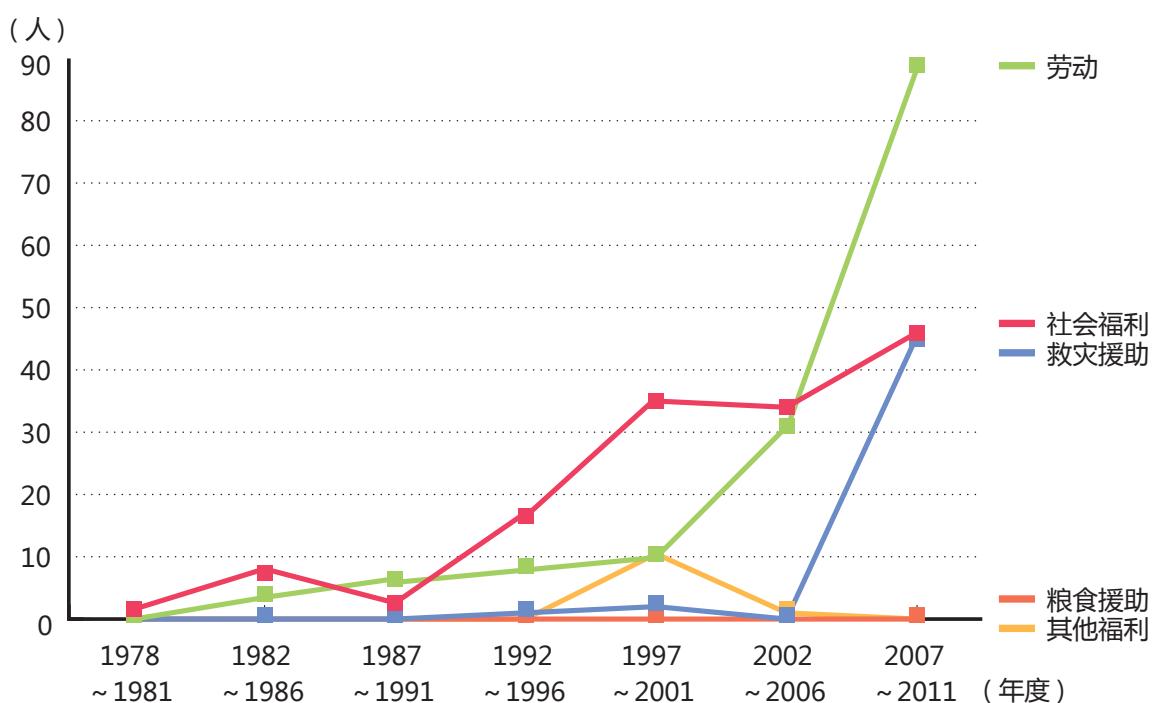
* 医疗卫生：医疗卫生行政、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内科、外科、妇产科和妇儿科、眼科和耳鼻喉科、牙科、其他医疗、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药学

* 基础保健：综合保健、准医疗和护理、基础保健相关药品和内服药、疫苗的供给、地方医院·诊所·药店以及相关医疗仪器、营养、家庭食物保障、传染病防治、免疫、保健教育、保健人才开发

* 人口和家庭计划：人口问题、家庭计划

6-4-19. 社会福利

小分类 \ 年度	人数(人)							
	1978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1992 ~ 1996	1997 ~ 2001	2002 ~ 2006	2007 ~ 2011	合计
社会福利	1	7	2	16	35	34	46	141
劳动	0	3	6	8	10	31	89	147
救灾援助	0	0	0	1	2	0	45	48
粮食援助	0	0	0	0	0	0	0	0
其他福利	0	0	0	0	10	1	0	11
合计	1	10	8	25	57	66	180	347



*社会福利：社会福利行政、社会保障、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残障人士福利、妇女生产保护、生产保护事业、医疗保险、雇佣保险

*劳动：劳动行政、就业问题、劳动科学、劳资问题、劳资关系、薪金问题、工会、失业对策、妇女和青少年问题、劳动学

*救灾援助：救灾援助、国际紧急救援队

*粮食援助：粮食援助

*其他福利：难民救济、社区中心

7 进修领域（环境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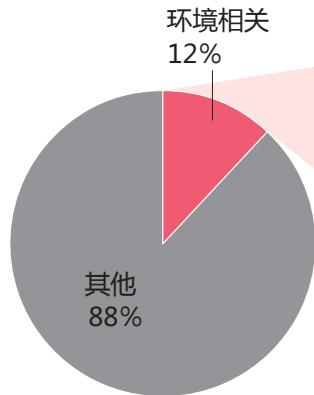
本节记录对1978年～2011年度间实施的赴日进修中，与环境相关进修领域的进修科目（环境问题、林业和森林保护、气象和地震、新能源和再生能源、下水道、城市卫生）的统计和分析结果。

7-1. 整体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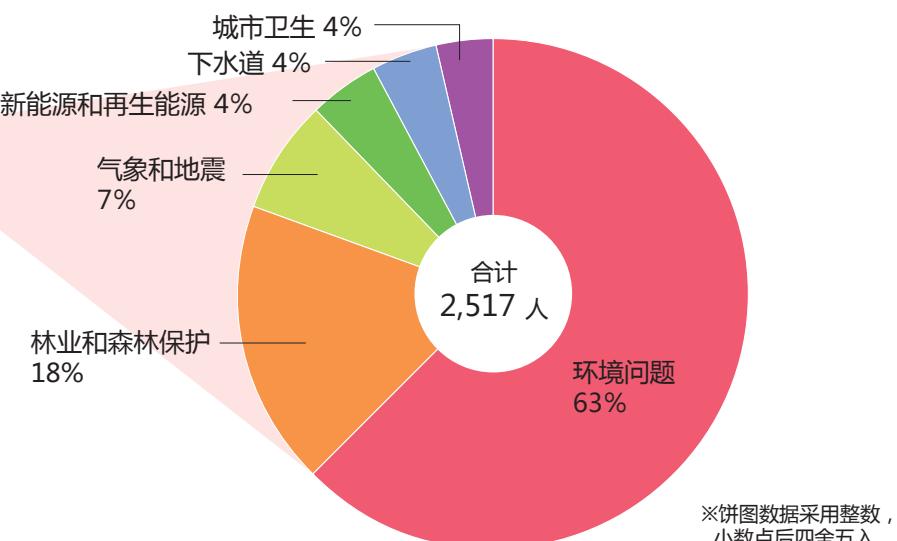
进修类别	科目	人数(人)								合计
		1978 ～1981	1982 ～1986	1987 ～1991	1992 ～1996	1997 ～2001	2002 ～2006	2007 ～2011		
行政	环境问题	1	18	59	167	230	371	732	1,578	
林业	林业和森林保护	2	7	20	49	57	136	184	455	
交通运输	气象和地震	12	21	3	13	16	13	105	183	
能源	新能源和再生能源	6	11	23	25	27	8	1	101	
公益事业	下水道	1	3	3	3	7	48	45	110	
公益事业	城市卫生	2	5	5	8	11	10	49	90	
合计		24	65	113	265	348	586	1,116	2,517	

7-2. 环境相关项目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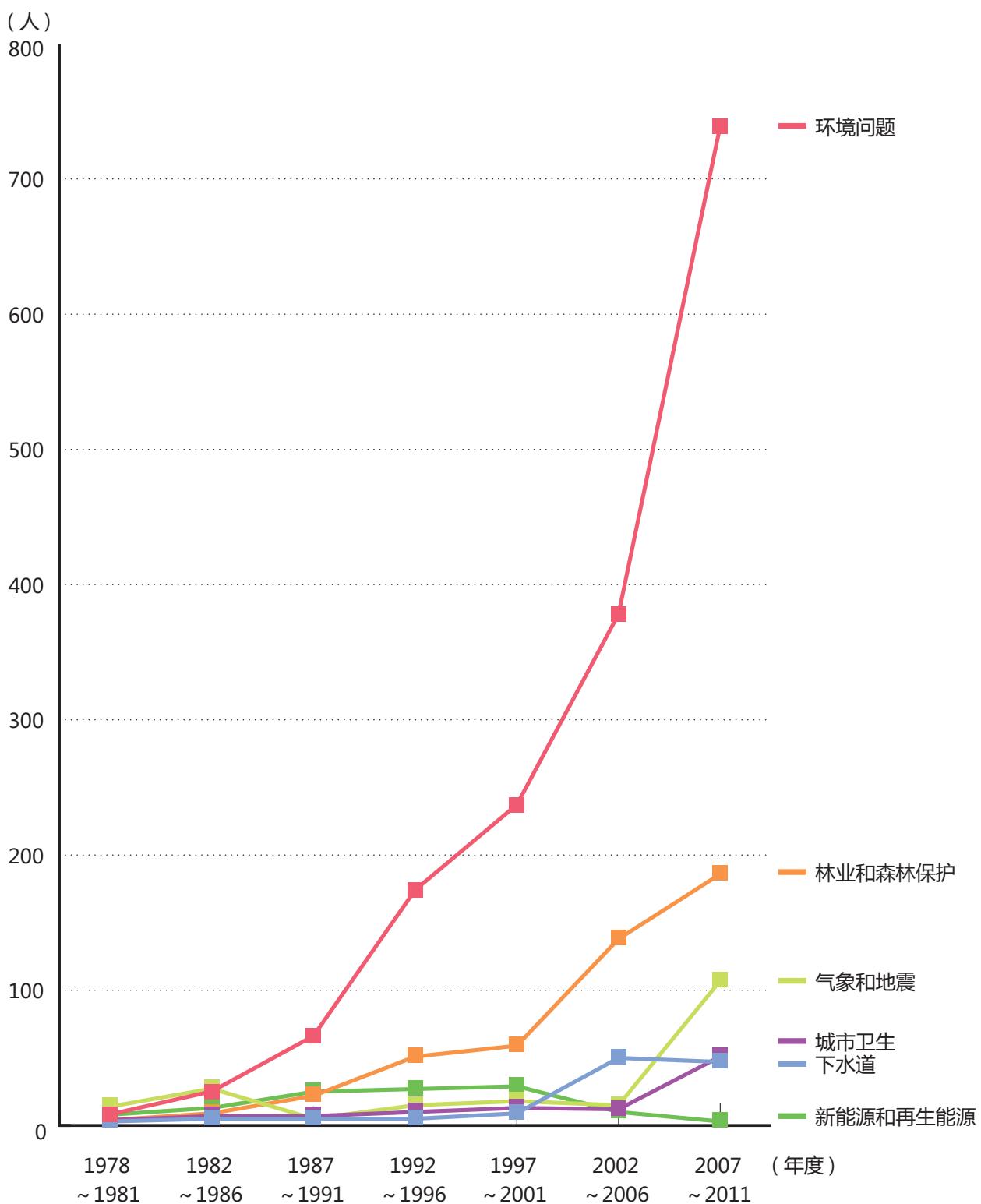
7-2-1. 全部进修领域中环境相关项目的比例



7-2-2. 详细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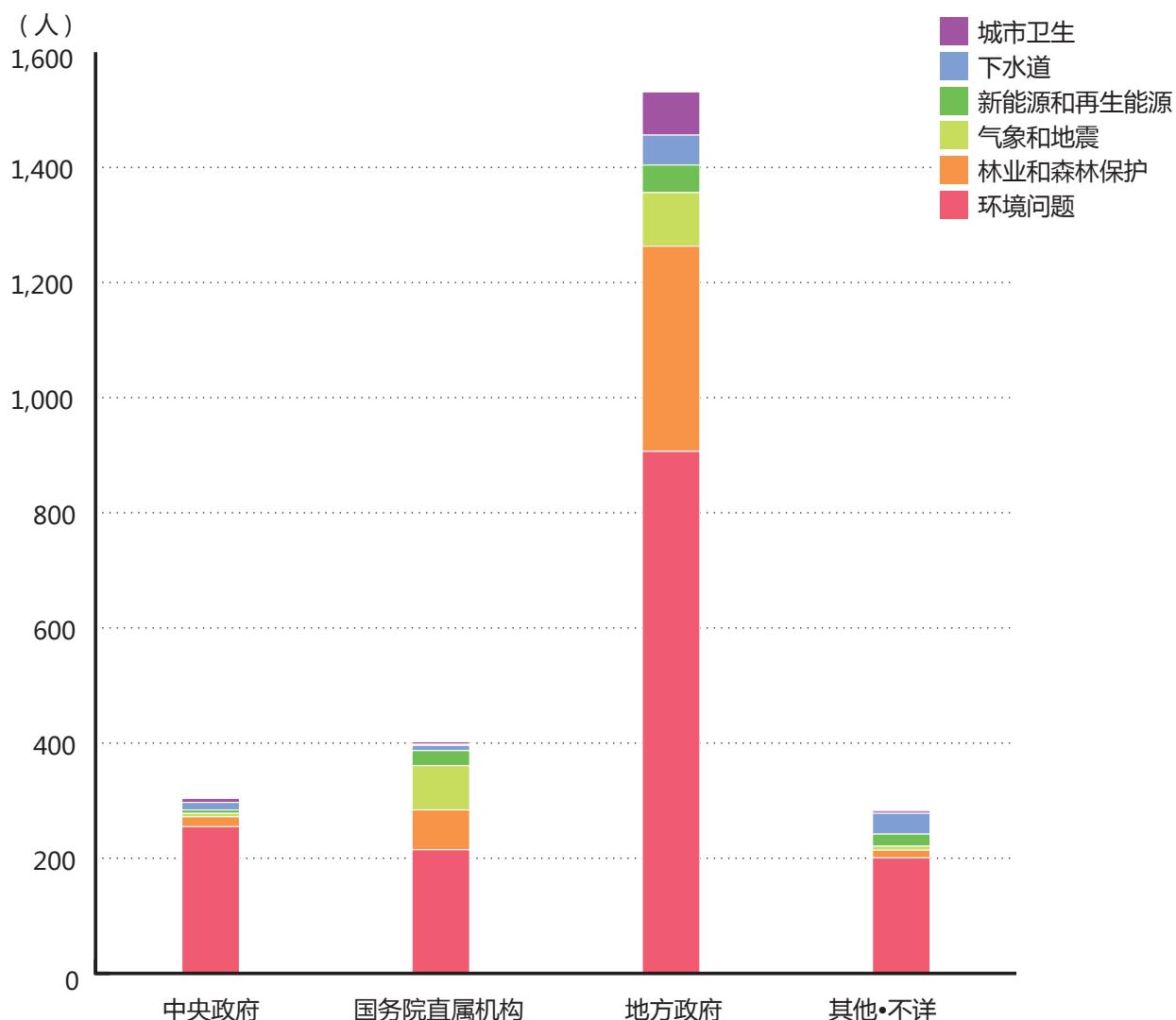


7-3. 环境相关科目的变化



7-4. 按照所属单位分类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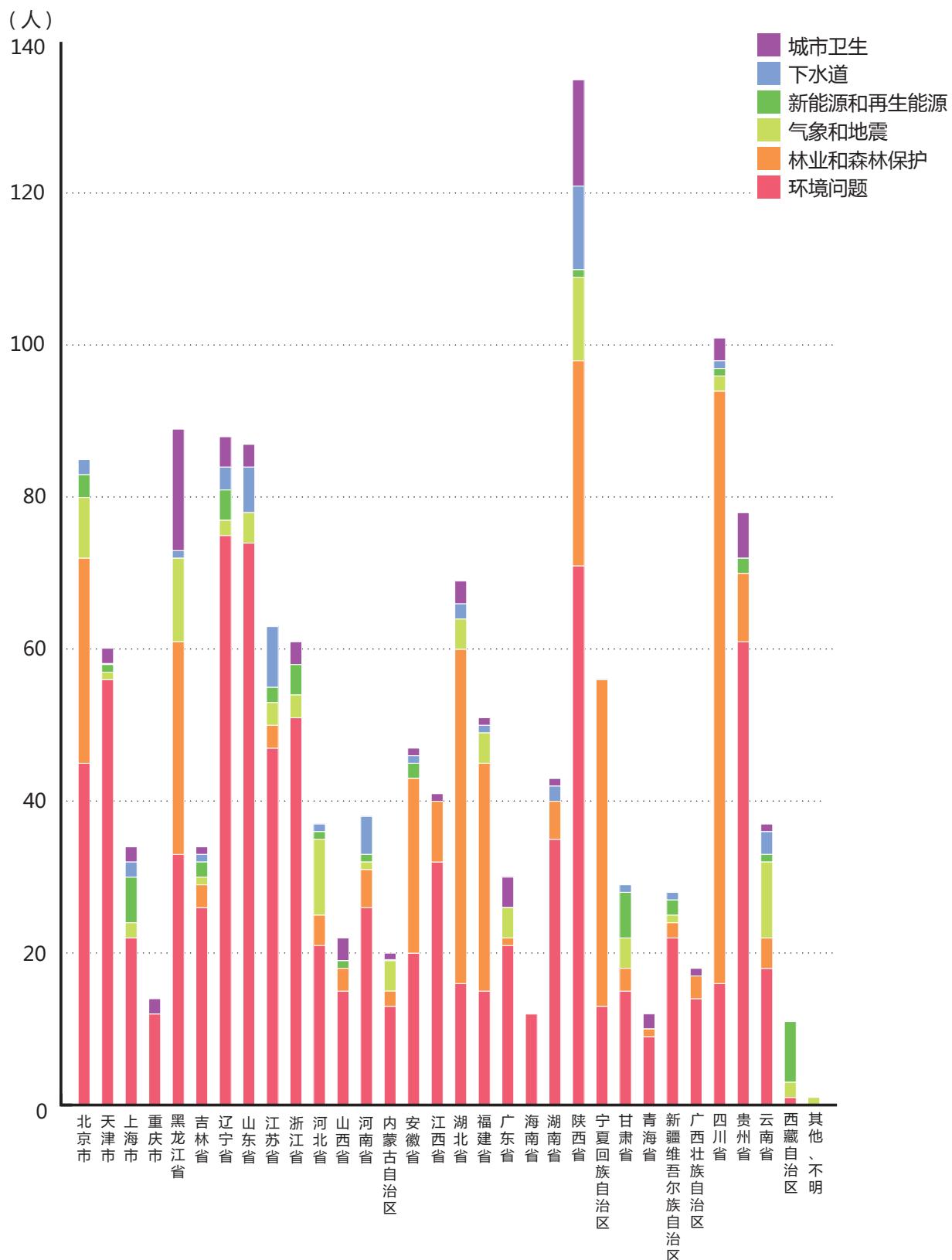
单位名	項目	人数(人)						合计
		环境问题	林业和森林保护	气象和地震	新能源和再生能源	下水道	城市卫生	
中央政府	255	17	6	6	13	7	304	
国务院直属机构	215	69	77	26	9	4	400	
地方政府	907	356	93	48	52	75	1,531	
其他•不详	201	13	7	21	36	4	282	
合计	1,578	455	183	101	110	90	2,517	



7-5. 按照地方政府所属区域分类统计

地区名称	所属地区	项目	人数(人)						合计
			环境问题	林业和森林保护	气象和地震	新能源和再生能源	下水道	城市卫生	
直辖市	北京市	45	27	8	3	2	0	0	85
	天津市	56	0	1	1	0	2	2	60
	上海市	22	0	2	6	2	2	2	34
	重庆市	12	0	0	0	0	0	2	14
东北地区	黑龙江省	33	28	11	0	1	16	16	89
	吉林省	26	3	1	2	1	1	1	34
	辽宁省	75	0	2	4	3	4	4	88
华东地区	山东省	74	0	4	0	6	3	3	87
	江苏省	47	3	3	2	8	0	0	63
	浙江省	51	0	3	4	0	3	3	61
华北地区	河北省	21	4	10	1	1	0	0	37
	山西省	15	3	0	1	0	3	3	22
	河南省	26	5	1	1	5	0	0	38
	内蒙古自治区	13	2	4	0	0	1	1	20
华中地区	安徽省	20	23	0	2	1	1	1	47
	江西省	32	8	0	0	0	1	1	41
	湖北省	16	44	4	0	2	3	69	
华南地区	福建省	15	30	4	0	1	1	1	51
	广东省	21	1	4	0	0	4	4	30
	海南省	12	0	0	0	0	0	0	12
	湖南省	35	5	0	0	2	1	1	43
西北地区	陕西省	71	27	11	1	11	14	14	135
	宁夏回族自治区	13	43	0	0	0	0	0	56
	甘肃省	15	3	4	6	1	0	0	29
	青海省	9	1	0	0	0	2	2	1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2	2	1	2	1	0	0	28
西南地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14	3	0	0	0	1	1	18
	四川省	16	78	2	1	1	3	3	101
	贵州省	61	9	0	2	0	6	6	78
	云南省	18	4	10	1	3	1	1	37
	西藏自治区	1	0	2	8	0	0	0	11
其他•不详		0	0	1	0	0	0	0	1
合计		907	356	93	48	52	75	1,531	

7-6. 按照地方政府分类统计



环境领域相关进修生人数快速增加。
陕西省累计人数最多，为135人。

环境相关科目的进修生人数在所有进修领域中占 21% (7-2-1)。其中就其详细内容 (7-2-2) 来说，“环境问题”占 63% 左右，“林业和森林保护”占 18%。从环境相关科目的变化 (7-3) 来看，尤其是“环境问题”一项在 90 年代后期开始快速增加。

从此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环境问题开始逐渐显现。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关于改变对华经济合作方式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日本政府根据外务省“面向 21 世纪的对华经济合作方式恳谈会”中的建议，于 2001 年 10 月制定了《对华经济合作计划》。该计划指出，“日本对华 ODA 的重点从以往以沿海地区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向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遏制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和环境，提高内陆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以及促进社会发展、人才培养、制度建设、技术转移等领域转移。并进一步致力于加强促进两国的相互理解。”，并具体规定了以下重点领域：“应对环境等全球规模问题的合作”“支持改革开放”“增进相互理解”“扶贫援助”“支持民间活动”“推进多边合作”。

自 2001 年度后，JICA 技术合作、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的对象领域按照该计划重新进行了调整。特别是日元贷款方面，从沿海的基础设施建设向以内陆地区为中心的保护环境和人才培养方面转移。在环境方面，还增加了供排水建设等地方城市用水环境改善措施，通过建设集中供热设施改善大气污染问题的措施，以及废物处理设施建设等日元贷款合作内容。此外，为减少森林退化、沙漠化以及水土流失问题，还通过日元贷款和无偿资金援助实施植树种草项目，以及通过技术合作开展人才培养。

从按照所属单位的分类统计 (7-4) 来看，来自地方政府的进修生较多，而从其详细内容 (7-6) 可以看出，陕西省的 135 人要远远多于其他省份。对此，西安市科学技术局指出，“西安市作为陕西省的省会，高度重视环保问题，同时，西安市和友好城市京都市之间，通过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实施了一系列环境相关的进修，这些都是促成陕西省进修人数创高的原因。”。

第二章

采访篇

对中国赴日进修生
以及进修监理员等的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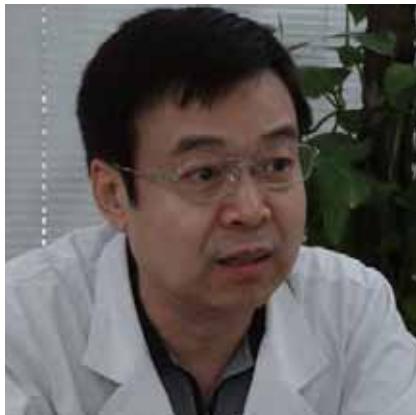
中国赴日进修生





进修监理员
乔蕾

JICA进修生派遣事业 搭建中日20年医学交流之桥



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学交流合作处
处长

尹勇铁

毕业于首都职工联合大学。1982年~1984年，在竹中工务店中日友好医院工程所担任联络员。此后在日本东京中国整体研究所担任翻译。1987年~1990年，负责中日友好医院JICA专家办公室工作。1990年2月~8月，作为JICA进修生在日本厚生省国立医院管理研究所进修。在中日友好医院外事处工作后任现职。2006年，荣获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国际合作突出贡献奖（卫生部），并曾荣获2008年度JICA理事长奖。现任JICA医学领域归国进修生同窗会副理事一职。



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学交流合作处
副处长

蔡志军

197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1978年~1994年，在北京市照相机总厂担任翻译。此后在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外事处担任翻译。1989年2月~8月，作为JICA进修生在日本厚生省国立医院管理研究所进修。后由中日友好医院选派至日本大学医学院附属练马医院工作。2002年开始担任中日友好医院外事处副处长。2006年8月至今，担任JICA医学领域归国进修生同窗会秘书长。曾荣获2009年度JICA理事长奖。

**在进修中，
学到了日本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
这些理念和思考方式现在对我
依然非常有帮助。**

尹：1984年，在日本政府的援建下，中日两国在北京创立中日友好医院（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我们两人，任职于医院的国际医学交流合作处。我任处长，蔡先生任副处长。

国际医学交流合作处的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对外国际交流。包括向国外选派医生、护士，以及邀请世界各地专家来中日友好医院进行学术讲座等交流活动，这些都是国际交流工作。另一个是国际医疗部的

工作。该部门有自己独立的门诊和病房，为长期在北京现在工作的外国人士和需要VIP医疗服务的人士进行诊疗。蔡先生是国际交流处的副处长，同时还兼任国际医疗部的行政主任。我并不是学医学专业的，到目前为止学的是医院管理实务。现在，我的工作也主要集中在医院的综合管理方面。

我一共参加过三次赴日进修。其中1990年的那次进修历时最长，收获最丰。那是因为当时与中日友好医院合作的项目是JICA最大规模的项目，所以JICA向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和行政工作人员提供赴日进修的机会，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我当时深深地感受到，日本的医疗管理非常先进。在那半年内，我有幸造访了日本的大型医院，特别是有机会到很多公立医院，接触到了日本

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和工作方法。20 多年后的今天，从那次进修中学到的知识和进修带给我的医院管理工作的领悟，仍然非常有用。

蔡：我比尹处长早一年去日本。1989 年 2 月，我去日本参加同一个进修项目。当时原计划去半年，但是进修期间接到通知让我回北京，所以我只得把计划提前，5 个多月后离开日本回到了中国。说到此次进修的意义，我跟尹处长观点一致。虽然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是我系统学习了日本的医院管理，特别是医院的经营和运营、综合管理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我现在依然应用到相关的业务中。众所周知，在这 20 多年里，中国经济速度惊人，中日友好医院设计之初的门诊接待能力是 1 天最多 2000 人次，而现在每天的门诊接待量达到了 7000 到 8000 人次。我们在日本系统学习的知识，一直以来在解决规模不断扩大的问题方面发挥着作用。

进修期间与日本人共同学习，
感受到他们细致认真的工作方式。
尽管国情和文化有所不同，
但积极学习他们工作中的可取之处。

尹：1990 年以前，我经由卫生部选派，曾在日本工作过 1 年半，因此对日本有一定的了解。所以 1990 年赴日时，我在生活方面并没有感到特别新鲜，但是在与日本人一同学习的过程中，我对日本人的想法、工作方式有了更深的认识。进修班 20 多人，其中有 5 个中国人，大部分进修生是来自日本各地医院的行政人员。有很多学员的职衔在事务长以上。一起学习之后，我深感日本人的想法极为细致，态度非常认真。

举例来说，老师让大家就某一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中国人会不知不觉偏题，过一会再回到主题，但是日本人则会一直认真地思考那个问题。我那时就想他们为什么那么认真呢。当时进修学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从美国引进的医院管理经验。日本自己也总结积累了各种经验。我当时总觉得“这些先进的经验在中国暂时还用不上”，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深感那时学的还不够多。这几年，中国快速发展，即使同为公立医院，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千差万别，不能照搬日本经验。所以医院管理理念，成为进修所学中，一直以来最有用的知识。这



—理念的核心就在于珍视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我感觉日本人工作的认真、细致，正是源自于这一理念。

蔡：我 20 多年前去日本的时候，也觉得不管是课上听到的，还是参观时学到的，大都是非常先进的内容。但是由于日本和中国国情、制度、文化都很不同，的确无法直接照搬日本经验。

在日本学到的知识里，有一部分可以应用，我们把这些一点点引用到工作之中。例如现在使用的日程表，这在去日本进修前，是绝对想不到的。按日程表行事，几点几分去哪里做什么，这是日本人十分擅长的时间管理技巧。

尹：护士和护工分工，是我们在日本进修期间学到的一个经验。我和我们医院护校校长一起去日本进修。在进修最后的交流中，校长讲到中国护士少，护士什么活都要干。日本的老师只讲了一句话，应该细分护士和护工的工作内容。当年，中国的护士连护工的活都要干，因此导致护士人手不足。进修之后，从 1992 年开始，我们明确划分了护士和护工的工作内容。中日友好医院是全国最早开展这项工作的医院。我们构建了护工培训系统，通过进修培训护工，并安排他们在临床工作。

蔡：中国的医院伴随着经济发展，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我们向国外学习，特别是像日本学习了很多知识经验，才成就了这样大的变化。

尹：这种在日本学习半年的进修课程持续了10年。此后，还有为期一年的进修项目，该项目一直持续到几年前。1992年陈绍武来到我们医院当院长，他刚到就对我说：“因为这里的很多员工都曾经去过日本留学，医院的整体素质跟其他普通医院就是不一样。”这句话证明了JICA项目给中日友好医院带来的巨大影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从2008年开始，护士赴日进修项目开始实施。在中国，虽然也说过护士要提供微笑服务，但是大家都不笑的话，一个人也很难做到微笑服务。为了让所有工作人员都体会到微笑的重要性，我们与JICA商量选派更多年轻护士赴日进修。最后商定2年内分3批从医院选派45名护士长去日本进修，效果立竿见影。现在我们每年都会选派几名护士前往日本进修，由JICA安排进修课程，我们承担费用。

临床医生去日本进修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说日本的微创手术，使用内视镜做手术的方法等。现在我们每年都邀请很多日本专家来做手术示范。中国的医疗市场十分巨大，中国的医生正在快速磨练并提高在日本学到的技术。很多医生都有在日本长期留学的经验，因此中日友好医院和日本之间的医学交流远多于其他医院。直到10年前，在医学界与日本的学术交流中，中日友好医院一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

现在向日本学习的内容是针对癌症患者的综合治疗。日本的临终关怀治疗也非常出色，以后有望共同研究医用机器人。

尹：中日友好医院从3年～5年前开始，就加深了在癌症患者综合治疗方面与日本医院的交流。综合治疗不仅包括癌症开腹手术、内视镜手术，还有之后的化疗、放疗，以及晚期的临终关怀治疗。日本的临终关怀治疗非常出色，具有珍视每一位患者生命健康的理念。这一点也是我们想要重点学习的。

中日友好医院是一家综合医院，各科有自己的发展重

点。基于这些重点，我们与世界各国展开交流。向日本学习的有，直肠癌微创手术。在中国一般做法是，只有在直肠癌的部位距离肛门至少6cm，最好8cm的情况下，才能做切除手术。如果距离低于6cm，很难保留肛门功能，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会下降。但是日本大阪的一位医生，首创即使大肠癌部位距离肛门仅3cm，也能保留肛门功能的先进手术。我们希望邀请这位有着先进医术的教授来我院交流，或者建立可在教授手下进修的体制。

此外，还有望与日本医用机器人领域进行共同研究。在日本很多医院引进了达芬奇医用机器人。目前中日双方正在共同研究，手术中哪一部分应通过操作机器人完成。此研究如获进展，将有望减少手术费用，大幅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蔡：在日期间，我深感中国在护理领域的落后。我们应该学习日本是如何开展综合护理和优质护理的。一到日本，马上就能感到在护理服务方面，两国存在明显差距。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护理理念不同。日本有可能从护校时开始，就进行了这方面的教育。

尹：从我个人经验来看，我觉得日本护士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真的是真心实意的。两国护理服务的差距应该来自社会整体的素质和习惯不同。日本社会培养了这种素质和习惯。

蔡：对待患者方面，中国面临在细节处制定规则、实现标准化的课题。例如，提前告知患者当天几点有检查等等，这样一来患者就可以在朋友想来探望自己时，告诉朋友几点来比较好。在不注意这些细节的医院里，就常会发生朋友来病房刚待了不到5分钟，护士就来通知“下面要做CT检查”这种事。

尹：日本的管理工作非常细致，规则制定非常周密完善。这都是我们远远不及的。工作流程的规章制定和标准化都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课题。

2006年成立同学会。

同学会每年在中国各地开展义诊活动，为中日友好做出很大的贡献。

蔡：2006 年我和尹先生与 JICA 一起组织医学界有日本留学经历的进修生成立了医学领域同学会。正式名称为“JICA 医学领域归国进修生同学会”。我担任秘书长一职。同学会的主要活动有每年 1 到 2 次的地方义诊。举例来说，如果计划去云南义诊的话，我们会联系云南那边有日本进修经历的进修生，召集当地及周边的同学。如果云南那里没有进修生，我们会找周边地区比如成都的同学。现在能联系上的国内同学有 400 人左右。

到达当地后往往受到当地群众和政府的欢迎。我们的义诊帮助宣传了 JICA 的活动，也给群众留下了好印象，为中日友好做出了贡献。

尹：最近几年，同学会还举办活动，邀请国外及日本专家召开学术演讲会等。

20 多年来我们心怀对中日友好的祝愿积极开展活动。但是，中日之间的政治状况，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交流。这其中也有很想解决却没能解决的难题。但是，医院本来就是救死扶伤的机构，从这点来说，本就不应该与政治牵扯过多。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中日关系转冷。很多群众、学生前往日本大使馆游行示威。就在那时，阿南惟茂驻华大使的夫人，犯了老毛病心脏病。当时大使馆被游行队伍层层围住，乘坐大使馆专车离开使馆比较危险，所以使馆联系了我们医院，此前夫人也曾在我院住院治疗。于是我们马上派出了急救队，乘坐配有氧气泵的急救车赶往使馆。我当时觉得可能会有危险，但是示威群众看到是中日友好医院的急救车后，为我们让出了道路。我想这是一直以来我们在众多灾害发生之际，派遣医生护士为救助群众所取得的成果。

2003 年时，非典型肺炎（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爆发。中国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中日友好医院在 5 天内转为治疗传染病的专科医院。我们之所以能完成这一任务，是因为首先中日友好医院有很多高素质的医护人员，他们中有很多人曾在日本长期进修，医疗技术水平高，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其次，医院设计符合传染病治疗专科医



（医学同学会在四川大地震受灾地区义诊）

院要求。在施工当初，就设想到了治疗传染病的问题，因此修建了 2 条独立通道，可以保证患者及医疗垃圾的进出彼此分开。此外中日友好医院一开始就是以大规模建筑为标准设计建造的，从建筑布局来看，也比较容易转型。

为应对世界各地的自然灾害，提高国家医疗队工作水平，希望今后与日本开展紧急医疗救助方面的进修。

蔡：我们对日本抱有深厚的感情。所以 2011 年 3 月 11 日，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我们非常关心，不仅仅关注新闻报道，还尽可能的多收集信息。我们医院还呼吁参加过 JICA 赴日进修项目的人为日本捐款。

尹：中日友好医院也组建了国家医疗队。国内发生洪水、印尼大海啸、四川大地震时，我们都组织并派遣了国家医疗队。所以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 院内召开了紧急动员会议，随后，为了在紧急时刻随时可以派遣队伍，很多医生、护士等医务人员都处于待命状态。虽然最后日方表示不需要医疗队，未能派遣队伍前往日本，我们还是进行了待命和捐款的工作。

蔡：现在中国政府命令卫生部，组织两个医疗队。中日友好医院负责长江以北地区，上海华山医院负责长江以南地区，分别组建了紧急医疗队。医疗队备有大型救护车，不论路途多么遥远，都能马上派出医务人员。我们希望在日本进行进修，进一步加深对紧急医疗救助、防护的学习，现正与JICA就此进行协商。因为日本在以上方面经验丰富，防护技术也比我们先进，所以如果协商顺利，我也想去日本学习。

尹：对于今后前往日本的进修人员，我有一些建议。现在中国学习英语的人很多，而学习日语的人越来越少。但是，如果今后准备去日本的话，我认为学习日语还是很有必要的。语言不通就无法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也无法对那个国家和民族有更深的了解。因此赴日进修人员，不论英语如何流利，也应该学习日语。另外，医学学习上专业领域不同，其环境也会不同。我们应该在充分了解自己的专业领域，清楚日本的优秀之处和我们的落后之处后再去进修。不能像过去一样，跟去旅游似的毫无目的，看见什么都说“真棒”，这种层次就太低了。认清自己哪里不足，哪里应该学习，然后再去进修，这样收获也会更大。

蔡：确实如此。虽说日本的内视镜手术非常先进，但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采用内视镜手术。希望大家去日本，学习日本领先世界的技术。



加深对日本的认识 提高对自己国家的判断能力



商务部亚洲司

一秘

郭强

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工作后，从2003年开始参加中日人才培养奖学金（JDS）项目，在日本留学2年。回国后再次返回大使馆工作，现在商务部亚洲司综合处工作。从2011年末开始，担任JDS同学会理事长。

作为 JDS 项目的首批学生前往日本留学，融入日本社会加深理解。
在早稻田大学攻读国际经营学。
同时还学习了国际战略、国际关系、国际政治。

日人才培养奖学金（JDS）项目接收中国行政官员在日本留学，并提供奖学金，我通过该项目，于 2003 年赴日本留学。我是这个项目的第一批学生，在 2003 年到 2005 年期间，我在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当时的名称）攻读国际经营学。

我目前在商务部亚洲司综合处工作。中国商务部是负责经贸工作的国家部门，相当于日本的经济产业省。亚洲司按照不同国家或地区划分为各个部门。亚洲区内，在东亚地区，日本的工作由一个部门单独负责，朝鲜半岛和蒙古的工作由一个部门负责，在南亚地区，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这些国家的工作分别由专门的部门负责。我在综合处工作，综合处负责统筹把握多个国家地区情况，部署各项对外工作。近期，我有可能重新负责日本工作。

我的主要任务是，制订与各国的贸易政策，负责各种联

络工作，促进中国同各国在经贸方面的交流。加深中国国内地区同各国的经济交流也是我的工作之一。此外还负责以政府为主体的与各区政府间的协商、谈判等事务。

得到申请 JDS 项目的机会，是我赴日留学的契机。我原本的专业是日语，当时也已经工作十多年了，作为大使馆的官员，在东京的驻日大使馆也工作了将近 5 年。那段时间，我很想学些新的知识，磨练并提高自己。那时我们部门有各种进修、学习、留学的机会，但是 JDS 是第一个提供留学机会而且还能拿到毕业证书的项目。另外我当时在驻日本大使馆工作，所以申请短期项目也比较困难。这种情况下，JICA 的 JDS 项目对我来说十分合适。我报名申请 JDS 项目后，上司也很支持。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最后我居然真的得到了这次机会。所以我非常荣幸能参加这个项目。

我虽然一直驻日工作，但是作为留学生融入日本社会的体验与在驻日大使馆工作的情况真是截然不同。驻日使馆内没有日本人，工作方式也是中国式的。因此我此前一直是在中国体制下工作生活。此次通过 JDS 项目，我第一次得到了融入日本社会、直接理解日本社会的机会。

我在日本学习国际经营学。这门学科相当于中国的MBA。现在学院被重新整编了，那时的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的亚洲太平洋研究科有两个方向，分别是国际经营学和国际政治关系，所以我可以在攻读国际经营学的同时，选听国际战略、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课程。

我的专业虽是国际经营学，但结果我发现国际政治关系的课程更符合我的兴趣。所以，我在学习国际经营学的必修课程时，还选修了很多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课程。可以同时从经营和政治两个方向，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来学习，整个学习环境非常好，也让我收获良多。同时，我上的课程是日语授课，所以同级中有很多日本同学，这也为我融入日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向担任通商产业省前审议官的老朋友学习国际贸易，或是在假期与妻子在日本各地旅行都是很有意义的经历。

两年的留学生活不论在学习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都给我留下了许多精彩的回忆。首先从不太好的地方开始说吧（笑）。其实在第一年我有两门课不及格。我的专业是国际经营学，与商业有关，所以需要财务计算和审计等相关知识和技巧的那两门课都没有及格。数学计算方面，因为已经很久没碰过了，所以相当头疼。我首先开始补习微积分，然后又重新学习了二次方程式。那两门课是必修课程，所以第二学期，我重修了这两门课，再次参加考试，终于及格了。当时非常辛苦，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很好的回忆。

在学习方面，还有许多有意义有趣的经历。当时在大学教国际贸易的是日本经济产业省（当时是通商产业省）的前审议官今野秀洋先生。那时他已经是日本贸易保险的理事长了，但他同时还兼任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的客座教授，讲授国际贸易。今野先生以前参与处理过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比如纺织制品和汽车方面的摩擦，所以他的讲课内容与我的兴趣点十分契合。

我在大使馆工作时，曾经见过今野先生几次。他和副部长谈判时，我曾担任翻译，也有过几次和今野先生说话的机会。因此在大学相遇的时候，我们望着彼此，都有种“怎么你也在这里”的感觉。我选修了今野先生的课程，他给我的报告打了最高分，满分（笑）。我现在也跟今野先生保持着联系。

非常难得有机会在日本留学，所以在学习之余，我也充分享受了假期。举个例子，我在去日本留学一周前结了婚，甚至出发之前还在办理结婚手续，结婚后很快就来了日本。在那之后，我夫人也来到日本。我们的蜜月是在留学期间过的。我们在日本各地蜜月旅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JDS10周年同学会纪念大会）

在日本企业实习，实际体验项目谈判等。
成为 JDS 同学会理事长，在 2012 年 6 月
召开 JDS10 周年纪念大会。

在 2 年的留学生活中，我直接接触到日本的学校和社会，加深了对日本的认识。比如，在留学的后期，为了撰写论文，我曾在日本企业实习。日本公司如何立项，如何进行项目谈判等，我得到了很多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的经验。

这些学习现在仍让我获益良多。我在大学里，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商务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很快就过时了。特别是国际经营学的相关知识，它过时的速度很快，仅仅一年就会被淘汰。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我掌握的判断和思考方法是永远不会过时。

比如，学习国际经营学时的最大特点是，做事以及做出判断时，一定首先考虑要有合理的逻辑。有了合理的逻辑，才能追溯事物的起因，才能得到结论。这种判断不是冲动的也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这是我在学习国际经营学时最大的收获。这一收获可以应用在所有地方。在包括平常工作在内的各种场合，我都能基于合理的逻辑进行判断。我在日本学到的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一生都很有帮助。

我一直与在留学时结识的老师和同学保持着联系。这也是因为在 JDS 中设有同学会，有很多彼此交流的机会。在前年年底我成为同学会的理事长。去年正值 JDS 项目启动 10 周年，6 月 25 日，我们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召开了 10 周年纪念大会。除 JDS 的同学外，还有很多中日双方相关部门的人士参加。很多人在这里久别重逢，再叙友情，都非常欣喜。整个活动圆满成功。

JDS 的成员约有 400 人左右，分散在中国各地。北京最多，各省也都有分布。在 10 周年纪念大会上，很多人从地方赶到北京参加。今后我还将投入精力到同学会的活动中。在中国商务部、日本大使馆，以及 JICA、日本国际协力中心（JICE）的支持下，我将全方位加强彼此间的纽带。对未来我有很多构想，我将全力推进友好活动构筑中日交流的桥梁。

JDS 加深中日双方理解，积极影响两国国民感情。日本企业应为自己构建了独有的商业模式而自豪。

JDS 项目选拔中国年轻人前往日本留学，加深他们对日本的了解，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意义。通过 JDS 项目，中日两国民众互相了解，互相认同，改善了彼此间的感情。

JDS 项目一直以来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今后继续实施该项目，将给增进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和相互理解，带来更好的影响。令人惋惜的是，每年能够参加该项目的名额只有 40 名，数量还比较少。不仅仅是 JDS 项目，我们也应通过其他机会，促进尽可能多的人员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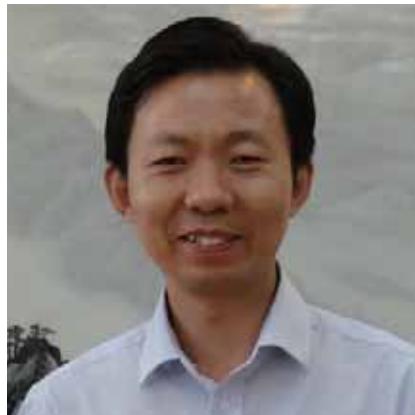
很多日本人来到中国，交到中国朋友后，改变了对中国的印象。国与国的关系正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理解互相认同是最为重要的。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对此多加思考，增加类似 JDS 项目的机会和渠道。这样想必也能大大改善两国国民感情恶化的现状。

最后，我作为首批 JDS 项目的学生，想对今后即将参加该项目的留学生们提一些建议。首先我想说的是，希望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珍惜有限的时间，在留学期间，尽可能多听、多看、多理解，这点最为重要。然后尽全力学习，提高自己。在生活方面，希望大家尽可能地融入日本社会，加深对日本的了解。深入了解日本，多增加一个视角，就能多提高一点对祖国中国的判断能力。从这点来看，日本留学将

成为人生非常宝贵的经历。

从我在商务、公司经营方面的经历来看，在现阶段中国企业有很多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我留学时，正值日本“失去的 10 年”，因此在公司经营方面，大家也都在反省。但是从这段时期，我们也能学到很多经验。比如，说到日本企业成功的三大秘诀，论资排辈、终身雇用、企业内工会组织，它们是日本企业长年积淀下来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企业欠缺的部分。现在中国企业正面临着劳资纠纷和劳资关系恶化，正苦恼于辞职率上升和员工对企业忠诚度下降等问题。从欧美企业身上，我们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明确方案。日本企业应该更加为自己构建起的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而自豪，并将这种商业模式的优点，更确切地传达给中国。

我的任务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向JICA学习，求索契合青年要求的交流方式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主席助理

万学军

1969年出生于江苏省金湖县。1991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后进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人数：7000万人）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其间于1996年～1997年，在日本创价大学进修。此后历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各职务，自2006年起担任国际联络部副部长。

全青联策划实施的“百人团”这一中日青年交流项目，汇集了中国国内的热切期待。

作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全青联）的主席助理，我现在的工作是策划推进中国青少年的对外交流，目的是让中国的青少年了解世界，让世界各国的青少年了解中国。

全青联成立于1949年，现有52个会员团体（参考P.71图）。52个团体中，拥有7000余万人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是最大的会员团体，是全青联的核心力量。全青联是世界上最大的青年团体，紧密联系起3亿5000万中国青少年，是跨越党派、意识形态、民族和信仰的统一战线组织。

全青联开展的活动，涉及政治、经济、环境、教育、就业等广大范围。在对外交流方面全青联受中国政府委托，作为中国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发挥了实质性作用。换言之，政府面向青少年的很多组织和管理工作都是由全青联代办的。其中例如青年的海外交流事务，就是由全青联受中央政府委托，实际策划并实施的。

全青联从1987年开始，负责实施“中日青年友谊计划（=青年研修项目<原青年邀请>计划）”。我在1993年首次参与策划该计划。因为参加项目的人数是100人，所以该项目也叫做“百人团”，在中国广为人知。当时在中国

的对日交流项目中只有此项目的规模达到了百人，而且在日本的访问时间长达28天。

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参加百人团这个项目。我的专业是日语，工作也与对日关系有关，所以非常期待自己作为教育小组的一员，能在较长的访问期间内，充分了解日本感受日本。正好访问时间较长，除东京外，我们还去了大阪、京都、鸟取、广岛以及德岛很多地方。当时，首先在东京召开了团员共同参加的讲座和学习会。接下来在富士山脚下的温泉旅馆举办了合宿研讨会，随后各自前往当地考察。一县一主题，我们教育小组就考察与教育有关的地区。另外还住宿在日本人家中，体验了他们普通家庭的生活。

自那之后，青年研修项目还5次访问过日本。我当时担任秘书长，监督管理访日团，主要处理访日团的日常事务，担任翻译。最开始主要负责翻译，但由于我作为访日团召集部门的代表以及派遣部门的代表参与，一定程度上也有监督管理的职责，因此我需要对团员们在日本的行动负责。

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次参加访日团时发生的一件事。一名团员在日本期间，因为过度劳累而出现胃出血。我那时完全没有在异国他乡应对处理急症患者的经验。但是在JICA的帮助下，马上为团员办理了住院手续。一周之后，团员顺利康复出院。我当时深切感受到，在这种青年交流项目中，应急处理能力非常重要。也感受到JICA作为接收青年进修生的专门机构，专业水平很高，应对措施迅速而且到位。

当时中国的医疗保险还不发达，所以我们没有给出访国外的代表团成员买保险。可是，JICA 却做好安排，提前为所有团员都购买了保险，在这方面的准备周到无误。所以我对这件事印象极深，现在都依然记得。

另外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安全方面曾经发生过多次问题。其中生病是比较常见的，另外还有意外受伤的事故。比如，有一次一名团员在集合时匆忙往外赶，结果撞上了玻璃门意外受伤。那时 JICA 也很好地处理了事故，但是在意外发生后，既要带团员前往医院就诊，又要专门配备翻译以及陪同人员，结果占用了日方实施部门很多额外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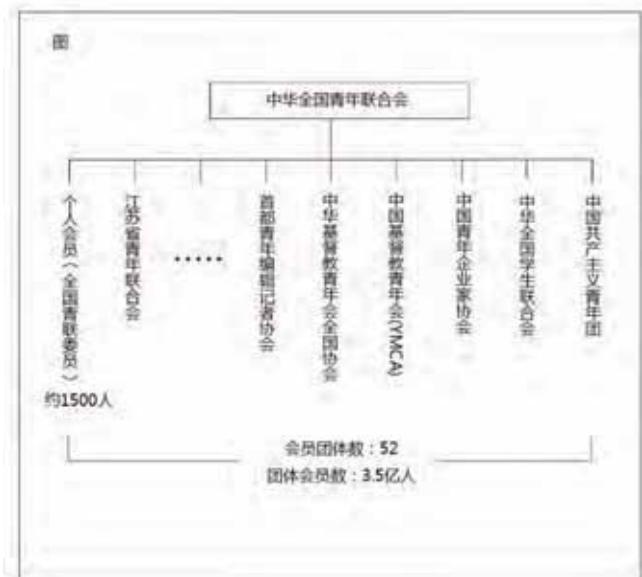
还有一个就是团员的中途回国问题。有很多原因，比如家人生重病这种家庭原因，重要的人事变动这种与公司个人事业有关的原因等等。这几年里，像这样突然回国的时间发生过好几次，我觉得非常可惜，好不容易有机会来日本进修，却中途回去，真是太可惜了。

通过百人团等交流活动，对日认识发生变化，理解加深，中国的知日人士增加，对中日关系发展极为有益。

回顾全青联的对外交流历史，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时，访问欧洲的代表团造访了很多国家，有一次甚至访问了 11 个国家，在外停留近 2 个月。带队人的职位也都很高，基本都在副部级以上。那时中国对外交流的机会还很少，所以难得有宝贵的交流机会，在外访问的时间长一些也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随着中国逐渐发展，社会全体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大家对时间的看法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像以前那样的长时间访问，就会给一部分参加人员带来不便。不论是选派人员出国的领导，还是有自己本职工作的参加人员，对于他们来说，长时间停留在国外是比较困难的。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将项目日程由 21 天缩减至 18 天，不久还将再做调整，将日程缩短至 8 天。我认为这样的调整符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青年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全青联共实施百人团项目 25 次，近 2500 人参与其中。当然，如果算上外交部、经济贸易委员会以及教育部等国内其他部门实施的项目，那么参与人数就更多了。总而言之，该项目最大的成果就是，加深青年对日本的了解，积极改善对日印象。青年们在日本参观访问，通



过与日本人接触，深入地了解了日本，改变了过去对日本有失偏颇的主观的认识。在缔结友谊，改变对日本的认识方面，项目的成果颇丰。

其次是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比如在教育和教育改革、日本公务员制度、经济发展、环境保护、青少年活动等领域上，参加人员通过项目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些知识经验一经应用到他们的工作中，必将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通过这个项目，参加人员即使不能成为“亲日”派，但是却可以成为了解日本懂得日本的“知日”派。他们在中国社会中，可以形成一个能够以客观的视点看待、评议日本的群体。继续推进项目，这样的客观人士也会进一步增加。长远来看，这对中日两国的关系极为有益。

在此方面，民宿活动非常有效果。很多团员从来没有与日本人近距离深层次接触过，所以住进日本人家里之前十分紧张，甚至还有团员反对说为什么一定要住日本人家里。但是寄宿结束后，有的团员和民宿家庭保持了长期联系，这样令人感动的事例有很多。这也证明了民宿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再讲一个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的事情。1997年，我参加的访日团曾经在仙台民宿。地震发生后，当年的团员都非常担心仙台的民宿家庭的安全，很多人向全青联询问，他们担心当年接待过自己的日本家庭，想要确认他们现在的情况。全青联帮助团员进行联系，尽全力确认了民宿家庭的情况。当时也有团员主动提出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帮上忙愿尽一份绵薄之力。好像还有人前往日本大使馆和总领事馆等最近的日本驻华机构，表达慰问之情并捐款。我作为这个项目

的负责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十分欣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让大家在苦难面前能够彼此牵挂，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了。所以我强烈希望民宿活动可以继续开展下去。

中国开展的青少年交流项目也学习了 JICA 的方法并已取得成果。热切希望开展符合中国发展变化的高质量进修。

JICA 的项目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经验，我们要吸取 JICA 的一部分做法，把它融会贯通为自己的模式。另外策划实施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青少年交流项目时，也可以将其引为参考。比如，策划合宿研讨会和民宿活动，在与韩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交流时也可以应用。

此前的对外交流，都是以代表团访问的形式开展的。这几年，面向非洲、南美、东南亚各国，我们实施了很多以进修和培训为主要内容的项目。其中，有的项目把授课与校外参观良好结合，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学校授课的优势，在于可以广泛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同时能深入理解自己的专业知识。参观访问则是更进一步，学生可以验证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可以加深理解，带来更好的效果。使用这种方法，主要是受到日本，也就是 JICA 青年研修项目的影响。

这几年，在青年研修项目的讲座方面，很多团员对讲座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大概是因为中国青年的视野愈发开阔，见解更加提升。现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大家可以轻松接触到各种事物。因此我深深感到，面向中国青年的讲座，其内容需要更具特征，更加深入。

中日青少年交流的规模扩大至 5 万人、50 万人，进一步深化交流的质量，这对于两国来说都十分有益。

我现在负责很多中日交流项目和活动。因为全青联的对外交流工作由我全盘负责，所以与日本的交流工作都在我的职务范围之内。我并没有具体负责哪个项目，但是与日本之间的交流是我工作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仅中日两国政府实施的青少年交流，每年的参加人数就达到了 5000 人次。民间的交流想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规模。交流项目形式多样，包括两国间的访问、进修、留学、旅游等等。尽管如此，需要中日双方完成的工作还有很多，目前的程度还有待提高，我们要把规模扩大至 5 万人、50 万人。

另外不能仅单纯追求扩大规模，还要重视交流的深度和质量。如果不能给青少年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交流在未来改善中日关系方面，不会有太大用处。因此我们现在实施的交流项目一定要追求实际效果。不要太追求项目规模的大小和表面上气氛是否活跃，而应该用心打造让彼此沟通心意的交流。

我们策划的很多交流形式，都是来源于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大规模青少年交流，以及民间开展的各种交流活动。交流形式在不断发展和深化。代表团的互访和参观考察，是传统的交流形式，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在交流之时又加入了很多其他形式的活动。

例如，日中绿化交流基金（简称：小渊基金）发起的植树活动。“小渊基金”在已故小渊惠三前首相的倡议下设立，并不仅仅面向青少年，还可以是日本和中国的民间团体合作，开展中国人士与日方选派人员一同植树造林的活动。这一活动的效果非常好，人和树木共同成长，双方通过一起植树造林，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第二个形式是，向日本选派短期进修生。这个进修项目，从改革开放之后就开始实施，在中日两国的交流中，是个有历史积淀的传统项目。全青联通过各种方式选派进修生，以前曾有超过一年的长期进修，但现在的进修时间基本都不到一个月，进修主题涉及行政管理、环境保护、金融等多个方面，交流日益深入。

第三个形式是，企业家之间的经贸交流。比如，我们一直以来都与日本青年会议所有交流活动。双方开展了官方的交流项目，同时也认可会员间构建合作关系。因此，我们采取了通过早期活动，确认对方的合作意向，然后准备召开论坛，在两方共同出席的情况下，探讨项目合作可能性这种方式。

我认为只有在掌握两国青年所关注的事物，了解到他们的兴趣点之后，才能确保交流的效果。不断推进交流，在新时代背景下，求索更好的更契合青年实际需求的交流方式，我愿为此付出更多努力。在过去的 25 年里，我们

与 JICA 共同实施了很多交流项目，今后也希望通过各种形式与 JICA 继续彼此间的合作体制。



日本“农协”的体制和理论 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教授

徐祥临

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系硕士毕业后，在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工作。1993年以后，共赴日3次旅日3年，在东京大学研究农业金融和农村经济发展等相关问题。2004年通过中日人才培养奖学金（JDS）项目赴日留学。出版多部关于中国农村、农业问题的著作。

赴日留学三次探求中国农业问题的解决之道。留学期间不仅仅学到了农业知识，从日常生活中也收获良多。

我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的教授，主要进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教育和研究。我基本上围绕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主题授课。另外也讲授包括新农村道路建设等在内的城乡统筹规划。中央党校的讲义主题，要符合政府的大政方针，但在理解这些方针时，必然会涉及到地方的具体信息。从县委书记到省长、部长，不同级别的干部都会来党校学习，所以我必须深刻理解讲义中的理论和实际情况。仅靠了解实际情况的水平，还不足以支持理论，因此我经常奔赴外地做调研。有时也会参考日本和美国的经验授课。在中央党校，讨论问题的学风浓郁，有可以让教师和学员进行充分研讨的体制。

我于2004年参加了中日人才培养奖学金（JDS）项目，是第三次留学日本。JDS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中国的党政机关中的优秀中青年干部，有一段时期也分配了一些名额给中央党校。我当时年龄虽然有些超过规定年龄，但是以前曾经通过中国留学基金2次赴日留学，又满足了外语方面的要求，所以项目实施方认为我年龄虽然略大但见识也更开阔，最终决定选派我参加项目。

我当时想通过进修加深对农村金融的认识。之前两次留学，学习了日本的农业经济体系、理论和政策，回国后认识到农村金融是制约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通过中央党校的工作，了解到中央党校农业部门的高层干部和农民都为资金不足的问题而苦恼，所以为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第三次东渡日本。

留学期间，我在东京大学经济学院伊藤正直教授的研究室做了一年客座研究员。伊藤教授是日本金融史研究的专家。只要有教授的课，我就去听并参加讨论，教授也时常向我推荐一些我感兴趣的与农村金融问题相关的参考书籍。此外我广泛阅读相关书籍，系统地学习了日本农村金融方面的历史和理论。有时我会去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比如讨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的关西农业经济学会等。

我当时寄宿在普通的日本人家中，感觉他们都非常遵守规矩。以前通过国家留学基金来日本留学时，我住在学生宿舍里，和当地日本人的接触比较少，生活环境与中国相比没有什么不一样。而在此次的进修中，我跟日本人一同生活，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例如，单看垃圾分类，在日本大家都按照规定正确地进行垃圾分类。如果中国政府参照日本进行垃圾分类管理的话，想必中国的垃圾问题就有望解决了。像这样从日常生活中学到的东西还有很多。

通过 JDS 项目我切实感受到中国也需要日本的农协体制。认识到进行详细调研的重要性是我的另一大收获。

留学期间，我在学习金融史时，在经济学院的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关于满洲铁路的调查资料。我的老家葫芦岛就在旧满洲的地域范围内。那里种植何种农作物，饲养何种牲畜，老百姓的生活如何等等，这些情况都被详尽地记录下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翔实的资料。我此前一直想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史，但却没有充足的调查和资料。满洲铁路调查，和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央党校的理论不同，是一份很有日本人特色的调研。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系统的调查，这是我们的一个空白。

源于这样的背景，在讲授农村农业经济如何发展时，我基本都是拿日本的例子来说明。比如，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农民增收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就此问题大家观点各异。有的教授认为，在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农民增收比较迟缓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对此并不认同。在日本，20世纪50年代GDP增长时，农业农村也处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相当，没有太大差距。不仅是日本，韩国和台湾也是一样的。现在中国飞速发展，但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为什么其他国家能办到的事情，却无法在中国实现？我在讲课中也非常严肃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也有人反对我的观点，但我毫不畏惧，在理论研讨会上发言，并整理论文集出版成书。

我认为日本成功实现城市与农村收入持平，是因为他们建立了农协体制。战后，日本被美国管控，美的农业体系被强加给日本。但是这一体系的理论、政策都与以往的日本体制截然不同。因此，日本的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建议，包括组织农协帮助农民参加农业体系，以及提出农协的体制、方针，扶持农业的措施等等。美军认为这一理论、体制、政策符合日本农村实际情况并予以接受，日本的农业农村因此得到长足发展。具体来说，在日本，各农户依据政府的农业保护政策和指示，通过农协，可以接受财政金融和财政扶持资金等等。此外，农协也配合国家需求确立工作计划，因此农户在资金不足时，如果农协判断其投资符合计划内容，也会对农户进行贷款。然后，农户从事生产、出货，农协综合管理销售和货款，根据各家农户提供的农作物数量交付相应金



额。这样，农协可以掌握各家农户的获利情况，防止了呆账坏账出现。

中国的农业并不完全是美的，但整体理论方面，美式做法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农民补助方面，中国的经济学会认为中国农产品价格过高，已经超出了国际水平。但是与此相对，日本仍在实施农业保护政策，对于其农产品价格已经远超国际水平的指责，日本则以农业仍在发展阶段为由进行回应。我虽然呼吁实施易于执行并且有效的农业保护政策，但是我的意见却一直没有被采纳。大概是因为对日本农业有专业性了解的中国人太少了吧。

跟台湾拉开差距，也可以说是因为台湾有农民协会。在中国没有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听从政府的农业保护政策和指示，按现在的情况，即使建立了农民协会，也只会执行剥夺农民的政策而已。我们有必要举全国之力，制定、打造类似日本的政策和体制，建立一套机制，组织农民和小规模农户，扶持农业给农民带来实惠，促进政府主动推行支农惠农政策，从财政金融方面提供农业资金，让农民通过农业协会，灵活运用资金，扩大生产。我认为如果能向中国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广泛宣传这一理论，该理论经采纳得出效果后，中日关系自然能得到改善，两国的友好基础也将更为坚实。

同领域的留学生应保持研究连贯性继续深入研究并提高效率。从中日历史到农业理念，通过“相互理解”构建友好关系。

JDS 项目在深化中日两国交流方面效果显著。选择在中国政府部门工作的公务员为进修对象也非常正确。因此确定好目标十分重要。如果想通过两期的学习就某个主题进行研究的话，先对第一期的研究进行总结，在第二期时对上一期的研究成果进行更加细致周密的研究，然后再写报告的话，研究的效果会更好。我们的专业研究其实也是一样的，前一批学生和后一批学生，不同的学生来对同一领域进行研究，我希望上一期的学生可以把他研究的内容和成果交付给下一期的学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比如说，我是中央党校的老师，下一期去进修的是人民大学的教授，如果他能继续我的研究，更加深入地学习农村金融问题的话，那他也能得出与我相同的见解。这样就能形成专业小组。如果中方投入精力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认为借鉴日本经验可以解决农业相关问题的话，这些问题就一定能得到解决。

但是中日间存在历史问题。两国不应过度执着于过去的战争，而应更多的关注中日间共同持有的“以农为本”这一理念。这与现在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也有联系。我们可以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正是因为它没有把农业放在基础地位。广义上来说，农业相当于生产商品的实体经济。不建设实体经济，一味进行钱滚钱的泡沫经济，诱发了此次的金融危机。这不仅仅导致实际财富零增长，国民的福利也因此停滞不前。但是农业进行实际商品生产，有人消费食物，福利自然也会增加。西方文明崇尚个人主义，最终个人利益无限膨胀，引发了债务危机等等问题。现在日本也身处相同的情况，国家债务相当于 GDP 的两倍。目前在中国也逐渐显现出与步日

本后尘的阴影。中日两国应重新审视，东方文明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重视什么传承什么，从而探寻一条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日本、韩国三兄弟间虽然会争吵，但本来的关系应该是很好的。中国人最反感武士道，但是武士道的思想却源自孔子。我认为中日两国的民众从文化和历史层面学习历史是非常的重要。从体系上进行理解的话，大家就会觉得那些现在依然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是细枝末节。

以留学时得出的意见为基础，正在写与中国农业有关的书籍。在支持进修生传播自己所学方面期待 JICA 的举措。

虽然我们的讲义内容，通常都由政府制定好了大政方针，但是我觉得在课上老师可发挥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因为没有考试，所以评判学生到底掌握到何种程度是很困难的。很多人都觉得日本的做法比较好。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讲课时间只有半天或者 2 个小时到 2 个半小时、3 个小时，所以没有充分展开一个话题进行讲解的机会。在课上真正讲到日本的情况时，也就只有 10 分钟不到的时间。因为我的课并不是专讲国外农业经济发展的，只能讲些浅显普遍的内容。而且仅仅靠 2 个月的学习和培训，也很难马上出效果。我虽然还有 5 年就要退休了，但还想再留学一次。就我的专业领域，今后我还要继续脚踏实地地学习，并且不断拓宽那些思考中国问题所必需的知识。

现在正在写与农业有关的书籍，计划在今年年底前一定出版。题目是“中国新农政策”。不是日本人讲解的日本体制理论，我想从自己作为中国人学习这一理论的角度来进行阐述。当然，我也会传达该理论源自于我在东京大学的留学经验。

就留学之后出书的途径一事，JDS 是否有可能建立支持制度。比如奖励留学后出书，帮助出版书籍。在中国有一些学术出版社。但是资料需要自己制作。即便成功出书因为只有专家看，所以销量也很低，但是出书却可以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另外如果有专家对此发表意见的话，那么著作的价值还会上升。如果在留学前就明确定下这样具体的目标，我相信留学期间对此事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

通过JICA项目实现的人员交流 才是中日友好的基础

汪洋处长于2003年参加了JICA的“技术合作促进”进修项目，在日本学习28天。此后，他充分利用交流的经验，长年致力于改进进修工作。同时，他也致力于中日两国合作面向第三方国家实施的技术支持。此次，该中心的秦洪明主任和王艳副主任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谈了他们参加JICA项目之后的感想。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国际人才与培训处
处长

汪洋

1956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热能工程学系。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了6个月的英语培训课程之后，于1999年在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攻读管理科学和工程专业，并取得硕士学位。1986年至2001年间，历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翻译、科员、副处长、高级工程师，策划并实施了国际技术展览项目等。2003年担任科技部上海培训中心主任时，参加了JICA“技术合作促进”进修项目。回国后，2005年11月开始至今，担任现职。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主任
(兼中日技术合作事务中心主任)

秦洪明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副主任

王艳

去日本参加 JICA“技术合作促进”进修项目之后，更加系统地理解了进修工作的相关知识。直接接触到日本的社会与大众，加深了对日本的理解，这也是一大收获。

——汪洋

汪洋：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是直属科技部的事业单位，在为中国的产业和教育机构招聘外国专家的同时，也向海外派遣中国专家。该中心的国际人才与培训处主要负责国际人才交流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我在那里担任处长。我所在的部门是项目实施部门，主要受科技部国际合作司的委托，按照他们下达的计划完成任务。

2003年3月，我参加JICA“技术合作促进”进修项目，在日本学习了28天。当时我是科技部上海培训中心的主任。科技部发出通知，让我参加这次进修。“技术合作促进”进修项目面向负责JICA项目的中国政府官员，是工作人员业务培训的一个环节。考虑到该项目与我日常的工作紧密相关，所以我也负起领导的责任，积极地参与了此次进修。共有10名科技相关的官员和10名商务部相关的官员参加了该项目。此外，科技部和地方的省商务厅、科技厅、市科技局和商务局的相关人员也参与其中。

对于进修我非常期待。由于我负责进修工作，所以想详细了解日本的进修工作，比如具体的进修业务、选拔对象、主题、课程大纲、时间表、有组织的应对、效果和反馈等，

希望能够系统学习掌握日本进修业务的先进做法。

到日本后，我们先去了东京，然后坐新干线去了大阪。接着坐大巴游了京都，然后去了福冈县的八幡，在那里开始正式接受课堂形式的进修。

当时的进修课程有 2 套。一个是学习日本支援团体和 JICA 工作方式的课程。共 4 天的课程，还有模拟训练，最后还有考试。4 天的课程，其内容非常丰富。中国官员很难静下心来上 4 天的课。实际上，当初 JICA 方面是打算安排 6 天的课程，但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方便而把课程压缩到 4 天。就学习课程而言，课堂授课被缩减到最小，大部分的时间还是用于参观。或是访问 JICA 总部、国际协力银行以及和项目有关的团体，听他们的介绍，或是参观学习与中国方面有合作的日本团体组织。

另一个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负责合作项目的中层干部能够更加广泛并深入地了解日本的社会和民众。我们受邀到日本普通的家庭，直接与日本的社会与民众进行交流和接触，加深了理解，收获非常大。

回顾这 28 天的进修，第一大收获就是了解了日本政府、专家和普通民众的真实想法和行事风格。第二就是看到了日本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活的现状，并且学到了一些东西。第三是加深了对 JICA 后续跟进体制的印象。在我们回国之后，JICA 对我们进行采访和反馈，以期获得更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设立的 JICA 这一组织，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 JICA 在资金和人员交流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一点在中国的许多行业都有明显的体现。此外，JICA 通过人员交流和技术合作，向许多中国人直接展现了日本政府人员和日本专家的风貌。

我小时候看电影和小说，对于日本的印象认为它就是一个侵略国家。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真正的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政府间的交流增多，我们开始听到政府和媒体的意见，但是，我们自己还是无法切身感受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存在。就在这个时候，许多中国人通过 JICA 的项目，知道了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他们在做什么，为中国提供了哪些帮助。

此前，我在黑龙江哈尔滨对奶牛项目做过调研。当时我跟养殖场代表交谈过。他说他在 2001 年至 2005 年间参与过日本的技术合作，并且对和日本专家一起工作印象深刻。他说，日本专家工作非常严谨，并且考虑周全，每天都详细记录农场的数据，让他非常感动。他们两人还经常一起喝酒。



据说他后来还专门去日本见过那位专家。我想，正是因为有了 JICA 的项目，黑龙江的这位奶牛养殖场的代表才有机会与日本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如果没有 JICA 的项目，如果日本的专家没有在现场工作，他也不会对日本人产生这么深的了解。这也让我重新认识到，在进行技术支持和培训的时候，人与人的交流才是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因素。

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使进修工作尽善尽美。 在日本的普通家庭中我们接触到了一般日本人的真实想法。——汪洋

汪洋：回头来看，2003 年去日本的时候，我被许多事情感动了。首先，JICA 的工作人员工作特别认真细致，这点让我佩服。这种工作态度是与日本人的文化和敬业精神有关的。进修开始之前，我去了一趟 JICA 中国事务所，感到所有的流程都很细致，所有的规定都很明确，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很清晰。对于去日本后的生活、住宿的安排，进修中心设施的使用方法和卫生健康等方面的介绍也让我印象深刻。虽然我们自己的培训中心在实施进修时，也会对下属进行指导，但不如 JICA 那么细致，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应该学习的地方。回国后，我在我们中心内部开了一次会，将我在日本的所见所闻用照片和文字的形式分享给所有工作人员，并进行了讨论，认真地对比了我们和 JICA 之间的差距。

进修课程的安排也让我感慨颇多。如上所述，JICA 为了方便我们学习，精心调整了课程的时间和内容。我们也因此能够很好地了解日本的文化、社会、企业和民众。

回国之后，我对同事说，在安排进修课程的时候，应该参考 JICA 的课程设置，设置出目的明确，尽量能够让进修人员对对方国家进行广泛而深入学习的课程。通过这种课程的设置，我们能够获得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深刻理解，并且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也能够保持步调一致。

在进修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访问了一个日本家庭，女主人出生在中国东北，她在二战后跟随父母回到日本。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她对中国有特别深的感情，对我们也很热情。但遗憾的是，她不会说英文和中文。我们是在参观了日俄战争炮台遗址之后去她家的。她的丈夫既不跟我们打招呼，脸上也没有表情，看起来很冷淡，跟我旧时印象里日本男子的感觉一样。

不过，后来他带我们去吃饭。在一家小酒馆里，我们一起喝酒。他不会说英文，我们不会说日文，我们彼此只能用肢体语言交流，但却相处得非常愉快。刚开始的时候，他认为我们是中国当官的，所以故意保持了距离。他认为日本泡沫时期之后经济衰退的原因是中国的低端产品进入日本，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和就业。他对对中国国家领导层的印象也不好。

但是，在小酒馆交流的时候，当他把我们当作普通市民看待之后，便变得非常热情和友好了。他也不再用有色眼镜

来看待中日的经济关系了。

这样的一种体验让我感觉到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尽量加深相互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种宝贵的沟通机会，我无法了解日本人真正的想法，他也无法知道中国人是怎样看日本人的，以及如何正确理解中日经济关系。

进修的 28 天里，最让我吃惊和感动的是，在回国之前，也就是 3 月 28 日，在八幡的街道上看到了盛开的樱花。我们在来之前就听说日本的樱花特别美丽，所以一直在讨论着能不能在回国之前看到樱花。在快要回国之前能见到樱花盛开，我们都非常兴奋。这是我们非常宝贵的回忆。

若中日两国相互尊重，就能建立平等的关系。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才是最关键的。——汪洋

汪洋：回国之后，虽然我想要将在日本的收获运用到工作中来，但是这并非易事，也非马上就能做到的。让周围的工作人员了解日本办事方法的优点是需要时间的。可能的话，应该让尽可能多的工作人员共同拥有我在日本进修时所体验到的宝贵经验。但是，如果不回去日本的话，就没法获得像我这么深的体会。如果没有深刻体会的话，就没有改善工作的热情。在日本的进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用前所未有的自然的形式，分享了各自的感想，并且在回国之后，还将自己的体验同领导和周围的同事分享，希望他们也能有相同的感受，并且建议他们也参加在日本的进修。

在我回国之后，进修课程的设置上有了很大改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细节直接决定进修的成功与否。另外，要是能把中文与日语“进修”含义相同的“培训”换成“进修”二字就好了，这也是一个细节。“培训”给人很强的单向且自上而下的感觉，而“进修”则是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我在负责培训工作时，总是特意保持“进修”的意识。事实上，在面向越南、巴基斯坦、伊朗和斯里兰卡等实施的实际进修中，参加人员都是教授和专家。所以比起“培训”来，“进修”的语境更加贴切。

现在，作为科技部国际合作司的任务，我们负责中日两国携手向第三方国家提供支援的工作。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认为两国高层应该通过战略性对话和磋商来决定对象国。日本为何选择与中国合作共同支援其他国家？中国又由于日本具有哪方面的优势而选择其作为合作伙伴？两国合力支援

第三方国家会产生什么效果？关于这些问题，有必要从战略高度来进行判断。同时，基础调研和评估也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就具体的项目实施和进修工作的水平提高，我们还应该多向JICA学习借鉴。

最后，我想对今后参加 JICA 项目的人员说几句。首先，不要用死板的观念来看待事物。如果抛开固有观念来看事物，所有的内容都将成为一种收获。另外，如果有学习的意愿，哪怕再细微的地方，都能学到东西。有时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反而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影响。我们应该看到，日本人所特有的理念就藏在这些细节中。因此，去了日本之后，应该仔细学习，回国之后，应该认真思考中日关系。总而言之，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才是最关键的。



JICA进修的意义不仅在于技术支持，还在于经济合作和构筑经济的纽带关系。

——秦洪明

秦洪明：我在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负责对日工作。我本人参加过两次 JICA 的进修项目，去过日本两次。

2001 年，我参加了 JICA 技术合作促进进修项目。这是组织中国各地的管理者，对 JICA 业务进行研究的一个进修项目。2003 年，我参加了人事行政管理集团进修，这是各国人员共同参加的进修班。现在，我们也在继续研究 JICA 的成果和将来的发展方向。

JICA 渠道的进修表面上是技术支持，不过，其最大的

意义不仅仅在于技术支持，还在于经济的合作以及构筑经济的纽带关系。JICA 的进修最初从技术支持和开发支援开始，然后会产生技术转让，受援国能够独立制作出一定的产品之后，两国关系会进一步发展并深化至在该领域开展经济以及技术的合作。日本通过 JICA 渠道维持与中国的合作不会对日本的主要产业造成威胁。因为 JICA 的活动是以成熟的实用技术为主线的。JICA 进修项目所发挥的作用反而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能够给许多日本企业提供机会。

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JICA 渠道具有很大的意义。虽然中日关系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个人认为两国密切的经济合作能够避免许多问题。如果两国的经济合作得到加强，两国人民会考虑到大局利益，而不会想要去相互斗争。

通过进修学习日本知识产权相关的司法现状。能够近距离观察日本社会，也是一大收获。

——王艳

王艳：我在 2009 年时去日本参加了与保护知识产权相关的司法法制进修项目。虽然只是短短不到 1 个月的进修，却给我们这些进修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收获颇丰。第一个收获就是进修内容本身。当时，我在科技部政策法规司知识产权处工作，对于日本的关于知识产权的司法现状很感兴趣。当时的进修地是大阪和东京。

通过上课和参观大阪地方法院，我们对日本的知识产权体系有了初步了解。另外，我方成员还向日本的老师以及 JICA 和专利厅等的工作人员介绍了中国知识产权的司法现状和法律执行情况。

此外，我们还有更大的收获。那就是能够基于实际感受来对日本进行评价，并且对中日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中日两国历史悠久，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但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相互理解不到位而产生了误解。在不到 1 个月的进修时间里，我们有了近距离观察日本社会的机会。在我们所在的进修中心，也能看到日方员工的工作情况和周围社区的情况。

另外，在进修过程中，除了要上课以外，还尽量参加了 JICA 主办的文化相关活动，比如插花等。还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JICA 举办的节日活动，周围的居民都受到了邀请，这对于我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体验。除此以外，也参加了跳蚤市场等几项活动。我还利用周末去看了美丽的姬路城和富士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体验让我加深了对于日本的理解。我认为这样的活动对中日友好关系非常重要。

在我去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就职以后，为了中心实施的对外支援工作，我一直将我所体验过的 JICA 进修作为参考，一直在探索能否像 JICA 一样对进修工作进行系统而规

范的安排。从项目的申请流程、各项目的细致安排到结束后的后续跟进及进修人员人际网络的构建，JICA 都做得很出色。祝愿 JICA 在今后能有更大的发展。我们也将积极配合，更加有效地开展与 JICA 的项目合作，加深中日友好关系。



JICA的项目符合“公共外交”理念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副主任

邢继俊

2002至2006年间，担任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亚非处处长，负责对日工作。在2002年举行的JICA中国事务所成立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作为主管处长，与JICA共同策划、准备和实施活动的相关工作。同年11月，JICA前总裁川上隆朗访华之际，负责安排其与前总理朱镕基的会面。2003年，在日本接受了40天的关于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的进修。2011年起担任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

2003年4月起，在大阪参加了为期40天的关于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的课程，让我增长了见闻。进修时学到的思维方式在国际合作项目具体工作中发挥了作用。

我现在担任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的副主任，负责包含日本在内的对外合作项目。与JICA和JSVA（日本资深志愿者协会）的合作是本中心特别重要的工作。我负责主管这部分工作。

我最初参与与JICA的合作项目是在1992年。当时，科技部的名称还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我作为英语翻译，去考察了JICA在泰国的项目。此前，我也了解过与JICA的合作项目。但是通过在泰国实地考察JICA所实施的合作项目使我对JICA的进修项目也非常感兴趣。此后，2003年4月，我在大阪接受了为期40天的关于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的进修。

进修以课堂授课和实地参观为主。让我印象深刻的 是关于知识产权的进修。当时，由于中国对于知识产权的认识和对于知识产权实际情形的了解还很不成熟，所以，在日本的进修让我感到新鲜的同时，在我的工作上也有很大收获。此后，我对于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的想

法有了很大改变，这对于国际合作项目的实际工作也是有帮助的。

实地参观中，我们去了广岛县和大分县。通过参观企业，我增加了见识，拓展了视野。企业对于知识产权技术管理投入的力度让我印象深刻。参加这次参观的主要是中国开发区副主任级别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同我一样，也觉得受益匪浅。

日本的ODA规模较大，在帮助中国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果。

我在2002至2006年间担任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亚非处处长。由于当时负责对日工作，所以除了进修以外，还有很多机会访问日本，也对日本进行了很多思考。

因为中日是邻国，所以与其他亚洲和非洲国家相比，对于日本的文化有一种亲近之感。而且，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中日关系比较好，所以两国都强烈希望能够加深对彼此的了解。我从参与对日工作之初，就希望能够进一步推进中日友好关系。

当时，中日两国过从甚密，气氛也很友好。由于两国在地理位置上比较临近，双方的信赖关系也优于其他任何国家，尤其是在经济合作方面，两国的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政府发展援助（ODA）规模较大，在帮助我国发展

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果。所以，我们对于日本的期待也增强了。然而，遗憾的是，尽管两国关系如此紧密并且同样是以东方文化为社会基础，这种相同点却没有带来充分的正面效果。说穿了，中日两国的文化看似相似，实则在深层次上有很多的不同。所以，一旦要构建合作关系，这种文化的差异会成为一种阻碍。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本人是真心想要和日方人员保持良好关系的。然而，一旦进入具体的工作之后，要在细节处达成一致还是比较困难的。在很多项目实施的时候，虽然日方人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努力却并没有取得成果的情况有很多。比如，当日方想要在中国实施进修项目时，无论事前准备得如何充分，一旦进入实施阶段，也未必一帆风顺。这是因为中国的组织结构非常复杂，而且如果不是组织里的一员，就很难明白组织是按照怎样的机制在运作的。因此，如果日本方面想要在中国开展项目，就必须在理解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向组织做工作，必须学习这种推进工作的方法。为此，中国当地的强有力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如若不然，便很难获得良好成果。

与欧洲各国相比，日本的国际合作项目有很大的优势。日本的项目时间长而且稳定，规模大并且合作领域分工明确。另一方面，比如德国的 ODA，由于合作领域不明确，规模小，制度也不健全，所以不太可能有好的效果。德国在 2009 年时正式宣布中止对华 ODA。不过原本德国的 ODA 项目就有问题，所以我们是考虑到了这种情况的。

作为中国提出的“公共外交”雏形，JICA 项目具有意义。在向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道路上，日本的经验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

至今为止，JICA 开展了专项技术合作，其中也从日本派遣专业人才来华工作。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多技术专家来到中国工作。这种人员交流是强化中日关系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今后的 JICA 项目中，通过人员交流来加深相互理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两国应该建立更多的交流窗口。中日两国在长年的交往中构建了友好的基础，然而有时文化的不同和误解却会阻碍交流。日本实施的 ODA 为促进两国相互理解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今后在政策方面应该有所加强，必须把重点放在适当的产业领域，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加深交流，增进相互理解。

在 201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提出了“公共外交”这一新理念，展现了我们在今后要努力实现这一理念的姿态。所谓公共外交，原本是指官民合作，通过宣传和文化交流来向外国国民和舆论做工作的外交活动。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实践这种外交方式。JICA 项目所代表的这种国际交流正与公共外交理念相适应。

在公共外交方面，与政府层面签订协议同样重要的是，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积极地出席国际会议。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就是指学者、研究人员和演员等知名人士。比如，如果有中国的名人访问日本并且受到极大欢迎的报道，那么中国的民众也会对日本产生好感。反之亦然。越是有名气的人，其社会影响便越大，就越有利于提升国际形象。

不光是关键人物的交流，一般的民间交流也很重要。这些才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日本 ODA 所做的工作即有可能成为这个领域的雏形。从公共外交的观点来看，JICA 的活动有其意义，在保持一定规模的同时，也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我通过所负责的工作，长期以来一直在与日本方面打交道。我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理解日本的做事方式。中国在推进具体项目时，也一直在以日本的经验为参考。

比如，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 2020 年要实现小康社会，构建创新型国家。其中，构建创新型国家就是我们科技部的使命。也就是，我们面对着一系列的课题，如什么是创新型国家，它的指标体系是什么，如何进行评价等。

现在世界上大约有 30 个创新型国家。其中，日本是世界公认的一流的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北欧各国有其相应的特征。美国和加拿大也有其共同的特点。在亚洲，日本和韩国被认为是创新型国家，而它们也各具独特性。中国如果要向这些创新型国家学习的话，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向邻国学习。因为在文化和思维模式方面，我们有很多共通点。

与其他地区的外国人相比，我们东亚圈的人比较容易相互理解。至少幽默感比较接近。因此，我认为中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时，应该首先借鉴东亚各国的经验、指标和研究成果。这是我们科技部的观点。

因此，如果增加在日本进修的机会，则我们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工作也会取得进展。作为日方来说，也可以将自己 ODA 的成果和发展经验推广到全世界。如果能大量安排与构建创新体系相关的课程和设置专门

负责集体进修的机构的话，效果将会更好。此外，听说在日本关于老龄化的项目也取得了进展。希望这种社会福利领域和科技领域能够紧密合作，并且两个领域的工作都能得到平衡发展。

与民间不同，政府主导的ODA项目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将经济利益置之度外。日本关于老龄化的研究项目在中国的大城市也会受到极大欢迎。

与中日两国的地区间合作以及民间企业间合作相比较，ODA 是政府主导的项目，可以不用直接考虑经济效益，这一点很重要。地方和企业间的合作必须考虑双方的经济利益。而 JICA 的 ODA 项目可以将经济利益置之度外，因此创造了很多成功事例。中日间的人员交流、技术转让和产业进步使得地方和民企受益，这便是 ODA 项目的优势。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有责任通过 ODA 项目把自己丰富的经验分享给国际社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更加需要日本的 ODA 项目。比如，与中国的东部地区不同，西部地区没太受到 ODA 项目带来的好处。我们从 2000 年开始就在考虑东西部差距的问题，并且将西部地区作为 ODA 项目的优先选择。为了将东部地区初具形态的项目运用于西部并且使其产生成果，我们正在进行调整。

JICA 和我们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的共同项目并没有太大问题。JICA 中国事务所和日本总部的员工都在遵循 ODA 政策努力工作。我们中方的员工也在同样付诸努力。

可是，ODA 项目的规模与以前相比感觉逐渐在缩小，并且受关注程度也有所降低。此外，在实际操作层面也一直有难题，那就是共同工作时对于工作流程的共识不足。科技部为了更加有效地发挥窗口作用，想要在与日方充分讨论项目之后再做决定。然而，经常出现双方沟通不畅的情况。

JICA 是中日友好的最前沿，并且长期以来，在支援中国的过程中，培育了许多亲华派。即便两国间有沟通不够的问题，与其他的政府机关相比，跟 JICA 的关系还是保持得比较良好的。为了今后能够更好地进行沟通，应当继续不懈努力。

在与 JICA 的合作中，中方投入了各种各样的资源。如果没有这种投入的话，任何一个项目都不可能完成。此前中方的投入中多是资源和人才的投入。今后，这个比例应该会逐步有所变化。

中国已经过了只要是外国技术就都接受的阶段，已经进入筛选需求较高的领域并且战略性地选择项目的时期。在筛选阶段，如果是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非常有必要的项目，那么就一定会根据需求投入所有资源，因为中国已经具备这样的能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老龄化研究项目，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大城市的老龄化进程与日本不相上下，从这些大城市的角度来看，研究老龄化的项目应该会受到极大欢迎，因为他们迫切需要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如果是这种项目，作为中方来说，肯定会投入资金来推进合作。

当然，日方局限于纠结中方费用负担的问题，并非上策。JICA 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于中国的研究，结合当地的真实需求，努力探索更加有效的资源投入方式。这种做法将有利于真正意义上的项目合作。

与民间不同，政府主导的 ODA 项目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将经济利益置之度外。日本关于老龄化的研究项目在中国的大城市也会受到极大欢迎。



向日本文化所孕育的 细致入微的牙科医疗学习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讲师

孙慧玲

2006年6月初开始在日本九州大学参加了为期约5个月的JICA“医疗行政”进修项目。回国之后，两次邀请进修机构——九州大学齿学研究院的教授来西安举办讲座。推荐同事参加该进修，并帮助同事取得访问日本的机会。另外，还通过做工作，实现了所属医学院院长对九州齿学研究院的访问，并促成两家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现在，正在为获得博士学位努力学习。

初次体验国外生活是在日本。为日本内容充实的蛀牙预防日活动所打动。专业细化的个人诊所和细致入微的文化习惯让人印象深刻。

我现在作为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的讲师，主要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作为讲师，我教的是口腔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口腔解剖生理学。同时，我还从属于医院的“科学管理中心”兼任运营管理工作者，负责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也带研究生。研究工作方面，自2008年开始博士课程以后，现在马上要获得博士学位了。除了医学院的工作以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想要在今年完成博士论文，获得学位。

2006年6月4日起，我在日本学习生活了近5个月，在九州大学接受了口腔科的进修。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回国后，我又去了美国。不过，还是第一次出国去的日本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进修的最初3周用来突击学习日语，后18周是口腔课程。课程内容分为口腔医学的许多专门科目，学习了口腔医学教育和基础医学等许多科目。

回国之后，我提交了一篇报告，现在我手上还有这篇报告。另外还有当时的课程表。现在回过头来看，发现课表内容涉及的非常广泛。另外一方面，感觉专业性有点浅，所以

在进修结束之后向负责人做了反馈。与口腔科相关的疾病的诊治在全世界都有一套标准，所以，诊治方面的教材也是统一的。JICA的进修覆盖了非常广泛的领域，然后正是因为标准化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所以会让人感觉如果能有一些更加深入的内容就好了。

在专业学习方面，许多细微之处让我深受感动。比如，我到达日本时是6月4日，这一天正好是蛀牙预防日。中国也有蛀牙预防日。我们医学院每年9月20日也会举办预防日活动。不过，当我参加了日本蛀牙预防日的活动之后，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在那个活动上，为了进行蛀牙启蒙教育而专门设立了一个会场。会场内的各个展区都分专业进行展示。也有面向一般大众的医疗器具的展示，让人很感兴趣。而中国的龋齿教育却没有这么系统化。

我们10位进修人员来到异国他乡，说老实话，光是学习书本上的内容的话，总感觉有些不够充分。因为这些内容是在哪个国家都学得到的标准化的内容。不过，学习的范围很广。这种专注于综合化与平等化的做法与中国不同，是日本的特点。比如，在日本与口腔相关的保健指导的覆盖年龄从0岁开始，也就是从孕妇开始到70多岁的老人。尤其是对于牙周病发病率高的40岁以上的人进行非常细致而系统的保健指导。这种保健指导并没有停留在政府倡导的口号上，而是得到了很好的落实。

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个人牙科医院，这也是与

中国差别较大的地方。在日本，个人牙科医院到处都是。在全民保险制度下，患者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接受治疗。另一方面，牙科医生也义务为0到70岁的人提供保健指导。

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个体医生的数量多，此外就是私人运营的牙科医院的质量。日本的私营牙科医院许多都是专业性的，如专门负责植牙和牙周病。我们对日本的私营牙科医生有如此细致的了解，是由于在我们听课的九州大学，有很多教授都是毕业于九州大学并且自己经营牙科医院的，他们在九州大学结束教授生涯后，一边作为专业牙医自己开诊所，一边与大学保持联络。

回国后，我们发现这种教授体制也反映在进修的课程里。个体医生需要丰富的知识，教授们的言传身教于我们而言实在是一种宝贵的经验。

在进修过程中，最为印象深刻的是项目的进行方式。项目开始之后，如果被委托做某项工作的话，必须写报告书。从计划、实施到报告，必须贯彻落实。而且，就像在此次采访中看到的一样，还必须总结大纲（基本的路线、判断和规则）。这一点我认为非常好，也是我在所有项目中努力实践的内容。如果在项目完成之后总结一个大纲的话，那么以后任何事情都可以按照规则办事并且可以逐步推进。

另外，细节处的体贴也让我感动。比如，回国之后，他们还给我送来了最后一次开会的照片。照片的背面在与人物相对的地方还写有每个人的名字。虽然并不是什么特殊的照片，但是这样的一种体贴很让人感动。在日本的时候，我经常被这种小事感动。

回国之后更加萌发爱国心，用 100% 的热情对待工作。通过留学还明白了为什么以前用过的日本仪器设备会那么优质。

在日本的进修对于我回国之后的工作也很有帮助。不只是上课的内容，教授所传递的亲身经验，意味深长的话语也铭刻在我心中，指导我以后的工作。一位口腔外科的教授提到他毕业之后马上就去了芬兰。那个时候，他是这样说的，“去了国外之后，再回过头看自己的国家，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回国之后，打从心底涌现出了一种爱国情怀，并且待人接物也能拿出 100% 的热忱。与出国前相比，对待工作的感觉也不一样”。这位教授为日本口腔外科和另一门牙科诊疗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回国之后，也慢慢



在九州大学研修（2006年）

体会到这位教授所说的“感觉”的含义，并且也深刻明白 100% 热忱的重要性。

在进修过程中也有很多开心的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的小组，也就是一起进行小组学习的成员都叫我“Fuji Lady(富士女郎)”。6月份时，我们去京都周边一家生产牙科材料和牙科用椅子的工厂参观。期间，我一个人利用周末去了一趟富士山。登顶之后再下来共花了9个小时，我当天就回来了。后来，每次见到教授，我们的小组成员都介绍我，说我是“富士女郎”。我完全没想到登富士山的行动会让周围的人这么佩服，我不过是因为进修中时机正好合适，便去了。从那以后到进修结束，他们都一直叫我“富士女郎”（笑）。

从日本回国已经6年了。现在回头来看，可以说基本实现了留学的目的。回国之后，我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并且结合自己留学的经验来鼓励学生。每年，我都告诉我的学生们要努力奋斗，去国外开阔视野，然后回到国内之后，处事的积极性和干劲就完全不同了。这也是从我的经验及之前提到的那位教授的话语中得出的建议。我在医学院教的是基础科目，所以每年都会向学生们传达我的这种体会。另外，我还给他们看我留学时拍的照片。比如，我在参观博物馆时拍的日本第一张牙科治疗用椅。它的形状像过去的缝纫机，后来才慢慢现代化的。学生们即使在中国也能看到这种照片资料。

通过留学，我才切身了解到了现代牙科医疗器材的知识。虽然以前我用过很多日本制的器材，但真正懂得它们为什么那么优质是在我去了日本之后。日本人对待任何事物都特别

仔细严谨。比如，我在日本的时候，每天都要坐电车，电车总是能准时到达，而且还根据时间段调整车厢数量，节约工作做得非常到位。看到这种情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也需要这种改善。在日本，许多东西都是定量化的，量化的东西细枝末节都做得非常精细。日本人对待工作非常勤奋，充满热忱。

日本人给我的印象总是在小跑。我一般是在晚上 6 点做电车回去，但有一次快 10 点了才回去。我以为 10 点的话，人应该比较少，但是人却和傍晚时一样多，这令我很吃惊。我这才知道，在日本许多人都工作到很晚。

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学习非常认真。在为期 21 周的课程中，几乎每天都有课。如果哪天的课程没排满的话，我们就会有失落感。因为大家都是离家千里迢迢来学习的，所以不能浪费时间。而且，我向工作人员申请下课后想去实验室参观，工作人员允许了，所以，我几乎每天都比别人回去得晚。因为我想充分利用在日本的时间。

回国之后，邀请日本教授来学院举办讲座，并引进了OSCE考试和PBL教学方式。能够邀请到破骨细胞的研究专家也是多亏了在日本进修时构建的人际关系。

在我回国开始在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工作之后，西安交通大学和九州大学的交流也变得活跃起来。首先，2007 年时，邀请了当时制作我们课程计划的负责人，也是当时教我们专业课程的古谷野洁教授。古谷野教授是在 2008 年 9 月底来到中国的，到国庆节之前停留了一周。当时，我们请古谷野就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和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PBL）做了一次讲座。因为这是在日本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主题。

2009 年 8 月，我们邀请了久木田敏夫教授和他的夫人。久木田教授是我们进修时的第二负责人，正是他允许我去实验室参观的。久木田教授是破骨细胞领域的研究专家，与我们的专业有很深的联系。他的夫人在另外一所大学研究破骨细胞。夫妇二人在暑假期间来到中国，停留了一周。

另外，在 2009 年时，我们还邀请了在九州大学研究味觉的二宫裕三教授。教授虽然由于事务繁忙没能前来，但是邀请了我们的一位指导教授到他的研究室，我们的那位教授

也因此得以参加 2010 年嗅觉和味觉方面的国际会议。此后，我们的同事在 2011 年底至 2012 年春访问了前面讲到的古谷野教授的诊所，在修复科进修了 3 个月。后来，我们邀请古谷野教授来担任我们的名誉教授。这些交流都是以我在九州大学进修时建立的人际关系为基础而实现的。

当然，交流活动能够实现，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在西安交通大学，为了鼓励学术上的交流，每年都会出资支持相关项目。我为这些项目提出申请，并经过教育部审批后才得以实现的。审查的标准是，必须是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而且简历和学术论文也会受到审查。我们邀请的各位教授都有非常了不起的资历和研究成果。

我希望九州大学齿学研究院和西南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能够结成友好院校，也在这方面做过尝试。不过，九州大学方面有规定，必须要聘用友好院校的一名负责人作为教授。这是个比较难以实现的条件，因此结为友好院校这个目标没能达成。

日本所独有的对于细节的关注在牙科医疗现场也能产生技术差距。希望能够学习日本对社会各阶层进行关怀的体制，建立更加细致的牙科就诊体制。

比较中日牙科医疗会发现，理论和知识水平差别不大，但诸如牙科用椅等所使用的器材方面还有差距。在日本，即便是日常生活中，对于细节的关注也很高。即便在我们的专业领域，治疗细节方面的差距也被表现了出来。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缩小这个差距，但是一定的差距依然存在。

比如，假牙。以前的假牙多是采用可摘式的卡环来固定的。有一部分中国人可能以为现在还是那样。不过，在日本，假牙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套上去的也有植上去的。在制作假牙时，日本会先正确计算剩余牙齿齿面的可承力，然后再制作。此外，在修复义齿的时候，都是在显微镜下进行非常精准的操作。我们医院最近几年派人出去学习培养这方面的技师，也开始进行了这种操作。虽然差距在缩小，但是就技术的精细程度而言，还是日本更先进。

我们如何才能掌握这种精细的技术？首先，出国深造过的人在回国之后应该专注于为国内技术的发展做出努力。另外，必须大量培养掌握此技术的人才。由于我国人口众多，

仔细要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这种高精尖技术的基础是比较困难的。

中日口腔科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对艾滋病患者的口腔检查。在日本，有专业的医生对艾滋病患者进行口腔检查。进行检查的医疗机构有非常完善的设备和严格的保护措施。此外，在日本，体育医学也很发达。中国尚未引进口腔方面的体育医学。而且，在中国，对于残疾人的牙齿健康还尚未关注。我们在北海道大学参观学习了对残疾人的牙齿关爱活动。那里每年都会对残疾人进行口腔检查。参观结束后，我感到在中国进行这样的关爱牙齿活动是很困难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而日本的牙科治疗覆盖了社会所有阶层，我对这种体制感到由衷的钦佩。

日本细致入微的牙科诊疗体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小学牙科诊疗。在日本，无论公立、私立，全国所有的小学都定期进行牙科诊疗。这也有益于牙科疾病预防观念的启蒙。我们为了实现这种定期诊疗体制，已经开始行动。每年都在幼儿园和小学进行体检，给牙齿不好的孩子寄出明信片，敦促他来看牙医。

不过，问题在于监护人的反应不积极。即便收到通知，也很少有家长认为必须要带孩子去看牙医，这一点亟待改善。监护人之所以这么消极，一是因为认识不足，二是因为时间不够。如今，要是父母和孩子一起请假的话，就没法去看牙医。时间问题成为一个障碍。

通过学习语言，要求能够更简单地实现，获得的信息量也会增加。希望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继续加强同日本的学术交流。

日本在这一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在进修过程中，我们去了钏路一个偏僻的小学参观。它离钏路市区有2个小时的车程。那里的牙科诊疗特别周到，牙医将几个年级的孩子聚在一起，每次给20到30个学生看牙，秩序井然。虽然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但是器材应有尽有。这种体制便是今后我们的目标。

我有几句话想对今后打算去日本学习口腔学的人说，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也许每个人感受不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语言。首先得学习语言，通过掌握语言，使你能交流的内容增多，获得的信息也会增加。

当时我觉得进修时稍稍有些不足的是诊疗科室之间没有设置轮岗进修制度。因此，我们各自被固定在一个科室。虽说易于管理，但我们觉得稍有不足，便提出申请，希望加入轮岗制度。现在，我们医学院的小小的口腔科也分成9个诊疗科室。通过科室间轮岗能获得的信息量特别大。尽管每个科室所用材料和器材不同，但其操作和使用并不太复杂，很快能掌握。因此，在我们几次强烈要求下，终于可以在2个科室间进行轮岗。我提出要求，去了实验室。当时，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因此，语言的学习非常重要。此外，该提议的地方就得积极提出建议。

虽然进修是用英语授课，但是我们每周用2个晚上来学习日语。当时我们住在JICA九州国际中心，那里的工作人员教了我们一些日语。我觉得应该抓住那样的机会，好好加以利用。

若取得博士学位，我想要更加积极地与日本方面进行学术交流。我保留着进修时收到的老师们的名片，随时可以跟专业的老师取得联系。不过，他们大多都很忙，不一定有时间。若是进行交流的话，至少要1周时间，这比较困难。

如果我本人还有机会去日本的话，当然非常想去。当时进修的时候，我就跟小组的10位成员说过，“如果将来还有机会的话，希望咱这小组能再一起来日本。”我现在跟他们仍然频繁地联系着。他们回国之后都有了不错的职位。有2位担任管理职务的成员得到了提升。听说尼日利亚的进修生已经升为他们国内一家医院的副院长。斐济的进修生回国



之后，在当地一家大医院诊疗科升了职。斯里兰卡的进修生去香港取得了学位。我现在正在攻读博士课程。虽然大家的追求不同，但各自都在努力进步。

我们是日本留学的受益者，也肩负着一定的义务。所谓义务，就是指回国之后要努力让周围更多的人受益。这样一来，我们自身的利益也会得到最大化。就我而言，教课便能使周围的利益最大化。之所以说有这样一种义务，是因为不是谁都能去外国的。我经常告诉现在的留学生要珍惜你所得到的机会。每年是有选拔的，并不是谁都有机会。如果运气好，得到了机会，那么在回国之后，应当分享自己的所得，使周围的利益最大化。这便是我最想对去日本留学的人说的。

通过相互交流 加深了中日间的“相互理解”



上海科学技术普及教育展示技术中心
上海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副主任

杨喆清

自 1990 年起，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际合作处工作。1992 年 9 月至 1993 年 4 月，赴日参加了为期约 6 个月的 JICA 进修项目（开发经济）。回国后，作为国际合作处副处长主管多个与 JICA 相关的项目工作。2003 年，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对外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主任。在职期间，致力于与日本各协会和企业的交流。2010 年，进入上海科学技术协会国际交流中心。同年，为上海世博会的准备、运营尽心尽力。

在中国经济发展初期赴日进修。
对比中日两国发展状况，亲密接触日本社会，获益良多。

从 1990 年起，我在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际合作处工作，负责与外国的科学技术交流。对日交流也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日本有更多的了解，于是参加了 JICA 的进修项目。进修是从 1992 年 9 月到 1993 年 4 月，大约持续了半年。进修的课题是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内容基本上是宏观经济。

日本的技术研修多是学习专业领域的专业化内容，而对于我这种全盘负责科学技术交流工作的人来说，学习更加宏观的、涉及知识面比较广的内容可能比较适合，所以我选了“开发经济”课程。

从经济发展这个角度比较日本和中国，日本在 90 年代初期基本已经达到了顶峰，而当时的上海，乃至全中国，经济开放和发展才刚刚正式开始，才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进入到发展时代。比如位于上海市东部与老市区隔黄浦江相望的浦东新区，就是开发的标志性地区。之前那里是一片荒地，直到 1992 年设置了新区，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现在作为上海市的新中心，取得了惊人的发展。

在日本处于发展的顶峰，而上海的发展刚刚起步这样一个时期，能够到日本学习经济，是一段非常有意义、非常幸运的经历，能够在对各种事物的比较中学到很多东西。从一开始，我就希望通过进修了解日本经济发展的全貌，并打算与中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并且希望通过充分利用我在日本的学习和经历，使我们与日本的交流更加顺利。

在日本的半年中，我几乎每天都要在国际开发研究中心（IDRC）上课。那段时间，JICA 和 IDRC 举办了很多沙龙等活动。正是有了这些活动，我才能够不局限在课堂和书本里，而是能和日本同学一起参加社区活动，体验了茶道、书法等日本传统文化。那时候晚上学习日语，还曾经到日本同学的家里做客。

通过这些活动，我亲密接触到了日本社会，这是非常有益的体验。因为技术和专业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只有了解了社会，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从那个社会产生出来的技术。当时除了通过进修获得了一些体验，我其实还想对日本有更全方位的了解，想了解其社会的方方面面。可惜短期进修时间有限，要做到这些不容易，但只要下功夫，还是能够有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流的。

在进修期间的沙龙等活动中扮演了民间大使的角色。

回国后在工作中，尊重两国立场，发挥中日交流的桥梁作用。

关于进修的日程安排和活动计划，我对 JICA 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但是我觉得还有改进的空间。我所参见的课程是国际课程，和来自东南亚、南美、非洲、中东等地区的同学一起上课。在国际课程中，各国的进修生几乎采用同一种形式学习，也就是说 JICA 在对国际课程进修模式进行计划时重视的是统一性。另一方面，在根据国别设置的课程里，各国进修生又采取自己的方式进行进修。在这样的国别课程中，重视的是各国的特殊性。这样一来，国际课程和国别课程这两种进修模式之间就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如果今后这个项目能够继续开展的话，我认为两种模式再进一步融合一下也许会更好。在国际课程，追求统一性确实是必要的，而进修生如果踏入社会，也能成为代表各自国家的民间大使。比如在拜访同学家时，在参加茶道、花道、书法等各种沙龙活动时，我作为中国的代表，接受了很多来自周围日本人的提问。我想，JICA 对于这种个别性、独特性再多加关注的话，进修项目也会得到更大的改善。

赴日进修后，我不仅对经济学的理解加深了，更得到了丰富的收获，大大超过之前的预期。即使是现在，距离进修已经过去了近 20 年，我仍然能将进修时所学应用到工作中。由于对日本社会的全貌、日本经济发展机制有了更深的了解，回国后在作为中日交流的桥梁开展工作时，我也能够站在双方各自的立场来思考问题，进而采取行动，而不是只考虑一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修是非常意义的。

我想对今后参加赴日进修的学员提一提我的建议。要抓住进修的机会，直接接触日本社会、努力了解日本社会，这是十分重要的。除了学习和进修专业知识之外，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加广泛、深入地接触、了解日本社会。如果只是学习书本和课堂上的知识，那么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学到的东西就太少了。我认为 JICA 进修项目的最大优点就是“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



为推动浦东机场的开发调查工作，以及筹备举办上海世博会，邀请了日本众多经验丰富的专家和学者。在应对老龄化等左右未来上海发展的课题上，日本的经验最值得借鉴。

进修结束后回到国内，我参与到了上海对日交流的工作中，担任负责与 JICA 方面沟通的总联络人。后来我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科学技术部 JICA 项目的负责人，参与了浦东机场建设可行性的开发调查和上海现代模具技术培训中心的成立及运营等几个大的项目。

我的另外一项职责，就是要和日本的地方政府开展更加全面、有效的交流活动。上海在中国的情况比较特别，它与大阪府、大阪市和横滨市作为友好城市从很早就开始了相互交流。此外，从 1996 年起，和长崎县也结成了友好城市。友好城市之间必然会有科学技术的交流，但是主管对外交流的上海市外事部门无暇顾及到这部分工作，因此我所在的上海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就承担了很大部分的支持工作。

此外，我们还积极开展与日本半官半民组织和民间组织的交流。在筹备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时，我们就从日本邀请了有世博会或奥运会策划、举办经验的人士来到上海，积极与他们进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精心酝酿出了一套上海世博会的策划方案和运营办法。

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上海世博会追求的是什么？即它

的主题是什么？”我认为有三个主题非常重要。首先，是空间、产品等的创造性设计。上海世博会也是一个技术的博览会，首先大家关注的是更加平易近人的创造性设计。另外两个重要的主题是绿色生活和节能。

在确定要召开上海世博会之后，我在 2002 年回到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03 年被任命为对外技术交流中心主任。在回到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之后 我一直围绕着“创造性设计”“绿色生活”和“节能”三个主题开展工作。日本在产品设计、绿色生活和节能等方面，即使不能说领先世界，在亚洲也绝对是一流的。因此，我们有很多需要向日本学习的东西。

除了这三方面之外，我们还希望将来在应对老龄化方面借鉴日本的经验。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而上海在中国是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在这一领域，日本走在我前面，因此在由于老龄化引起的社会形态的变化，以及面临的问题等方面，日本应该有很多我们能够借鉴的地方。

在科学技术交流方面，我们重视日本，不仅因为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上相距很近，还因为两国有许多非常相似的地方。在考虑上海这样超大都市的未来发展问题时，有很多东西需要向日本东京、大阪学习，而用美国加州的大都市来和上海比较就没有什么意义。加州人的生活以驾车出行为主，而在上海和日本是行不通的。上海和日本的大城市在城市形态和城市管理方式上有很多共同点，因此，我们一直把日本作为优先交流的对象，今后也将继续重视和日本的交流。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和中国是永远不可分割的邻邦。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轨道。
JICA进修模式也应该结合地区特点进行改进。**

今后，中日两国应该更加紧密地合作，广泛开展人才培养等的进修项目。那时，首先应该考虑到的是，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轨道，要把东西部分开考虑。

JICA 根据中国政府的方针，逐渐把进修的重点放在中国中西部地区。但是，以中西部为对象的进修项目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较为适合呢？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采取

20 年前 JICA 的进修模式吗？不是。采取以现在上海为对象所进行的进修模式吗？也不是。

比如，20 年前的模具进修，对于当时的上海是必要的，对于现在位于中国西部的省份青海省也是必要的，但是 JICA 把之前的模式照搬过来重新开始实施的话，将会耗费巨大的成本，需要开展的各进修项目的规模也会过小。现在的东部城市，比如上海，也已经能够开展模具技术的教育进修项目了，那么就应该考虑 JICA 和上海这样的东部大城市进行合作，一起设计进修项目。

另一方面，对于现在的东部，特别是对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在创造性设计产业、节能、老龄化对策、城市安全管理等方面都需要高水平的技术研修。在对进修项目进行企划设计时，要搞清地区特征，要考虑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的进修项目。现在对于这种企划的需求是很多的。

具体方法是，首先应该把中国划分为西部、中部、东部三部分，然后再加以考虑。并且，可以分地区向各省市的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各自的需求。然后根据他们的要求，JICA 再对项目重点领域和划分方式做出调整。JICA 今后如果要维持和扩大项目的规模，就需要像这样结合各地区的情况对进修的主题和模式做出改变。

我想提的第二个建议是，JICA 在今后进行技术进修和开发调查时，可以把日本产业纳入考虑范围。日本的产业经济近来一直在数量上持续低迷，而中国的产业经济虽然看起来搞得火火热热，但是存在质量问题。日本和中国，一个有量的问题，一个有质的问题，如果把二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互补，也许能够帮助两国找到各自的出路。

我的第三个建议是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文化性关注。在进行技术交流时，如果能照顾到中日两国在价值观、法律法规等因素、社会运营的特征等要素上的差异，也许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最后，我想就与我在日本学习的 20 年前相比，如今的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谈一谈我的感想。20 年前我到日本的时候，中国和日本的发展程度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是，在那之后的 20 年，日本并没有较大的发展，而中国却以飞快的速度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都获得很大提高。中国和日本的距离缩小了，对日本的进修所抱有的期待和憧憬也不那么强烈了。现在中国的进修生对于技术进修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而且比起对技术这个“硬件”的进修，越来越多的进修生更希望把进修重点放在“软件”，即相互的沟通交流和文化理解上。

对于 JICA 来说这种变化绝不是坏事，而且我认为 JICA 工作的核心本来就不仅仅是学习技术，而是还要通过日常的交流加深相互理解 构筑中日沟通的桥梁。所以 除了技术以外，还要把其他要素纳入进修项目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从长远来看，这对建立良好的中日关系是有益的。

一般来说，国与国之间要发展健全、友好的双边关系，公共外交 即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了解、获悉情况和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公共外交多是由我们这些普通民众承担的。百闻不如一见，在日本学习的 JICA 进修生也能为公共外交发挥自己的作用。

一方面，他们为了掌握专业技术而投入到学习中，另一方面，他们亲身体验日本社会，加深对日本社会的理解。通过这些，他们能够接触到日本传统文化，观察政治态势。这样一来，可以称之为“发挥公共外交作用的民间大使”的人才就自发地、自然而然地培养起来了。

JICA 为公共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这是许多人辛勤工作的成果。如果这个平台将来也一直存在的话，政府再往后退一步、开展进修的主体再往前进一步，这样一来公共外交的成果也许就会更丰硕了。今后如果充分利用民间的力量，那么即使是在像上海这样较为发达的地区，JICA 的进修项目也能成为很好的交流渠道。

再重复强调一下，比起学习欧美，我们更愿意向日本学习，这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在社会条件上非常相似。在应对老龄化等许多问题上，日本一直在进行细致的研究工作，对中国来说有许多可以直接借鉴的成熟的措施和经验。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通过进修把握了国际经济法的最新动向 通过教学研究和实践，提升了实际工作成果



上海市宝山区商业委员会
副主任、法学博士

李小年

安徽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后在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完成法学硕士课程。2000年起就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期间，在作为JICA进修生的3年间，学习国际经济法，特别是海商法，2005年获法学博士称号。2008年被调往宝山区司法局。现兼任宝山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同时任上海大学等学校的客座教授，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活动。

JICA 的进修课程和学习资料都非常好，
我把那些资料带回了国内，
一直应用于我的教学活动中。

我成为 JICA 的长期进修生是 2002 年的时候。当时我正在考虑学习法学博士课程，正好就遇到了参加 JICA 长期进修项目的机会，在接受了面试和笔试后我得到了这次机会。虽然留学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获得学位，但是我也期待能扩大视野，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另外，我还想体验异国文化。

我参加的长期进修课程是国际项目，因此是用英语授课。我的英语没有问题，但是日语就一窍不通。到日本后，我在 JICA 九州国际中心接受了短期简单的日语训练，非常有用。我参加了很多自己选择的课程，我觉得进修的课程计划、师资配备和课程内容都非常好。我和研究生一起上国际经济法的课。那些课程的老师有欧洲人，还有曾长期在美国留学的日本人，全都用英语授课。学习资料制作得非常精良，课程的设计、内容也非常丰富。我把那时候发的资料全部带回了国内，它们对我后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现在从事的教学工作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一直精心保存着。

对进修课程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国最近才刚刚开始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而日本已经非常成熟了。此外还有很多不错的课程，比如国际经济法、国际组织法、

劳动基准法等。如果有时间和机会，我还想再复习一遍这些课程。

在日本学习的知识和获得的经历是非常有用的。我回国那时，海商法领域基本上是由过去的几位大家独占，新生力量很难参与进去。而由于我在日本拿到了最新的资料，把握了最新最前沿的学术动向，因此当时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海商法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些学术活动把他们也吸引过来了，最终形成了不小的影响。在至今为止的学术活动，如北京以及两岸四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海商法研究会中，还有我们海商法协会的活动中，留学的经历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时，把重点放在了教学和研究活动上，并且和上海海事法院共同开展了许多活动。特别是我当时研究的关于国际运输法和运输合同法的新条约那时候还只是草案，因此我的老师建议我研究最前沿的问题和最新的条款。2009 年联合国通过了《鹿特丹规则》（《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货物运输公约》）。从那之后国内才开始在这个方面的研究，而因为我以前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能够马上把它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进行应用。当时写了很多论文，其中有一篇还发表在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学术刊物《统一法律评论》（Uniform Law Review）上。那篇论文还成为了关于联合国《鹿特丹规则》的学术文献之一。这是我经过长期研究、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收获的一项成果，

因此我自己感到很骄傲。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 2009 年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参照了《鹿特丹规则》的部分内容，但在解释内容上存在缺陷，并在实际的审理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获得了优秀奖。

通过进修认识到了创造性和独创性的重要性，如今，这成为了推进工作的原动力。

以上是我在学术方面的活动，在实践方面就要说我在上海宝山区的工作了。提到“宝山”，大家或许是通过“宝钢”（宝山钢铁）认识它的。宝钢是在与日本的合作下成立的重点国营企业之一，现在宝钢在宝山的海滨地区进行开发和建设，邮轮项目也正在进行中。邮轮经济是一种差价交易，是海商法的一个新领域。回国之后我参与了许多关于邮轮的法律制度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提交到了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之后和他们一起做成一个课题，得到了市领导的好评。邮轮产业和我在日本所学的海商法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当时的进修经历可以说为我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当时，进修生会经常举行讨论会，博士课程的讨论会要求要有独创性和创造性。把独创性应用到今天的工作中，会发现很多问题，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我们能提出很好的建议。现在想来，重要的不仅是在专业上的学习，在思考、研究方法和创造性方面养成良好的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把这些习惯应用到工作中，能够产生很好的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留学确实对实际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

在日本的美好回忆有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在学校的日语学习。九州大学和社区都提供了免费的日语课程，通过参加这个日语学习课程，能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进行国际文化的交流。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发音不同，谈论的话题也不同，非常有趣。比如印度尼西亚人的发音就很有自己的特点。一些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发音比我们好，但是一碰到汉字他们就不懂了，就会来向我请教。但是，虽然我们中国进修生也使用汉字，但有时却在发音上碰钉子，怎么也发不好，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在日本我参加了很多这样的国际交流活动，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回国后我也继续保持和日本方面的交流。2007 年九州大学法学部的多名教授访问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之后，为了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进行交流与合作，双方还签



订了学术交流合作协定。即使是现在，当我有疑惑时我就会联系当时我的指导教授。

说起和九州大学法学部的交流，虽然我在九州大学学习过，我们的法学研究所之前也有很多与日本的交流，但是学术交流全都是在东京和大阪，没有和九州的大学建立这种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九州大学法学部一样，都是大陆法体系，且九州大学经验丰富，涵盖日本发展的整体历程，这些对中方来说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所以我非常希望在立法和法学研究教育方面与他们建立长期的交流体制，我积极努力，最终确立了我们法学研究所和九州大学法学部的交流合作关系。

无论政府层面的中日关系如何，我认为都应该进一步加强两国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我想给今后想去日本留学的人提两个建议。最好在去日本前学习日语、掌握日语，这样到日本后能学到的东西就更多。由于专业学习非常忙碌，再加上其他的事情占用了许多精力，我学习日语的时间很有限。但我想如果我会日语，那么我和日本人的交流和合作应该会做得更好。因此，如果要通过日本国际协力中心（JICA）这个渠道，首先是要学习语言。另一方面，是考虑学术研究方面国内比较需要哪些内容，提前做好准备。这样回国后就能马上把学到的东西应用起来。

我认为，JICA 的留学项目有必要集中国内各个专业领域的人才。比如说人才的来源，不要局限在学校，可以把范

围扩大到政府部门、实际参与社会管理的部门，或者中国的NGO组织等，都可以考虑。

我们还提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建议，比如组织中国留学生的同学会。举办这样的同学会的话，成员就是不同领域的专家。至少在同学会上大家可以加深中日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在文化方面，在学术和经济贸易方面也能提出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吧。

除此之外，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在JICA的活动上还做了有关老年人服务的讲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人有发言权，并且能提出很好的提案。由于上海正在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所以希望在老年人服务上能有一些实际性的行动。

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如何，在民间经济和文化方面我们都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虽然想法会有所差异，但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一些复杂的、政治方面的话题，强化交流的方面。



在九州大学研究室

在日本学到的调研方法如今应用到了温州研究中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温州研究中心
秘书长

蔡建娜

作为长期进修生赴日进修。自2004年起两年间，在东京农工大学学习农业经济学。回国后作为研究中国中小民营企业的圣地而广为人知的温州市的专家，持续开展实地调查，并在调查基础上发表了多篇关于温州劳动市场和人口动态的论文。与日本的研究所和大学的研究人员保持着长期的交流。现在正在申请JICA软型后续完善（FU）项目（《关于中日中小企业合作课题的调研》的实施及《中日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研讨会》的举办）。

两年的日本留学经历培养了我正视各种问题的态度。

回国后仍然保持着与日本研究人员的交流，共同提议中日两国中小企业开展合作。

1995年我来到上海读大学，1999年毕业后成为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2002年后，留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继续从事研究工作。2004年通过了经济研究所博士课程的入学考试。当时左学金常务副院长向我推荐了JICA的合作项目，于是去了日本，在东京农工大学学习农业经济学。我的指导老师若林敬子是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家，因此我重点学习的是人口学。

两年的留学经历对当时的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至今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我所居住的JICA国际中心，与来自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的进修生成为朋友的经历。这样的经历让我敞开了心扉，对我后来的工作也产生了影响。那时，我还和来自处于战争状态国家的进修生成为了朋友。和那些来自饱受战争、贫穷、落后等问题的国家的进修生进行面对面交流，让我感触很深，对我影响很大。

从研究方面来看，日本的留学经历对我从事的研究工作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原来是学经济学的，并一直把劳动

力问题和人口要素结合起来进行经济学研究。留学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让我与这个领域的日本研究人员相识，并进行了交流。

2005年3月，当时还在留学期间的我和日本学者一起到中国浙江省温州市进行实地调研。温州市作为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下形成的中小民营企业集聚地而被人们熟知的。后来回国后，我几乎没有间断，年年都到温州进行追踪调研。

根据调研结果，去年我和日本学者共同发表了一份关于中日汽车产业的未来的提议。提出这个提议是基于我们的一个共识：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中日小企业应该相互合作。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的专家认为生产汽车零部件的日本中小企业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并认为这个时候正是中日的中小企业进行合作的契机。日本中小企业在数量上、中国中小企业在质量上，都有与对方合作的必要。日本的中小企业以前可能并没有切实感受到中国中小企业在品质管理上的需要，但是如今感受到了，今后双方的关系应该会更加紧密。

2012年夏天，发表了提议的日本专家全部聚集到一起，呼吁日本的相关企业和协会开展与中国的合作。我也向温州市的多家企业和政府部门提出合作的建议，并组织了几个企业访问日本。现在我们仍然在做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工作。接下来我会在日本留学经历、我从事的调研和这次的提议三个方面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换一个环境的想法使我决定去日本留学。日本重视实地调研的学术风气让我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法。

去日本留学的机缘，刚才也提到了，是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左副院长为我提供的。左副院长是中国人口学领域非常有名的专家，和东京农工大学的若林敬子教授在学术上经常有交流，他知道有这样的进修机会后就推荐了我。

我当时已经通过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博士课程，成绩也十分优异。但那时我对是否一直在学校从事研究，把自己关在学术世界中产生了犹豫。是接着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读3年博士，还是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当时很迷茫，但进修又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决定到外面看看。当时希望能有一段全新的经历，也希望能换一个环境。另外还觉得日本与中国有很多不同之处，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

留学最初的半年都用在了日语的基础学习上。之前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学过日语，所以既不会说也不会看。不过因为会英语，所以觉得日语只要肯学也能学会，并不是很担心。半年时间，日语水平进步到了可以顺利进行日常交流。

课程虽然是用日语讲授，但是因为日语已经达到了能听懂的程度，所以听课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在写方面虽然不太好，但是经过半年的学习，看还是勉强能看懂。我所在的东京农工大学的研究室，有不少中国学生，这也可以说帮了我的忙。研究室有一位曾经通过JICA渠道留过学的前辈，对我们这些后辈很照顾，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两年的留学时间，前一半主要用来学习人口问题，学到了很多知识。此外还学习了农业的组织、农业的流通等。在学习中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学者非常重视在分析中进行实地调研（Field Work）这一点。这给我的研究方法带来了很大影响。从那以后我自己也开始重视实地调研。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对农田的调研。正是从参加了农田调研之后，我才越来越希望能尽可能多的收集到调研数据。后来我和研究中小企业的学者认识后，也发现和我们中国的研究人员相比，日本研究人员更倾向于归纳法。中国学者重视理论和演绎，他们则喜欢综合了具体数据后再归纳得出相应的结论。

我们一边跟着大学课程上课，一边在研究室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我记得JICA的工作人员每三个月就会和我们的指导老师面谈一次，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和其他的留



学生一起住在JICA国际中心，生活上非常便利，没有什么困难。中心对我们也很照顾。

我记得课堂内容有一次是制作堆肥。能亲身体验农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们还有机会参加与农业相关的非政府组织（NGO）的活动。NGO招募的参与者能在活动中体验传统务农方式。亲手栽种、收割、做饭，能够连续好些天体验这种勤俭朴素的生活。通过这种实际劳作的体验所收获的东西一直珍藏在我记忆里。

在日本我还学习了花道，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那时我每周一次去草月流的老师的课堂上学习。我还参加了插花艺术作品展示会，和朋友一起去市民中心。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

研究温州模式这一目标，通过在日本的邂逅与调研，结晶为具体的论文。
回国后一直与日本研究室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

我的专业虽然是政治经济学，但是自从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之后，我就决定把方向确定为温州研究，并一直在做准备。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袁恩桢是温州模式研究的权威人士，我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进一步推进温州模式的研究。

在留学中结识的中小企业的研究者们，对温州也有很浓

厚的兴趣。多亏了与他们的合作，才能让我把自己的研究做得更深入。我和这些重视实地调研的研究者们一起开展了对温州的实地调研，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方法，获益匪浅。

实际上，现在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偏向于理论的研究，比如分析数理模型这一方法就成了研究方法的主流。在对企业的实际动向和运营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这方面，这种方法是存在不足的。我在日本接触到了不同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并通过与日本学者一起进行实地调研，有了许多新的发现。通过与负责实际工作的工作人员交流，从而得出结论，这些结论得到他们的反馈，这很有可能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我觉得这种实证的、归纳的研究方法正是我所需要的。

我在回国后还一直与那些留学时，在日本一起参与农田调查和社会调查的研究室的朋友们保持联系。在我的关于温州研究的论文撰写进入到最后阶段时，我在庆应义塾大学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在那里，日本中小企业学会会长渡边幸男为我们授课。渡边会长也研究温州，所以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我的论文也有幸得到了他的指导，回国后我也一直与他保持学术上的交流。

关于温州研究的论文中，我写的比较多的是关于温州汽车模具零部件问题的，这些论文中有好几篇用到了和日本学者一起进行的调研成果。除汽车产业外，有的论文还涉及到其他产业。温州的产业领域非常广，涵盖了服装、制鞋、机械等各个领域。我最近还在就多个中小企业撰写企业研究的论文。

我的博士论文是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写温州模式的转换和发展的，试图弄清整个温州的经济发展和变动机制，探讨该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等近年出现的问题。论文中的温州模式用到了一部分实地调研中的例子，但是由于不是实证研究，所以总体上是以理论为中心展开论述的。实证研究需要大量的数据和数量化分析，这是我今后的课题。

日本中小企业进军温州， 若和眼光敏锐的年轻企业家合作， 将会得到双赢的效果。

我现在正在向 JICA 申请针对归国进修生的后续支援项目，希望能够开展“关于中日中小企业合作课题的调研”及举办“中日中小企业合作创新研讨会”。这个申请提出的背景在于我对目前日本中小企业正积极进军海外这一现象的判

断。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的大型汽车生产商正在调整零部件的国际供应链模式。这样做的结果使日本国内许多中小企业虽然拥有先进的技术，但是仍然得不到订单，正在逐步失去市场。根据日本学者的统计，2005 年前后，日本中小企业的数量下降到了不足九十年代的四分之一。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这表明，日本中小企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衰弱趋势之前就出现了，但在去年的大地震后衰弱趋势更加明显，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局面变得越来越困难。

几十年来，日本中小企业的目标就是从相关领域的大企业获得订单。由于中小企业只靠接受订单而没有培养自身开拓市场的能力，所以当大企业把供应链转移到国外后，中小企业就没办法了。

以前，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防止出现产业空洞化，并不希望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企业转移到国外。但是，面对近来越发走投无路的局面，连地方政府也不得不调整政策，鼓励当地的中小企业进军海外。

作为外国中小企业接收地而迅速进入人们视线的就是中国的温州市。我们在对温州的持续调研中发现，温州有很优秀的中小企业，企业家们也很年轻，经营做得很扎实。但是，他们如果要进一步提高自身，在技术水平和产品的质量管理上有很大的瓶颈。于是，我们这些中日中小企业的研究者们就提出了一个构想，让中日的中小企业相互合作。温州的企业家们在制造业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对中国国内市场很熟悉，能够迅速灵敏地对市场动向做出反应。如果和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丰富的产品质量管理经验的日本中小企业合作的话，他们或许能够打开今后发展的道路。同时，对于面临着市场逐渐缩小陷入困境的日本中小企业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些切实感受是我们这些中日两国的研究人员建议中日中小企业应该进行直接合作的基础。我带着一些企业家到名古屋、东京等地进行过访问。两个月后，名古屋的企业家们也陆续来到温州了解情况。顺便说一下，他们在由名古屋企业组织的“爱知中小企业同友会”内部对合作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开始表示了关注。2011 年 3 月，应他们的邀请，我访问了名古屋，并在同友会上进行了关于这个提案的演讲。

2012 年 8 月，温州的企业家们在访问名古屋企业时，也访问了同友会。在东京，访问了早稻田大学汽车零部件产业研究所，联系日本专家，还与企业进行了简单的沟通。在爱知县名城大学，还见到了专门研究汽车产业和国际经营学的田中武宪教授，与教授进行了交谈，向教授介绍了我们希

望中日小企业进行合作、推动双方共同发展的构想。

我向 JICA 申请的目的，就是在于希望深入挖掘中日中小企业间的合作潜力，通过研讨会的召开进而推动具体项目的实施。我们这些研究人员一直以来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对企业、协会等各个方面提出中日合作的建议。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力量还很小，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日本的企业家们虽然对我们的提议很感兴趣，但是要落实到实践他们还是非常谨慎的，这也是能够理解的。据说，日本中小企业在 90 年代曾迎来一波向海外进军的浪潮，但是进军中国的企业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又撤回日本。

这段历史在日本企业家们的心上蒙上了一层阴影，从那以后，敢于挑战进军中国的企业就变得非常少了。对于是否选择中国，他们现在仍然很犹豫。日本许多中小企业已经进军了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但是对于来中国仍然抱有担心。像 JICA 这样的政府类机构，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参与进来对消除这种担忧是很有效的。我期待向 JICA 的申请能够成为解除日本企业家疑虑的第一步。

现在的日本中小企业存在这样一个情况，单个企业在资金能力等方面很脆弱，导致无法进军中国，这是实情。如果多个中小企业联合起来、以集团的形式进军温州的话，政府类机构应该作为主导，对组织形式进行设计。

另一方面，温州的中小企业对日本中小企业进军中国也很关注。虽然如此，但我认为，首先有必要在双方中小企业间建立负责进行协调和研究的机构、交流平台等。如果双方的交流是无计划的、随意的，那么即使交流展开了，也会碰到许多问题。再加上文化冲突，最后肯定是以失败告终。双方之间需要有一个起润滑剂作用的组织。我们作为研究人员与企业的立场不同，但至少能从产业和地方振兴的立场提供建议，因此在双方磨合阶段我们应该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研究温州模式的发展，就能想象出中国的未来蓝图。在城市化安全对策、企业理念、价值观等方面，中国还需要多向日本学习。

自从 2006 年结束赴日留学、回到国内后，如今已经过去了 6 年。在这 6 年间，被称为“温州模式”的改革开放经济模式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温州模式在中国还属于比较特殊的例子，因为在民营化、市场化方面温州做得比其他地方



与各国进修员合影

好，比较突出。

因此，现在温州面临的很多问题，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整体，特别是民营经济未来的缩影。日本学者现在非常关注温州，因为通过温州，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及其调整方向。

比如近年在温州发生的信用危机问题，就象征着中国金融系统的市场化落后这一现状。虽然提出了“金融改革”，但中国政府的相关人员却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让金融对实体经济做出贡献。这是由于经验不足导致的。温州就是研究这些课题、检验对策可行与否的实验场，温州模式的发展就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缩影。

此外，如今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在大城市的安全保障上也需要推进建立相关组织和机构。在这一点上，中国还很落后于日本。同时，在产业与社会平衡上，中国也存在很多问题，这同样有必要借鉴经验较丰富的日本。

今后到日本留学或者进修的年轻人应该关心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因为以这些课题作为赴日学习的起点，可以从日本学到很多东西。这是因为日本的发展进程比我们早很多年，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中国面临的课题中，我最近非常关心的是中日企业的价值观差异。在考察企业长期持有的价值观时，对劳动者的态度和对技术的态度这两点非常重要。中国企业家考虑的基本上只是把产品做出来卖掉，而日本企业家则对劳动者非常关注，思考企业要怎样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可以说日本企业的理念走在了中国企业之前。中国在进行产业模式调整时，还必须改变企业家的理念。如果不认真考虑劳动者问题，不考虑先进技术的传承问题，产业模式调整也将以失败告终。

我们提出的中日中小企业进行合作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借助合作的契机，可以设立一定的

标准，在理念方面，也可以得到不小的提升。

设定一定标准后，就可以以这个标准客观地对企业进行筛选，可以让日本企业更加放心。中国企业通过努力使自身达到标准，也能在最后得到与日本企业合作的机会。只有在这种规则、形式下，双方才能互信，才更有可能合作成功。日本的中小企业虽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超前的理念，但是却在逐渐失去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低利润的怪圈中止步不前。中国企业要打破这种现状，要学习日本优秀的地方，要生产中端、甚至高端的产品。双方如果能实现合作，中日两国的企业都将获益，整个世界的生产成本可能也会降低。中日的合作也可以为世界经济的未来做出贡献。

但是，要跨越中日企业间技术和理念的障碍并不容易。有一次，一些中国企业家对日本的一家中小企业进行了访问。那家企业规模很小，厂房长度只有 100 米左右。但是中国企业家们进到厂房之后无不感到震惊。在这个只有 100 米长的工厂内机械配置竟然如此高效，生产能力竟然如此之高。即使在那么小的空间里也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他们非常震惊，深感中国的制造业落后日本几十年。另外，他们在一家日本工厂的告示板上还发现了令人吃惊的数据，告示板上清清楚楚地写出了该工厂该月创造了多少利益。他们非常惊讶，说自己的工厂绝对不可能公布这些数据。把收益这样细节的内容都向员工公开，日本企业的这种理念使他们震惊。

在中国，像我这样通过 JICA 项目到过日本留学的研究人员大概有两万人，这些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学友会。这些学友正是为中日企业沟通承担了桥梁作用的人才。我想，如果能把学友会的活动充分搞起来，说不定中日沟通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比如，我经常在想自己能为中日交流做些什么。学友会如果可以收集相关人才的信息，那将是非常有益的。JICA 可以为我们的合作提供帮助，通过一些形式对我们进行支持。学友们如果能相互了解对方的研究内容和方向，并进行合作，那么中日交流也将变得更有效。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和提议有可能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
希望今后能和JICA继续合作，
尝试与政府部门相关的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外事处处长

李轶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是上海市政府和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的大规模政府性研究机构。拥有 800 余名工作人员，500 名研究人员，研究范围覆盖多个领域。

上海市是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城市，因此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也是中央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只要提出了学术性的提议，就很有可能被中央政府采纳。中央领导层刚刚换届，将开始领导下一个十年。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政府政策如何变化，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我们最近也在对“今后

的十年”这一课题进行研究。这是展望今后 10 年上海发展蓝图非常重要的研究，必须认真地完成。此外，有关环保、社会政策、人口问题、产业政策等的课题也很重要，同时我们也在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周边关系、国际影响力等许多课题开展研究。

除此之外，我们在进行预计为期三年的国际性课题的研究。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部分学者和研究人员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在国际性课题的研究完成后，希望他们的国际知名度能得到进一步提高。当然，与日本相关的研究也很重要。但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中日关系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希望通过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和 JICA 的合作，改善这种情况，使双方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今后，我希望上海社会科学院能与 JICA 合作，尝试与政策相关的项目，这样也能够培养出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此外，如果能实现推动促进政策变化和法律法规修订的合作项目的话，那将会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现场职员培养方法、护理保险制度、护理用品等 日本先进的福利体系有很大的学习价值



上海市社会福利中心
副主任

何彬

2004年起就职于上海市社会福利中心。2011年任副主任。负责孤残儿童、精神疾病患者、老年人福利等11个部门的管理业务。2011年参加JICA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进修。

在医疗福利设施“旭川庄”的交流进修，成为了一次学习日本护理保险制度等老年人福利相关制度的难得机会。

我参加 JICA 的老年人护理教师培养项目，是在 2011 年 12 月。那时，我们 18 人的小组一同前往冈山县的社会福利法人“旭川庄”。旭川庄是一座大型综合医疗福利设施，不仅开展了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及其他多种多样的残障人士福利事业，还接受来自海外的进修生（参见 P.107 “旭川庄简介”）。我们上海市的民政局与旭川庄有着深入的交流，在 1989 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友好关系。

上海在中国属于较早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对于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老龄化会对社会整体造成怎样的影响等问题，民政局一直重视与国外的学习交流。日本比中国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制度的建立以及对应老年人的政策也更早地得到了实施。日本自 2000 年起实施的护理保险制度在上海也为人们所知，得到了高度的关注。老年人护理设施的费用负担问题是我们要正视的问题之一。护理保险可以为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提供帮助，因此我很重视它，并想寻求一种切合上海实际情况的护理保险方法。在这种意义上，这个项目当时是非常及时的。

在日本的 12 天里，我真的对老年人福利相关的服务、设备和管理有了很深的印象。中国和日本在老年人福利和对

待社会弱势群体的价值观上有相通的地方。例如，旭川庄的“敬天爱人”这一理念就体现了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

职员对老年人悉心呵护，以及营造家庭般的氛围等姿态，很多地方值得学习。

访问期间内，日方的接待非常周到。交流主要是通过讲座，不过在其间也有现场的考察和意见交流会，所以能以提问和回答的形式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访问团中有诊所的主任、护士长和老年人护理的现场管理人员，在提出要求到老人家里了解日本职员的具体护理过程时，日方也能够随机应变，迅速接受我们的要求。

我们共分成两个组，一组前往管理人员处，另一组前往现场。在那里，我们整体了解了很多问题，如平时帮助老人起床的护理以及饮食、康复活动等具体是怎样实施的，他们是怎样管理和指导实施过程的，日本的老年人护理有什么样的制度等等，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我们借鉴。

在设施内关于老年人福利的学习场所，我们感觉到他们的管理方法和所提供的服务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例如，在对重度认知障碍症患者和无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进行看护时，他们强调的是要在设施中让老年人感觉到一种家庭般的氛围。举例来说，我们留意到职员在工作时都不穿工作服。“他们为什么不穿工作服呢？看起来没有职员的样子啊。”

我们问道。结果得到的回答是：“职员要照顾老年人的起居，如果穿着工作服的话，很可能会让老年人有一种不适感和距离感。所以，对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要尽可能不打乱他们的生活节奏，不在他们的视野中来回走动。这就是我们的护理理念。”

对旭川庄的访问有上海的各种福利相关机构的人士参与，因此我们是根据访问之前各自机构的具体情况，带着自己的问题进行访问的。这其中也包括了如何将公共福利与社区和家庭联系起来这一问题。因为我们的理念是希望能够营造一个尽可能让老年人感到舒适、能够老有所乐的环境。从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看来，在家里进行护理是最理想的。居住环境比较熟悉，而且附近也有很多熟人。孩子们来看父母也比较方便，老年人对自己的家也有感情。在这种意义上，在设施中营造家庭般氛围这一点和我们的理念有相通之处，非常值得参考。

在现场与老年人接触时，他们会轻抚老年人的身体，在他们耳边轻声讲话。在老年人坐着的时候，职员也很少站着和他们讲话，一般都是蹲着的。这些细节也都值得我们学习。老年人入浴时，职员也会用手挡着他们的额头以防热水进入眼睛，感觉非常专业。而且，职员对工作的热情，或者说是发自内心的爱心，都让我们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中感觉到他们真心实意。他们一直是一路小跑，基本没有人在走。

我们重新认识到，要提高护理质量，重要的是要大力培养人材，提高服务水平。

在旭川庄工作的职员，大多数在高中毕业后再在专门学校接受2年的训练。我们也去参观了他们的培养机构，看到他们训练中使用的设施与实际的福利设施中使用的完全相同，能够较好地学以致用。另外，他们的课程安排很合理，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如何对老年人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给予安慰相关的课程。我们体会到，对于职员的训练与平时的教育，我们也同样应该认真向日本学习。

我们以往的护士训练中，医疗护理和技术操作占的比重比较大，而对于如何与老年人进行交流、如何缓解老年人的紧张和不安、如何拉近与老年人的距离等问题则容易忽视。但是这些问题在日本格外受重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切实采取一些方法在情感方面增加与老年人的交流。但是目前，我们的护理团队中接受过专业教育的人还很少。可以说职业训练也基本都是期间较短、时间较少，对护理技能和心理关怀



等技能的培养有些欠缺。我们为了提高老年人护理的质量，应该重视人才培养和服务质量，今后也应该向日本学习。我也想呼吁政府加大力度进行老年人护理人员的教育。

在护理用品和设施等硬件方面，日本的产品也更加精巧、人性化，质量更好。中国的需求今后也会继续增长，护理福利方面中日间合作机会将继续增加。

我在两次访问日本期间，感到日本不但在软件方面，在硬件方面，即面向老年人的设施和用品的开发、使用情况也都非常优秀。在这个方面，中国国内的研究机构和生产厂家的产品还不能说完全适应老年人使用。过去，我们也曾和交通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部分企业合作开发老年人用品，但这个领域还有必要进行加强。

日本护理设施的研发非常精细，也非常人性化。例如，对于患有中风的老人，右手无法活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护理用勺子的手柄做成环形，让老人套在手上。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己进食了。对于这种以人为本、根据老年人的不便之处而做的具体的用品设计，日本做得真的非常出色。我们在旭川庄看到轮椅是根据每位使用者的身高调整高度或是装有座垫等等，这让我们很吃惊。在轮椅和假肢等残障人士用品、设施的设计和建造等硬件方面，中国的需求也在渐渐增大。

另外，以人数较少的小组形式提供家庭式护理这一模式也开始得到采用。这是我2001年去日本时看到的。在那之后，在很多新建或翻修的设施中，已经在实施这种小组单位的护理模式了。因此，这种护理福利的前景非常广阔，与JICA合作的范围也涉及非常多方面。

JICA 的项目时间有限，因此我认为如果进行这样的合作，选取单一的主题或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能得到深入的实施，也能取得较大的成果。例如关于我感兴趣的护理保险，可以组建一个专门小组，搞清护理保险在当时是怎样制定制度的，怎样得到实施的——只要对这些整体过程进行探讨和研究，在短时间内也可以高效地了解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关于护理等级判定的问题，也应该集中探讨，才能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另外，涉及到老年人护理，如果护理人员和核心人才能去的话，就可以 24 小时在护理设施内进行学习。如果能够一起工作，他们就能体会得更加深刻，回国后也能将所学的东西尽快地应用起来。

上次访问之后，我们也就取得的成果与旭川庄继续进行着良好的交流。如有可能，我希望通过民政局内的国际交流中心的努力，开展一个合作项目，将日本的护理福利士培养模式引入到上海。



旭川庄简介

社会福利法人旭川庄，始于川崎佑宣医生在冈山市开设的肢体残障儿童设施、智力障碍儿童设施和婴儿设施。这 3 所设施开设于 1957 年，当时得到了医学、经济、宗教、行政等各界人士的支援。在“敬天爱人”精神的基础上，运营综合医疗福利设施，目前已在冈山县和爱媛县等地开展残障人医疗福利、智能障碍福利、肢体残障福利、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地区医疗、咨询支援、教育·进修·研究 8 个领域的医疗福利服务。拥有 70 余个设施，使用者约 3000 人，职员约 2000 人。1971 年，设立旭川庄厚生专门学院，作为培养护士和护理福利士等的机构。1998 年，在上海市设立中日医疗福祉进修中心。2005 年至 2007 年期间，通过 JICA 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实施“冈山 - 上海老年人护理教师培养中心项目”，派遣旭川庄的工作人员到上海市，在当地培养老年人护理从业人员。自 2009 年起 3 年间，通过 JICA 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实施“江西省老年人护理教师培养项目”。

面对面交流加深理解 更利于交流的持续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国内事业部 进修监理员管理课

木村一秀

从1991年起在日本国际协力中心（JICE）进修生接收部门工作。在东京、九州等地工作之后，也在进修以外的部门工作过。之后负责过通过国际协力银行（JBIC）的日元贷款培养中国人才的项目。2011年之前归属JICE，2012年起归属JICA。目前负责进修监理员的招募、登录、监理员业务的制度规则修订等。

全国各地所举行的支援发展中国家人才培养的进修，其数量和内容千差万别。
一切都是由进修监理员进行协调。

2011 年之前是由日本国际协力中心（JICE）实施进修监理业务，但 2012 年起由 JICA 实施。我在 JICE 时代，主要负责赴日进修生的后勤保障，如选定并派遣进修监理员这一业务，以及制定详细的日程表，来决定如何实际利用作为进修生接收单位的县厅、自治体、大学、研究机构、医院、NGO 等各种团体机构提出日程、以什么样的日程进行实施，以及安排人员移动、翻译教材等业务。

JICA 面向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接收进修生，对于中国是从 1979 年开始的，至今已接收过 2 万名进修生。这些人员几乎全部是由协调员（进修监理员）进行协调的。进修监理员在进修生赴日进修至进修结束回国期间，在负责口译和引导的同时，也在生活上给予各种建议，在进修方面有不懂的问题时也提供帮助。进修生来到日本，首先要参加说明会，以获得生活方面的指导。之后，举行讲座介绍日本的基本情况，即日本的社会和历史、行政等。讲师人选和日程安排由 JICA 工作人员负责。以前，根据课程和进修生的访日时长，设有日语课，因此招募日语教师、安排课程表也是工作人员的业务之一。

实际的技术进修开始之后，交通方式和住宿安排、教材发放等辅助工作之前是由监理员负责的。如果进修是长期的，

进修生的压力会逐渐累积，产生希望与日本人接触、了解日本文化等新的要求，因此作为福利对进修生的关怀也是工作之一。课程结束之后，监理员完成并提交成果报告，就此任务完成。但是，在整个课程期间内，如果没有监理员一直在进修生身边发挥作用，就谈不上课程的成功进行。我认为这一点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的。（参见 P.111“进修生接收业务流程”）

目前我们也在从北海道到冲绳的全国各地开展进修活动，监理员也遍布各地。各中心的课程数和进修领域、内容各不相同，因此需要规模和时长与之相应的课程，以及必须的人才。进修监理员的登录语言包括汉语在内有 19 种语言，登录汉语的监理员在全国有 54 名。如果某一地区没有对应的监理员，会根据需要从东京派遣。监理员采用登录制，从已登录的人员中根据经历、外语能力和过去负责课程的经验等进行选拔并发出委托。结果上来看，会考虑监理员的经验、能力、是否熟悉负责的领域，还有当时是否有档期，最终决定委托的课程数量，而他们每年负责的课程数量和进修生数量也是千差万别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显著，但在医疗、环境领域和人道援助方面今后有必要继续合作。

JICA 每年接收进修生人数在 1 万名左右，进修领域、范围也十分广泛，但技术进修本身基本都是委托外部机构来做的。在 JICE 时代，有时也会以这样的委托单位的身份来接收中国的进修生。例如“技术合作促进”项目进修，接收了中国科技部（技术合作项目的窗口单位）负责日本事务的人员，实施了日语能力的集体进修，以及了解日本的行政和社会制度的项目。

另外，在 JICE 有专门教授教育方法的人才，因此也请来了发展中国家各个部门负责教授、传达自己在医疗、看护、农业等各个部门所掌握的技术的专家，举行了进修来让他们学习如何有效地向居民和有关人员教授、传达这些技术，即所谓的“培训师培训”。我们曾举办过一次这样的进修，请中国的 CDC（疾病预防管理中心）的 HIV 对策负责人来学习居民普及教育和宣传手段等内容。

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日本学习各种知识，其中有些技术可以直接应用，也有些是因为国家情况难以应用的，或者是日本的失败事例，这些内容有时也会以案例研究的形式介绍给他们。除了技术本身之外，还希望让他们了解对待事物的思考方式和背景，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抽象的理解，使他们回去之后能够在气候、自然条件、社会基础设施、生活习惯等有差异的情况下也能在本国应用所学的知识。也希望他们能够对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中国的经济一直在快速发展，因此相比其他国家，接收进修生所占的比例在逐年减小。20 多年前，我曾在大连留学，当时还是使用粮票的时代，即使拿着钱也买不到想买的东西。现在虽然也还有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但与那时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物质丰富程度自不必说，连过去大家怨声载道的医院等医疗设施和卫生方面、交通系统等，也都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改善。在这种意义上，可能不仅限于政府发展援助（ODA），日本的技术和经验应该也发挥了作用。中国现在在技术方面有些领域已经不需要日本的指导了，但我认为 JICA 现在实施的医疗、环境、人道援助等领域的援助还有必要继续实施下去。

青少年的民宿效果十分显著。继续与中国新一代官员和技术人员交流也很有意义。



不仅限于人才交流，所谓教育，一般来说它的直接效果都是很难测量的。但是我认为，有很多人以 JICA 的进修和交流项目为契机，成为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桥梁。

例如，我曾经在外务省青少年交流事业中负责过邀请中国初高中生的业务。这是一个让初高中的同学们在日本的普通家庭住宿数天的项目，中国学生有很多在回国后也和民宿家庭一直保持着联系。日本的学生和家庭也会访问中国，或者通过邮件联系。有一位中国学生还记得民宿家庭的母亲的生日，从中国打来电话，为她唱生日歌。

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兴趣。在关于家庭民宿的调查问卷中，得到日本青少年的回答是“中国学生一点也不可怕”，而得到中国学生的回答是“日本人一点也不可怕，不冷淡，还很亲切”。大概是一种先入为主地觉得对方可怕的想法吧。可是如果和对方共同生活 2、3 天的话，就会产生“一点也不可怕嘛，都是普通人啊”这种感觉——他们是这样写的。也有些人写了一些很朴实的感想，比如一起去 KTV 唱日本歌曲很开心，一起聊到了为将来和考试烦恼，恋爱的话题等等。当面交流，一起做各种各样的事，就能形成这样连接彼此的纽带。当时我深切地感觉到，这样的交流真的产生了效果。学习技术自然能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但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还有直接面对面了解别人也是人才交流的巨大成果之一。

JICA 的事业包括中日人才培养奖学金（JDS）项目这一留学制度，我在前年之前一直负责这项业务，每年中国有 30 几名年轻的公务员来日本进行为期 1 年至 2 年的学习。他们很多人都是“80 后”，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之后的

80年代出生，并被称为现代人或者“新人类”的一代人。他们中有些是精英中的精英，自尊心很强，有时会说些任性的话，但他们比上一代人更有适应能力，也许他们并没有感到他们的成长环境与日本之间有什么经济方面的差距，因此接受能力很强。留学结束回国时，在问到他们意见的时候，很多人表示在日本的生活很开心，很好，当然还有人交到了日本朋友。

要说今后与中国接触的方法，这个问题很难讲清，但我认为肯定还会继续进行人道援助，就我个人来讲，今后会继续帮助中国解决遇到的困难。“人情”是我们中日两国都了解的概念，继续进行这样的交往也是非常重要的。之前我们进行过很多人才的接收和交流，但近来的两国关系表明，要对彼此深入了解，实际上交流还远远不够。虽然很难有之前那样的大规模项目，但在必要的技术领域，今后也有必要继续进行骨干人才的相互往来。我认为之后无论技术人员还是官员，都有必要继续进行青年一代的交流。

我希望更多的日本人能够了解，在各个领域中都有大量的、中国人难以忘却的“第一个挖井人”。

中国有句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前首相就被喻为这样的人，对他的这种说法在日本也广为人知，我认为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在各个领域做出贡献的日本人。例如，为了中国沙漠绿化事业，忘我地坚持植树造林事业的人，还有在项目结束后还以个人身份继续援助中国的JICA专家等，有很多这样的“挖井人”。他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事被中国人诚挚地接受和感谢，他们之间有些人一直保持着联系。遗憾的是这些事实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30年来负责过各种事务的人们，他们的功绩至今仍然产生着影响，我认为应该对这些事情投入更多的关注。

作为JICA青年研修项目的参加者并负责进修团领队工作的进修生，大约3年前，重访故地，北海道的报纸报道了他时隔20年与当时接待自己的家庭重逢的感人事迹。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时，很多年前参加青年研修项目并在宫城县民宿过的进修生，纷纷和全青联取得联系，请他们确认当初接待过自己的家人是否平安。像这种中国人关心日本的事迹，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除了那些有卓越贡献的人之外，像这样普通人之间的往来和彼此的关怀如果能得到更多传播的话，也是一件好事。

除了中国以外，在接收其他国家的人时，看到他们在日本留下快乐的回忆，充满朝气地回去，真是让人无比欣慰。每次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来这里，留下各种各样的回忆再回到祖国。其中也有的国家像沙特阿拉伯一样，从发展中国家行列毕业之后，来日本的人就渐渐减少了。另一方面，看到从新的国家新来的各种各样的人，也让人感到世界上还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来日本的人们最初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会遇到很多让自己吃惊的事情，但正是因为感觉到这些人能够理解日本，学习很多知识，回国后也会努力工作，才给了我继续干好这份工作的动力。



进修生接收业务流程



* 出自JICE主页

让进修生在日本学到更多的东西， 全力支援就是我们的使命



进修监理员

八木环

1991年开始进修监理员实务工作。



进修监理员

乔蕾

1995年开始进修监理员实务工作。

八木：我从 20 多年以前开始就担任 JICA 的进修监理员。监理员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对来到日本的进修生提供口译、引导工作。我本身并不属于 JICA，而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与之签约。JICA（2011 年之前是 JICE）负责分派工作的人联系我后，我根据日程、人数和进修内容，结合自己的日程以及能否胜任进修内容等方面判断能否接受工作，在此基础上接受委托。监理员的工作，具体来讲是从进修生赴日之前开始的，包括填写从 JICA 负责进修课程的人那里得到的相关文件等。进修生到达日本第一天，要举行说明会来介绍 JICA 的各种手续等内容。这一天是监理员与进修生第一次见面，对监理员来说非常重要。以前，第一天一般都花在说明会上，但现在进修时间缩短了，说明会也减到了半天左右，下午开始就马上进入技术进修了。除了翻译讲师的授课内容之外，也要翻译进修生的提问和意见等。进修生在 14 人以

下时，由一名监理员负责，14 人以上时由两名监理员组成一组负责。进修期间内，主要业务为陪同和口译。进修结束后，参加 JICA 的评估会，见证结业证书颁发之后，与进修生的直接交流就告一段落，但随后还需要撰写相关文件和报告书，这些都是业务的组成部分。

乔：我从 1995 年开始监理员的工作。监理员要与进修生小组共同行动，包括国内的移动和旅行，不仅在进修时，日常生活中也需要进行口译。课程内容对进修生和讲师们来说都是专业领域，但因为有语言障碍，所以我们必须要成为他们沟通的桥梁。事先查清单词和课程内容，用中文的翻译教材进行学习，认真做好准备工作。但是，准备时间十分紧张。事前要着手预定旅馆，准备时间表，发放车票等等，每次都需要努力挤出时间。

不仅在进修时，在日常生活中为了让进修生加深对日本的了解，也要时刻准备为他们提供服务。

八木：为了让大家对进修足够满意，事前准备是很重要的。接受委托之后，第一步要先搜集资料，扎实学习专业领域的单词等，使自己能够在汉语和日语之间相互转换。以前没有网络，所以搜集资料非常辛苦。现在查找资料就轻松多了。我们并不是在平常就经常接触专业领域的，但在进修中就必须准确地进行口译。制作单词表，积累专业知识等，在进修前也有很多要做的事。

在进修中，要观察进修生的反应，如果他们没有理解，采取当面确认等随机应变的解决方式也是很重要的。来进修的人基本都是完全不会日语的，因此在生活方面帮助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乔：实际上，讲专业课是十分困难的工作。因为即使日本人也有听不懂的时候。但是，仅仅把日语的词语照搬到汉语，也不能让听者充分理解课程内容。因此，我们要与进修生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去听课，在对内容作出自己的理解、得出结果之后再进行解释。有时要直接去问讲师，自己明白之后再去翻译。

以前，我曾经与八木共同负责 15 名以上的进修生。有时会搞不清讲师说的地名发音对应什么汉字，十分头疼。那时，八木就在本子上写好汉字递给我看。日语和汉语有共同的汉字，但发音却并不相同。特别是地名和人名，有时听到日语的发音也不知对应哪个汉字，因此也不知道汉语该怎么发音。但是这时如果能有人帮自己写成文字就能立刻理解，之后的翻译也能顺畅地继续下去。这已经是 10 多年前的事了，但现在我仍然记忆犹新。与其他监理员一起工作时，我们也一定会相互协助。正因为做的是同样的工作我们才能互相了解，所以我们总是注重团队合作，随时互相帮助。

八木：我最早参加工作，是 1991 年的青年邀请百人团。



全团分为 4 个小组，每组 25 人，由 2 名协调员陪同。之后技术进修逐渐增加，从人数较少的 1~3 人等到 10 人左右，进修时长最长可能达 2 个月左右。最初是工程师比较多，我平常没有什么和理工科人接触的机会，所以每次感觉都很新鲜。另外，进修采取的是一对一的形式，从每天的接送到进修旅行，整体的接触十分密切。不过，从中途开始气氛就开始变化了。2005 年左右起，人数增加到接近 20 人，进修时长也缩短到 2 周左右。地点也扩展到大学、政府部门、研究所等。有时会带进修生参观名胜古迹来了解日本的历史文化，从早到晚时间都排得很满。

乔：进修生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不便之处，我们也会提供帮助。因为难得来日本一次，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深入了解日本。除了国家制度和文化外，也希望能在日常生活的各种情境下了解日本。我认为保证这种对日本了解的完整性，也是我们的职责。

进修生不仅能学习进修内容，还能经常看到日本的产品，享受与日本人交流的乐趣。去年 9 月左右，中日之间关系紧张的时候，和来日本的进修生一起走的时候，无论走到哪儿有关的日本人都很担心大家。把这件事情翻译过去之后，进修生都十分感动。比起政府的言论，由日本的普通人说出来的话更加朴素，比起教材更能打动人心。把日本人的情况介绍给中国，把进修生和中国的情况介绍给日本，这就是协调员最大的乐趣吧。

虽然费了很多心思让他们了解中日之间的差异，但也有很多时候是通过与进修生的交流而重新认识到日本的长处的。

八木：进修生对日本最多的感慨就是干净。经常听到的意见还有守秩序、讲礼仪、有时间观念等等。进修时间有限，安排很多，一个人迟到也会对后面的日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有时也需要观察掌握每个人的性格，根据每个人的性格来调整集合时间。还有 我在称呼他们的时候肯定要像“王桑”“李桑”这样在姓之后加一个“桑”。我告诉他们 在日本，不论年龄、性别如何，都要在姓后面加一个“桑”来称呼。我还说：“请叫我八木桑”。这样一来，进修生也开始以“王桑”“李桑”这样来相互称呼了。中国来的各位很多都很有人情味，让人感觉很舒服。看到进修生不管头衔和上下级关系如何都以“王桑”“李桑”相称，感觉到了他们在日本希望平等地学习的意向。

乔：我曾经一对一负责过一次为期 3 个月的进修课程。也有在北海道的牧场进行的实地进修，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兴部进行的一对一进修。进修地点位于鄂霍次克海沿岸的城镇，周六日没有课程，但因为没有车所以能去的地方有限，我们的生活就是两个人一起寻找乐趣。有时骑自行车去海边拍照，有时会聊各种各样的事情，从进修内容到日本人的生活。进修时间很长，因此为了克服思乡情绪，保持进修生的积极性虽然很难，但却是难忘的回忆。

刚才我说过关于迟到的话题，在中国不能迟到写作“准时”，在日本是写作“定刻”，我告诉进修生只要看到里面有一个“刻”字就不能迟到，进修生很容易就明白了。

在日本期间，我希望进修生不要强迫自己适应，而是要享受这里的日子。有位先生在中国当市长，他说在中国国内无论去哪儿都会变成考察工作，而在日本可以自由出行，可以给家人买些礼品和日用品，感觉很高兴。

八木：在 10 多年前，进修时间很长，我们和进修生的

关系也很紧密。我刚当上监理员时，在送青年研修团去成田机场时，想到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分别时泪眼涟涟是常有的事。可是，现在中国的各位也开始频繁地来到日本，有时也能再次见到他们。有时会接到感谢信，有时会寄贺年片，和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交流的。现在已经很少再这样做了，感觉有些寂寞。

每次都能获得新的知识，从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得到启示。我深切感受到，为了相互理解而努力，就能为他人做一份贡献。

乔：我开始这份工作时，我的孩子还是个婴儿。每次工作时，就要把孩子送回北京的娘家，直到进修结束后再接回日本，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送孩子回北京的交通费很高，还会让孩子感觉寂寞，虽然有这样的烦恼，但我还是喜欢这份工作。这份工作能让我认识新的人，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份得天独厚的工作。而且，根据进修内容 也能获得各种各样的经验。同时 为了获得新的知识，也需要让自己不断学习。这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份能够帮助别人的工作，为加深人与人的相互理解而努力，是我的使命。

八木：我也有同感。从中国来的进修生都是怀有目标而来的。如果能够通过接受进修而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我们也会感到高兴，如果在最后的评价会上能得到好的评价，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成为了合格的牵线搭桥的人。另外，因为负责的是专业领域的进修课程，能够学习之前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在进修中也能感受到进修生和讲师的正能量，在良好的环境下完成工作，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不仅仅是把他们带到进修会场然后做口译，还要在生活中帮助他们，让他们了解日本的日常生活。我在种种场面都感觉到，自己为加深相互理解做了一份贡献。

乔：在评价会上经常听见的一条感想，就是不但对进修

内容满意，还改变了来日本之前对日本的印象。自己亲眼目睹，抹消了之前对日本的看法。

从中国来的各位，基本都是在国内担任重要职务的人。但是，大家都是很有人情味的。前段时间，我还和一些在中国有自己专车的人一起步行，还买了运动鞋。我一边带他们游东京一边走，他们感谢说不仅看到了日常生活的一面，还做了运动，觉得很好。这样的插曲也让我感到很高兴。



为了中日双方的进一步理解，不但要教授知识，还要留出一定的讨论时间。

八木：对于 JICA 的进修内容，很多进修生表示满意。其中也有很多人提要求说，听课的时间确实必要，但也希望留出一些时间用于讨论。不仅是单方面地获取知识，而是希望采取双向讨论的形式。另外，也有进修生在进修过程中完成了自己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这些计划中总结了如何将每天获取的新知识在回到祖国时应用起来，但也有人反映，因为日程太紧，没有时间好好实施。但是，读了这些报告，我们也能切身感觉到他们学到了怎样的东西。

与 20 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已经大幅发展，关于 ODA 也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JICA 与中国交流的方式应该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从日本派遣专家到中国，实行长期的项目，进修生赴日根据需要接受专业进修等等，这是一项拥有强大讲师阵容和项目的事业。今后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虽然目前还不知道，但为了中日关系，也希望这样的事业在今后能够永远维持下去。

乔：我感觉，日本与中国之间需要一个场所来讨论双方的现状。例如在中国，对于贫困问题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如果有一些时间在包括交流这一目的的同时，能够从多角度观察并讨论双方的方针政策，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日本和中国在国策和观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我认为互相交换对对方有益的信息是可以实现的。各位都是专业人士，些许的努力和技术也都能作为参考，只要互相讨论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就一定能产生出更好的想法。

在专业进修以外，增加接触日本日常生活的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他们能在日常生活中多看看日本制造的产品，或相反，在进修生出现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时，也希望日本人多看看他们，多一些心灵的交流。通过认识对方，能够发现对方好的地方，而如果不仔细观察就会有不了解的地方，所以进修能成为互相了解对方优点的宝贵机会。

对于利用 JICA 渠道的进修机会来到日本的进修生来说，

在日本遇到的人，是了解日本这个国家以及日本人的重要手段。进修生在街上迷路时，日本人一定会亲切地对待他们。这种事情在报告中也经常被提到。日本的所有国民都参加到了这项事业中。因此，也希望 JICA 的活动能够更加广为人知。如果能将进修生对日本人的感想公布给普通大众，就能知道外国人是怎样看日本人的。即使知道日本对中国进行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援，我们也很难知道实际上究竟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让日本人听到访问日本的进修生的真实的声音，一定能够加深理解，对中日关系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进修生派遣事业回顾 对华人才培养合作纪实

发行年月 2013年(平成25年)3月
发 行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102-8012 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二番町5-25二番町中心大楼
TEL.03-5226-6660~6663(代表)
<http://www.jica.go.jp/>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102-8012 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二番町5-25二番町中心大楼
TEL.03 -5226 -6660 ~ 6663 (代表) <http://www.jica.go.jp/>

2013年3月